CROSS AND CROWN

十字架与冠冕

中国殉道者故事集

遇難錄

玛丽·I.布赖森（Mrs. Bryson）著

伦敦传道会 ·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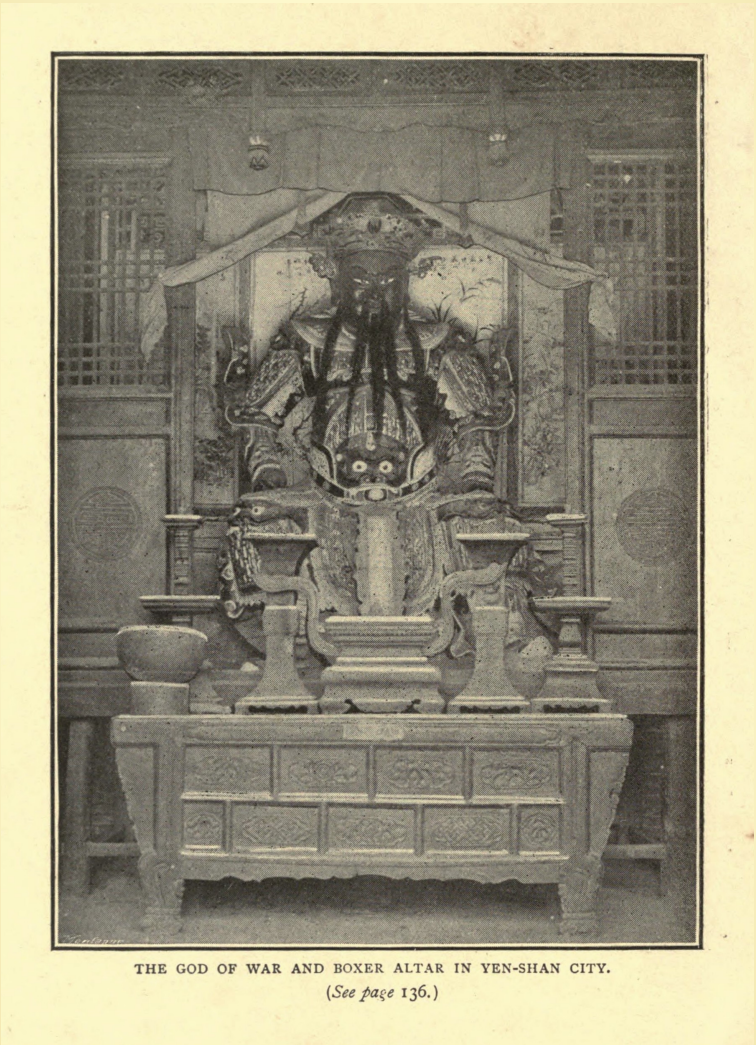
附六十七幅插图

十字架与冠冕

中国殉道者故事集

玛丽·I.布赖森（Mary I. Bryson）著

1904 年



THE GOD OF WAR AND BOXER ALTAR IN YEN-SHAN CITY.
(*See page* 136.)

图1：盐山城的武神（关帝）与义和团祭坛。（见原书第136页。卷首插图）

目 录

序言 13

卷首题词 16

第一章　殉道者的光荣队伍 17

第二章　义和团是些什么人？ 33

第三章　"地上的盐"——两个中国女孩的故事 45

第四章　中国的孩子们怎样为耶稣而死 68

第五章　盐山邵牧师的殉道 91

第六章　"你们要为我作见证"——张勇的故事 108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的烈火考验 125

第八章　天津风暴中的历程 157

第九章　盐山地区的基督徒怎样为基督而死 183

第十章　从冀州来的一位基督徒妇女 209

第十一章　神学院的学生 221

第十二章　屡经患难——一位中国布道员的故事 235

第十三章　一位御前带刀侍卫的故事 256

第十四章　风暴过后 268

附录：我们的船的故事 284

插图目录 6

人名索引 289

地名索引 302

插图目录

图1	盐山城的武神（关帝）与义和团祭坛。（见原书第136页。卷首插图）	第3页
图2	马达加斯加的殉道者。（取自《少年传教士杂志》。）	第20页
图3	天津屋顶鸟瞰。	第23页
图4	北京繁华街道。	第24页
图5	已故的斯通豪斯牧师中式装束像。	第27页
图6	一个活生生的义和团员。	第35页
图7	盐山城隍庙。（站在入口附近的道士是义和团首领之一。）	第38页
图8	一堵被当作狐仙居所来敬拜的墙。（墙上的纸条是敬拜者贴上去的。）	第41页
图9	文娥和她的家人。（文娥坐在右首。）	第47页

图10	春（"玛丽"）在冀州打花边。	第49页
图11	天津伦敦传道会院一角，可见沃尔福德·赫立德纪念书院的塔楼。	第51页
图12	布赖森先生和里斯先生的孩子们在天津差会大院。	第53页
图13	戴太太，现任布赖森夫人女子学校（天津）的教师。	第56页
图14	陈太太，文娥之母。	第63页
图15	中国佛教僧侣。	第71页
图16	天津新学书院的学生们。	第76页
图17	杨凤孝先生，现为沧州布道员。	第80页
图18	北京城一角。	第84页
图19	天津神学院教员刘凤冈先生。	第93页
图20	邵牧师（Pastor Shao）。	第95页
图21		第101页

	中国农家的院场和打谷场。（右边是一口棺材，等"吉日"下葬。）	
图22	黄先生（Mr. Hwang），亚瑟·皮尔医生（Dr. Arthur Peill）的医院助手。	第104页
图23	北京的一条街道，街上有为纪念1900年被杀的克林德男爵而建的牌坊。	第111页
图24	张先生与他的妻子和孩子。	第113页
图25	长城。（义和团之乱期间，许多基督徒曾在此避难。）	第120页
图26	毕金夫人。	第129页
图27	肃亲王——本地基督徒曾在他的王府中避难。	第133页
图28	英军攻入北京所经过的水门。	第134页
图29	参与公使馆保卫战的传教士们。	第137页
图30	北京基督徒。聂先生（左）是基督徒奋进会会员兼传道人。	第140页
图31	西摩尔将军的远征军返回天津。	第143页

图32	北京英国公使馆墙的一角，墙上的刻字系奉英国公使之命所刻。	第150页
图33	天津围城期间被毁的一栋洋房。	第160页
图34	天津解围后法租界的一条街道。	第161页
图35	布赖森牧师与埃德蒙·考辛斯先生。	第163页
图36	本地基督徒避难的仓库。	第165页
图37	天津围城中的英雄。（吉姆·瓦茨，传送公文的人。）	第169页
图38	天津解围。日军抵达。	第171页
图39	天津马家口礼拜堂废墟。	第173页
图40	天津的王执事。	第178页
图41	皮尔医生与穆雷先生乘船沿大运河前往盐山。	第186页
图42	梅将军。	第188页
图43	义和团之乱爆发前盐山的基督徒妇女。	第193页

图44	盐山伦敦传道会礼拜堂的废墟。	第199页
图45	杨家寨殉道基督徒的孩子们。（阿诺德·G.·布赖森摄）	第202页
图46	任太太和她的孩子们。（阿诺德·G.·布赖森摄）	第203页
图47	杨家寨基督徒团体的幸存者。（阿诺德·G.·布赖森摄）	第206页
图48	宝宝在大运河上的第一次旅行。	第212页
图49	一位基督徒售书人。（图中的汉字意为"耶稣教的书"。）	第215页
图50	冀州的邮差。	第217页
图51	沧州地区的友善官员任将军（General Jen）。	第224页
图52	董家庄（Tung-chia-chuang）传道人崔先生（Mr. Tsui）。	第227页
图53	大运河上的水手少年。	第230页
图54	张荣茂先生。	第238页

图55	北京大车。	第241页
图56	冀州地区的两位传道人。	第242页
图57	中国人群中。	第246页
图58	中国老祖父。	第251页
图59	光绪皇帝。	第260页
图60	北京外城。	第263页
图61	北京街景。	第266页
图62	"基督徒的保护者。"（天津基督徒赠予埃德蒙·考辛斯先生的匾额。）	第271页
图63	董家庄差会地产大门。	第273页
图64	刘芝廷大人，沧州传教士的救命恩人。	第276页
图65	D.S.穆雷牧师在沧州地区各村巡视途中。（A. D. 皮尔摄。）	第277页
图66	杨家寨的王执事。（A. G. 布赖森摄。）	第280页

图67　王执事（立于其七位被义和团杀害的家人墓碑旁）。（A. G. 布赖森摄。）　第283页

序 言

我回国休假期间，见到了许多年轻人——希望他们能读到这本书的那些年轻人。布里斯托尔的阿诺德·托马斯牧师（Rev. Arnold Thomas）以及许多其他牧师和基督徒工人告诉我：那么多中国信徒为耶稣的缘故英勇受死、受苦，这些事迹应当记录下来。他们说，这个故事是留给普世教会的遗产，不应失传，而应像异教罗马逼迫的记录一样，被珍藏到万代。

他们的坟墓上没有立起昂贵的纪念碑；许多殉道者甚至没有得到安葬，骨灰被撒向四风。然而，只要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兴旺，他们的记忆就永远不会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死去。

我只写得下很少的几个故事，尽管这样的故事可以增加十倍不止。而且，除了第四章"中国的孩子们怎样为耶稣而死"中特别提到的一个两个例子，我只写了我们伦敦传道会

（华北）的基督徒，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会对本书所要呈现的年轻读者特别有意义。

感谢华北差会的所有同工，他们从各自的地区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仔细查考了每一个事例。我也感谢那些帮助我获得插图照片的人。

特别感谢北京的毕金夫人（Mrs. Biggin）和沧州的D.S.穆雷牧师（Rev. D. S. Murray），感谢他们同情的关怀和帮助。

我在这项工作上花的时间越多，就越发感谢庄稼的主，因祂如此奇妙地见证了祂对在华传教工作的祝福。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否则就不可能为基督赢得殉道者。既然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中国广大的省份尊耶稣为王的日子已经近了。

读到这些书页的年轻人中，一定有人很快就会来，帮助收割那大丰收——如今，那被殉道者鲜血分别为圣的土地上，庄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等待收割的人。

玛丽·I.布赖森（Mary I. Bryson）

伦敦传道会，天津，华北

1904年5月

译 者 注

1. "庄稼的主"（Lord of the Harvest）出自《马太福音》9:38。
2. 第四章标题，目录页作"How the Children of China Died for Jesus"，序言中作"How the Youth of China Died for Jesus"，以章首页标题为准。

卷 首 题 词

卷首题词

何等崇高的荣耀归于他们——

他们证明救赎的标记依然高立；

爱的楷模并未失落，

殉道者的谱系并未熄灭。

——恩索（Ensor）

安然归回天家，聚集在祢蒙福的脚前，

从远方、从近处，循不同的道路归来；

或乘旋风，或坐火焰的战车，

或经过剧痛，或在安睡之中，都安然被收拢在祢的座前。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

第一章

殉道者的光荣队伍

我清楚地记得，儿时有一本书曾深深吸引我。它装帧并不精美，插图也不讲究，不像如今为年轻人准备的读物那样精致。它的封面不是色彩鲜艳、饰有烫金图案的布面，而是颜色素朴，插图也粗糙简陋。

这本书名叫福克斯（Foxe）的《殉道者之书》，书中的插图都取自原版木刻。其中许多图画虽然古怪粗拙，却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男女老幼为了我们的主基督，敢做敢当，宁死也不否认祂。

我常常蜷缩在父亲那张旧扶手椅里，不知疲倦地读着，心中充满敬慕，读那些古往今来善良而伟大的人为耶稣的缘故所受的苦难。

首先是主自己的门徒，那些祂在世时最亲近的同伴，其中几位还为我们写下了祂奇妙一生的故事。他们几乎人人都殉道而死，仿佛用鲜血在福音故事的末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尼禄（Nero）时代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执政，几百年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他们死得并不平静，而是在骇人的剧痛中死去，恶魔的灵能想出的种种残酷手段，都施加在了他们身上。

我读过学童潘克拉修（Pancratius）的故事——这位英俊的少年殉道者，他的名字被伦敦一座教堂（圣潘克拉堂，St. Pancras）永久纪念；还读过罗马的少女殉道者艾格尼丝（Agnes），她把为救主而死视为纯粹的喜乐。

我还读过拉蒂默（Latimer）与雷德利（Ridley），读到上帝施恩，使他们"在英格兰点燃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

儿时我所知道的殉道者，都只是史书中的人物。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把一些亲身经历烈火考验的人，当作自己

亲爱的朋友。然而在英格兰翠绿的草甸上——点缀着雏菊和毛茛——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也被召去像他们一样受苦，会发生什么？我能像他们一样忠贞吗？还是会惧怕那刻骨的剧痛，选择苟且偷生，放弃荣耀的死亡？

殉道者的故事绵延了许多个世纪，直到最后，在我们自己的《少年传教士杂志》（Juvenile Missionary Magazine）上，我看到一幅描绘当时耶稣信徒遭遇的素描。那只是一幅粗糙的木刻，却把那个事实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里：一群马达加斯加基督徒被捆绑着，站在悬崖绝壁之巅。他们拒绝放弃信仰，便一个个被推下岩石，摔得粉身碎骨，就在等候同样命运的同伴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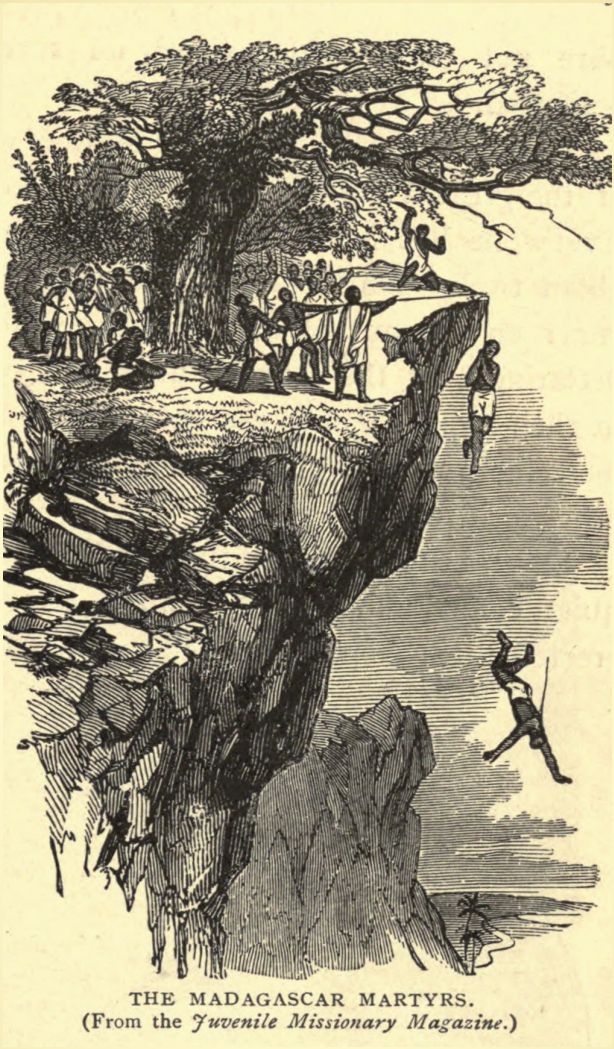


图2：马达加斯加的殉道者。（取自《少年传教士杂志》。）

岁月流转，上帝呼召我到遥远的中国为祂工作。一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正航行在美丽的日本濑户内海（Inland Sea of Japan）上，经过高鲆岛（Peppenberg），往年曾有大批基督徒从它陡峭的悬崖上被推下摔死。这让我想起儿时的故事，只是如今，这些故事离我越来越近，几乎走进了我自己的生命。

我到达中国后，与丈夫在一座中国大城安顿下来，很快就看到，中国基督徒走的不是一条铺满玫瑰的路。他们因拒绝拜假神，遭受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逼迫。

在我华中的第一个家附近，城门之外，每到春天，豆花香气弥漫空中，黄色的野蒜和矮丁香恣意绽放。那里有几座长满青草的小丘，相传丘下埋葬着天主教传教士的遗骨——他们是这座城市最早的福音工人，而我的丈夫则是这座城市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许多年前，他们在总督衙门（yamen）的院子里被砍杀。我们以为那样的惨剧不会重演，尽管针对传教士的骚乱和投石事件并不罕见，我们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几次。

将近十年后，我们的传教站从扬子江（Yang-tse-Kiang）畔迁到了北直隶湾（Gulf of Peh-chili）之滨。人人都听说过大约十二年前发生的天津教案（Tientsin massacre）。那座大城的人民被四处散布的谣言激怒，谣传说天主教的修女们拐骗孤儿院的孩子，取他们的心和眼睛来配制洋药，于是暴民拔刀，将修女们和许多其他居民尽数杀害。

我几次去过那场惨案的现场，那是一座宽敞幽静的院落，从一条热闹的街道进去。慈爱的手在每一位修女倒下的地方立了一根大理石柱。有的柱子立在外面的绿草地上，有的紧挨着立在教堂残破的中殿里——修女们曾逃到那里避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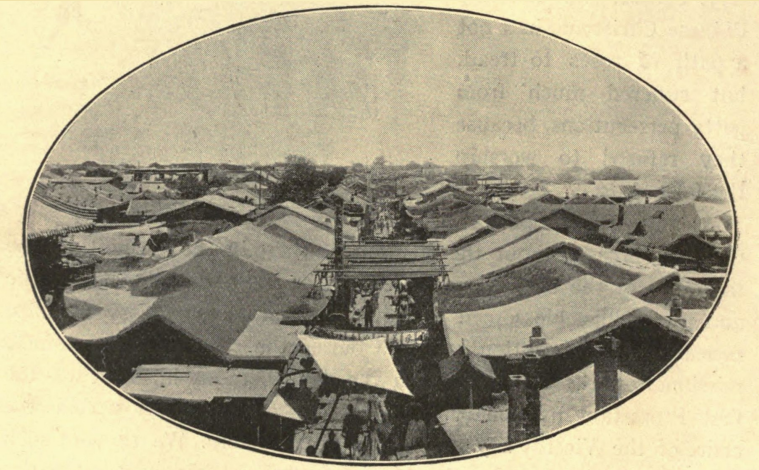


图3：天津屋顶鸟瞰。

但我们以为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城里不时有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基督徒触怒了神明，阻挡雨水降下，或割掉男人的辫子（queues）致人猝死。还有谣言指控他们拐骗孩童，把尸体埋在铁路枕木下或铁路桥的梁柱里，或取孩童的身体配制新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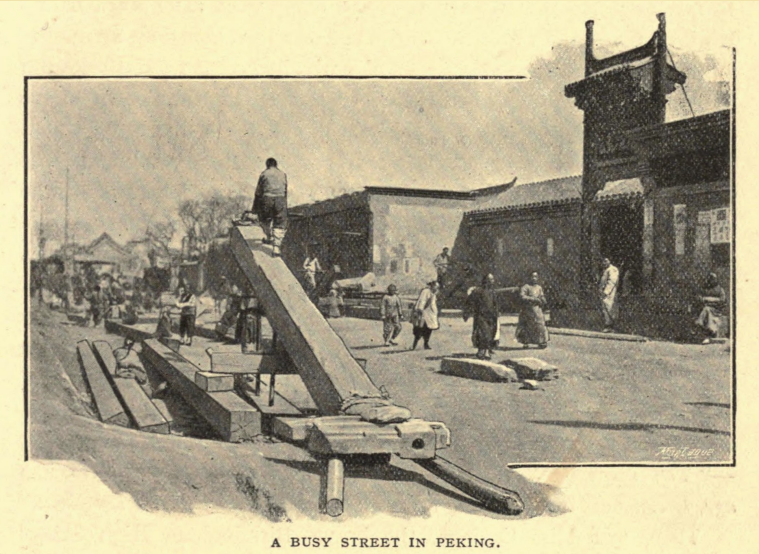


图4：北京繁华街道。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认识并深爱了许多中国基督徒。他们中有些人让我满心喜乐，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热忱的工人，是基督勇敢的见证人。

我也曾注视另一些人的脸，心里疑惑他们是否真的明白，做主真正的门徒意味着什么。

是我的小信被责备了——因为这些人中的几位，在残酷的剧痛甚至死亡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忠贞。

殉道者中，有几位的故事我将在后文讲述：有女学生，她们朝气蓬勃的脸庞多年来为我所珍爱；有妇女，每周都来上我的母亲班（Mothers' Class），她们的人生故事常常唤起我的同情与怜悯；也有年轻人，每周数次准时来上我为神学生和医院助手开设的英文课。

在殉道的外籍传教士中，也有许多是我亲爱的好友。有狄克逊夫妇（Mr. and Mrs. Dixon），他们与另外几人被追猎数周，躲进地洞土穴。他们忍受饥饿、疼痛和疲惫，后来被虚假的诺言诱出藏身之处，在城门口被砍杀。狄克逊先生临终前说："我们深信，我们若死了，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填补我们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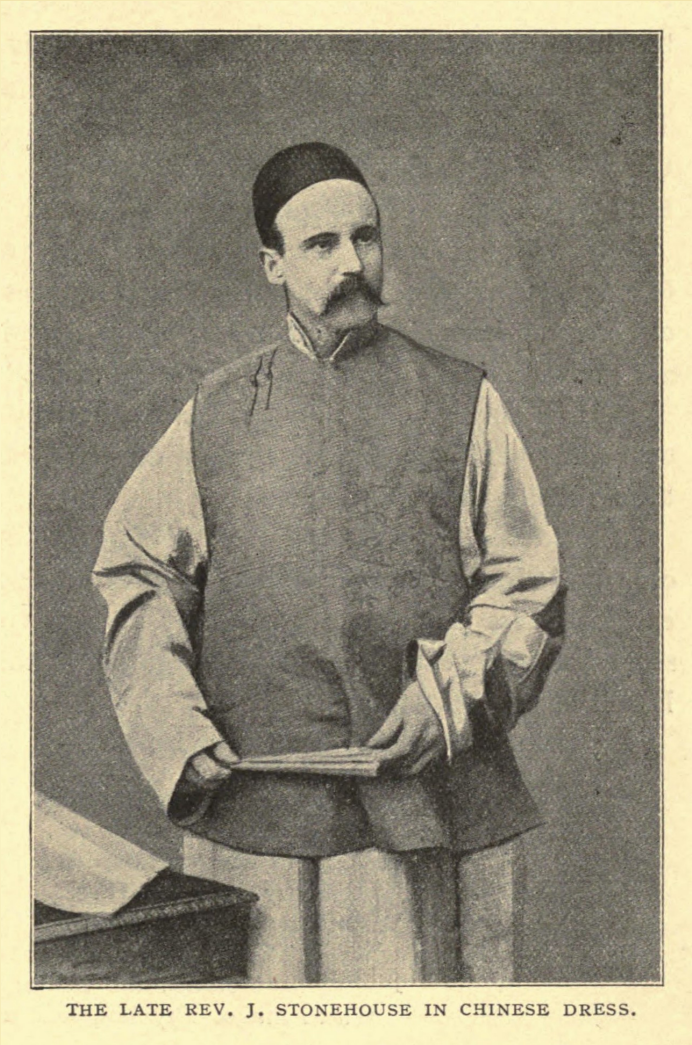
有霍勒斯·皮特金（Horace Pitkin），他在举手祷告中倒下前几小时，托一位中国基督徒带出最后的话——"告诉我的妻子：我要让霍勒斯（Horace）二十五岁时来中国，接续我不得不放下的工作。"

有库姆斯小姐（Miss Coombs），这位勇敢的伯明翰中学校长，为救一名跛脚的小学生，冲回燃烧的校舍。残暴的暴徒把她打回火海，直到她乘着火焰的战车升天领赏。

有皮戈特夫妇（Mr. and Mrs. Piggott）和他们十三岁的儿子。皮戈特先生一直讲道到最后一刻，在太原府（Tai-yuan-fu）那位残暴巡抚血迹斑斑的衙院里，与许多人一同被砍杀。

皮戈特夫人紧握着小儿子的手，即使在长矛落下、迅速夺走他幼小生命之后，也不松开。

有约瑟夫·斯通豪斯（Joseph Stonehouse），我们伦敦传道会（L.M.S.）的同工。他正踏上慈惠之旅，给他多年劳作的地区送去救济。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但为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他欣然承担。他被击倒，身中数弹，为他所爱的人献出了生命。



THE LATE REV. J. STONEHOUSE IN CHINESE DRESS.

图5：已故的斯通豪斯牧师中式装束像。

这些高贵的殉道者，以及我们更多同胞的故事，别人已经讲述过。在这本书里，我只想讲述我们中国弟兄姊妹那"胜过死亡"的永恒信心。

这些本地信徒有时被一无所知的人称为"吃教者"（"rice Christians"）。这个词的意思是：为糊口而入教，只想从中捞好处。但愿接下来的篇章能让你明白，我们的中国基督徒与古时的殉道者一样忠贞；历世历代，上帝都赐祂的子民力量，为祂而活，为祂而死。

本书所记的殉道者，大多属我们自己的差会，但也收录了几个英美其他差会信徒的感人实例，因为他们同样被称为"耶稣教"（"Jesus sect"）的一员。

我只举了几个例子，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义和团（Boxers）致命的长矛，洒下了数千名本地基督徒的鲜血。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古人如是说；如今我们已经看到

大丰收将至的迹象。我衷心盼望，读到这些真实故事的男孩女孩们，多年后能帮助收割中国主禾场上丰硕的庄稼。

愿你们许多人发自内心地说：

愿我们作祢葡萄园中的工人，
被差遣出去，为基督而活；
甘心背负重担，
为祢度过劳苦的日子。
我们别无他求，
只等祢召我们回家，
惟愿曾分担那劳苦，
迎接祢国度的降临。

译者注

1. **篇名 "The Noble Army of Martyrs"**：出自基督教传统赞美诗《特德姆》（Te Deum）中的句子 "The noble army of martyrs praise Thee"（殉道者的光荣队伍赞美祢），译为"殉道者的光荣队伍"。

2. **福克斯《殉道者之书》（Foxe's Book of Martyrs）**：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63 年出版，记述英国新教殉道者，是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殉道史之一。

3. **潘克拉修（Pancratius）**：罗马少年殉道者，约公元 304 年在戴克里先逼迫中殉道；伦敦圣潘克拉堂（St. Pancras）以他命名。

4. **艾格尼丝（Agnes）**：罗马少女殉道者，约公元 304 年殉道。

5. **拉蒂默（Latimer）与雷德利（Ridley）**：休·拉蒂默与尼古拉斯·雷德利，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主教，1555 年在牛津被烧死。"点燃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为拉蒂默临刑时的名言。

6. **《少年传教士杂志》（Juvenile Missionary Magazine）**：伦敦传道会面向青少年出版的刊物。

7. **马达加斯加基督徒**：19 世纪马达加斯加女王拉纳瓦洛娜一世在位期间（1828–1861）曾严厉逼迫基督徒，有信徒被从悬崖推下殉道。

8. **高鲆岛（Peppenberg）**：原书拼写如此，疑指长崎附近的帕彭贝格岛（Pappenberg），17 世纪日本天主教徒殉道地之一。
9. **"Romish"**：新教作者对罗马天主教的贬称，原文带有明显的教派立场，此处按"天主教"译出，不另加褒贬。
10. **总督衙门的 "yamen"**：原文音译保留，今译"衙门"。
11. **天津教案**：1870 年天津发生的反教暴动，法国领事及多名天主教修女、神父被杀。
12. **辫子（queues）**：清代男子发式；当时谣言称教徒割人辫子作法。
13. **母亲班（Mothers' Class）**：传教士为当地妇女开设的查经聚会。
14. **狄克逊夫妇、皮特金、库姆斯小姐、皮戈特夫妇、斯通豪斯**：均为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殉道的传教士。皮特金（Horace Pitkin）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皮戈特一家在太原教案中遇难。
15. **火焰的战车（fiery chariot）**：化用《圣经·列王纪下》2:11 以利亚"乘旋风升天"、"有火车火马"的意象。
16. **laddie**：苏格兰语，指小男孩。
17. **L.M.S.**：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传道会。
18. **"吃教者"（"rice Christians"）**：当时对为利益入教者的蔑称，意为"为一口饭信教的人"。
19. **"耶稣教"（"Jesus sect"）**：当时中国民间对基督教的称呼之一。

20.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古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名言，原文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21. **章末短诗：**"guerdon" 为古语"报偿"之意；"travail" 指劳苦。全诗译文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略作整饬，以合中文诗歌节奏。

22. **卷首题词**：原书在插图目录之后、第一章之前，单页刊有两首题词小诗，分别署"Ensor"与"Christina Rossetti"（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试译初稿未收，此次据扫描图补入。"flaming car"与本章"火焰的战车"同一意象，均化用《列王纪下》2:11。

第二章

义和团是些什么人？

凡读到中国殉道者苦难经历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问："义和团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起来反对外国人和本地基督徒？"

他们是一个自称"义和拳（"United Fists"，意为"团结的拳头"）"的团体，在华外国人便由此称他们为"Boxers"——即义和团。直到1900年——那个流血与恐怖之年——英格兰才听说他们；但在中国内地，他们活跃已逾一年。我们内地几个大传教区之一冀州（Chi Chou）的霍普金·里斯牧师（Rev. W. Hopkyn Rees）说："1899年春天，义和团来到我们地区；此前他们在山东（Shantung）横行肆虐，所过之处，抢掠与杀戮不断。他们似乎打定主意，要把沿途直到京城的

所有传教站一举摧毁，据说他们在京城的上层人物中有朋友，正是奉那些人的命令行事。"

他们曾三次包围我们在肖张（Hsiao-chang）的差会大院（Mission compound），太太和孩子们为安全起见都躲进一间屋子，男人们则轮流站岗放哨。本地基督徒（native Christians）英勇地站在传教士一边，风暴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秋天，这场运动以加倍的狂暴再度爆发，四百户基督徒家庭遭到抢掠，还被勒索罚金。



图6：一个活生生的义和团员。

朝廷派兵前来保卫差会，在几处地方打垮了义和团。

然而1900年初，清廷加入了这场运动——运动由端郡王（Prince Tuan）和董福祥（Tung-Fu-hsiang）将军领导，保卫差会的官兵也被撤走。朝廷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和她的谋士们已决定把所有的"洋鬼子"——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外国人的——赶出中国。最后，太后颁布了那道致命的上谕，命令各地官员铲除每一个外国人，以及所有与外国人有任何牵连的中国人，还加上一句：如果他们企图逃跑，就追上去杀掉。

据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说，年轻的光绪皇帝（the young Emperor）坚决反对这一举动。他跪倒在地，含泪恳求他的姑母不要颁布这道上谕，却被她嗤笑。北京（Peking）有两位高官，比别人都明智，看出这样做会给中国带来大难，便毅然承担起天大的责任，把上谕中"铲除"一词改成了"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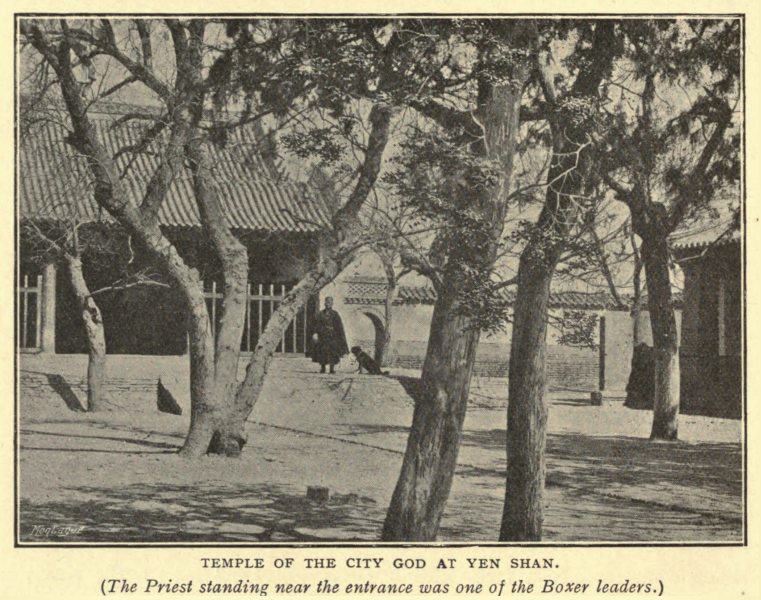
在改动被发现之前，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因为这为大批人逃往沿海赢得了时间。但这两位勇敢的官员自己却被判处酷刑处死。

随后，这道可怕的命令传遍全国，据说造成了五千多名新教基督徒（Protestant Christians）和两万多名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s）死亡。仅直隶（Chih-li）一省，就有一千一百五十名新教徒被杀害，其中四百多人是我们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各教会的会友。

除这些本地基督徒之外，被处死的外籍传教士有一百八十八人，其中包括许多孩子。若不是在许多地方都有勇敢开明的中国官员，冒着性命之险、不顾自己的升迁前程，去搭救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催促他们离境，死亡人数还会大得多。

如前所述，一年多来华北一直处于极大的不满之中，义和团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众普遍的不安，这一点毫无疑问。几个欧洲国家攫取了帝国的大片领土，中国官员不断读到外国报纸文章的译文，那些文章讨论"瓜分中国"（"Break-up of China"），把中国的各部分划分给不同的欧洲列强。这种事自然连那些亲近外国人的官员都激怒了。

动荡还有别的原因。中国人相信，亡者的安息关系到在世子孙的兴旺。因此，他们惊恐地看着全国各地规划兴建的许多铁路——他们认为开矿必定惊扰地下的神灵，



TEMPLE OF THE CITY GOD AT YEN SHAN.
(*The Priest standing near the entrance was one of the Boxer leaders.*)

图7：盐山城隍庙。（站在入口附近的道士是义和团首领之一。）

还有密布的电报线，他们深信那会惊扰天上的神灵。

连年大旱，蹂躏了大片国土，人们相信，赐雨的神明迟迟不降应时的雨水，是因为许多人成了基督徒，不再到他们的神龛前敬拜。有几件事更证实了这种想法：传教士被赶出城后不到一个时辰，天上就突然降下大雨。

但义和团大军中绝大多数人，是宁愿过流窜抢掠的生活，也不愿平平常常地自食其力。在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连普通苦力，只要意志坚强，都能统领团伙，以铁腕统治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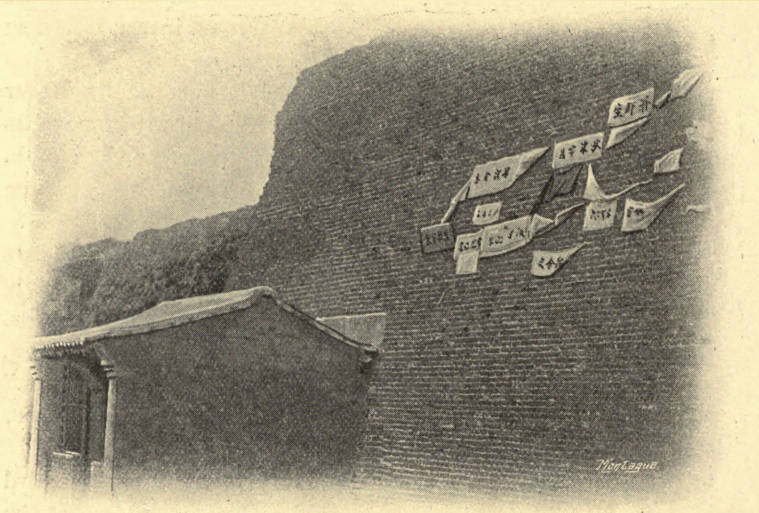
所谓拳术操练（Boxer drill）掺杂了许多迷信。据说团员能被古神的灵附体。他们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身体僵直，在那种状态下，滚水浇身、钢针刺肉都浑然不觉。

他们相信自己刀枪不入；若有团员被打死，就说是因为他没有完全顺服那附体的灵。在中国一向被严加看管、足不出户的年轻女子，也加入了"义和拳（"United Fists"）"，被称为"红灯照（"Red Lantern Girls"）"。据说她们有本事找出与外国人有牵连的房屋并放火烧掉。

百姓整体就像听了光怪陆离的鬼故事的受惊的孩子。他们会久久凝视落日那轮红日，然后移开视线，自然会在灰色的云幕上看到一轮光圈浮现——这也被视为神迹的预兆，驱使他们去犯下更多暴行。

义和团的主要据点在佛寺。他们敬拜狐狸、猪、黄鼠狼等动物。关帝（God of War）——本朝的守护神——也处处受人敬拜。基督徒的心，就是在这些神龛前不断被义和团挖出，作为蒙神明悦纳的祭物献上的。

国内的人们对殉道者所受的酷刑和骇人的死法又惊又骇。如果他们像我一样，曾站在一座庙宇的院子里——



A WALL WORSHIPPED AS THE ABODE OF THE SPIRIT OF THE FOX.
(*The strips of paper have been put up by worshippers.*)

图8：一堵被当作狐仙居所来敬拜的墙。（墙上的纸条是敬拜者贴上去的。）

那里曾有大批基督徒，在一场草草的审讯之后被定罪，只因他们拒绝在偶像神龛前烧香，就不会觉得那么惊讶了。

院子两边陈列着一组组塑像，表现佛教地狱的种种酷刑。一幅幅泥塑彩绘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一个人被群魔围绕，正在被折磨。这些可怕的塑像群太过骇人，我无法一一细述，只提几样：这里你会看到一个人被扔在刀山上，另一

个正被锯成两半，还有一个正被挖出舌头或心脏。还有的被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或被扔进油锅烹炸，或在巨臼中被捣烂。

中国的各座城市里，我常在庙宇中看到这类塑像群；但前几天，当我绕行其中一处——就在我们许多勇敢的盐山（Yen-shan）基督徒为信仰作美好见证的地方——我深深感到：这些可怕的塑像群陈列在他们自己的庙里，难怪会启发义和团想出那些骇人的酷刑，加在基督徒身上。

译 者 注

1. **"义和拳（"United Fists"）"**：义和团自称之一，见术语表。"Boxers"为在华外国人按字面起的绰号（拳师），此处保留英文以存其字面义。

2. **霍普金·里斯牧师（Rev. W. Hopkyn Rees）**：伦敦传道会冀州传教士，中文名系暂译。冀州（Chi Chou）、山东（Shantung）、肖张

（Hsiao-chang）、直隶（Chih-li）、盐山（Yen-shan）等旧拼音地名均按通例译出。

3. **"洋鬼子"**：原文作 "foreign barbarians"（洋蛮子），为当时民间对外国人的蔑称，此处按通行说法译出，暂译，上报。

4. **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the young Emperor）**：即光绪帝。原文称太后为皇帝的 great-aunt（姑祖母），说法不确——按清宫亲属关系，慈禧为光绪之伯母（光绪之父醇亲王奕譞为咸丰帝之弟），作者此处当系误记。

5. **那道致命的上谕**：指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颁布的对列强宣战上谕；作者所记光绪跪求、官员将"铲除"改为"保护"等情节，系当时流传的说法。

6. **"瓜分中国"（"Break-up of China"）**：当时外国报刊热议列强瓜分中国之事，暂译，上报。

7. **拳术操练（Boxer drill）**：暂译，见术语表。

8. **红灯照（"Red Lantern Girls"）**：义和团中的女子组织，见术语表。

9. **狐仙（Spirit of the Fox）**：见术语表。原文说义和团敬拜"狐狸、猪、黄鼠狼"，其中"猪"一说与常见的"五仙"（狐、黄、白、柳、灰）不同，照原文直译。

10. **关帝（God of War）**：即关帝，为清朝官方祀典中的武圣，作者称其为"本朝的守护神"（the patron saint of the present dynasty）。

11. **图说中的"道士"**：原文作 "the Priest"，盐山城隍庙语境下译为道士，暂译，上报。

12. **"为信仰作美好的见证"（witnessed a good confession）**：化用《提摩太前书》6:12。

13. **本章实际起止**：印刷页23–29（任务单作23–32；核扫描本：第29页正文结束，第30页为空白页，第31页为第三章标题页）。

第三章

"地上的盐"——两个中国女孩的故事

我到华北（Northern China）才几天，还不习惯白河（Pei-ho）两岸万物那土黄色的景象。仿佛再也见不到绿草了，只有光秃秃的土地、落尽叶子的树和土坯房。这一切，与我在华中（Central China）安家多年的扬子江（Yang-tse）畔那青翠的山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敬爱的老同工、已故的理一视牧师（Rev. Jonathan Lees），在他坚守多年的传教站（station）热情地欢迎我们，又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指点他眼中这片土地的美。

他正带我们参观他新建的礼拜堂（chapel），以及为教会事工加盖的几间房屋。"我规划这个地方时，还不知道你

们要来，"他说，"但我觉得，我们必须为妇女和女孩多做些事。天津（Tientsin）还从来没有过女子学校，这里有一间屋子，你可以在里面办一所；女传道员（Bible woman）范奶奶（Fan Nai-nai）正摩拳擦掌，要为你四处招学生。这里有做不完的工作等着你，愿上帝在你做工时赐福给你！"

这就是天津第一所女子学校的开端，创办于1885年春。范太太（Mrs. Fan）竭尽全力，说动了十五个小女孩的父母，答应把女儿送到这位外国"师母老师"（"Mother Teacher"）办的学校来读书。

其中两个女孩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中文名字叫"春"（Chwun）和"文娥"（Wun-e），意为"春天"和"文德"。我有时叫文娥"聪明的姑娘"，叫春"春天的姑娘"。



WUN-E AND HER FAMILY.
(*Wun-e is seated on the right.*)

图9：文娥和她的家人。（文娥坐在右首。）

后来，春通常以"Ma-li-ah"为名，也就是"Mary"——"玛丽"，像中国的其他一些女孩一样，她喜欢取一个基督徒名字。

如今回首往事，透过岁月的薄雾，我仍能看见她们的脸庞。春面容清秀，眼睛明亮，小小的嘴角透着坚毅。她极其聪慧，总有本事让大多数人依从她的心愿。文娥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孩。她温柔的前额布满了天花的疤痕——天花是

祸害中国千家万户的恶疾，所以她不像春那样漂亮。但她的品格极其可爱，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女孩，依恋人，感情深厚。

文娥是医院药房主管的女儿，那所医院与人们敬爱的马根济（Mackenzie）和罗伯茨（Roberts）的名字长久地连在一起，如今由G.P.史密斯医生（Dr. Smith）主持。春的父亲是鼓楼（Drum Tower）附近城里礼拜堂的看堂人。她们的母亲都是基督徒工人。再过些年，她们成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正培育出的新型中国女孩的典型：沉稳，对教会生活的一切事务都怀着明智的关切，"简直像男人一样！"



CHWUN ("MA-LI") MAKING LACE AT CHI CHOU.

图10：春（"玛丽"）在冀州打花边。

但我要写的是春——1885年我最初认识的那个小姑娘。一天，我向范太太和学校的老师打听小学生们，才知道春每天上学来回要走五英里。更糟的是，她有一双"金莲"——小小的缠足，那年月连基督徒人家的孩子也免不了要受这份罪。

"她那双可怜的受束缚的小脚，怎么走得了这么远的路？"我问我的中国助手们。

"哎，你不知道，"范太太连忙回答，"春盼上学盼了好几年，一听说我们要在这里办女子学校，她立刻说要来；她向来是要什么有什么的！"

"可想到她每天要走这么远的路，我实在不忍心，"我说。

"哦，没关系，"女人们回答，"我想她不会全程都走。她父亲有些朋友拉人力车（jinriksha），哪天都不会不肯让春搭一段。"

我们当初定下办学的原则：不以任何利诱招生。但我觉得必须为这个热心的小学生做点什么，便决定每天给她单程的人力车钱。

我真想给她来回两程的钱；但在中国，用钱不能太大手大脚，得处处小心。

不久，我欣慰地听说，春说动了人力车夫，肯用我给的那点微薄的车钱，拉她来回两程。

她按时到校上课，风雨无阻；看她昂着骄傲而明朗的脸背诵功课，真是赏心乐事。我给女学生们发拼布被教她们做针线，春把自己的拼成各种别致的花样，不久又学会了编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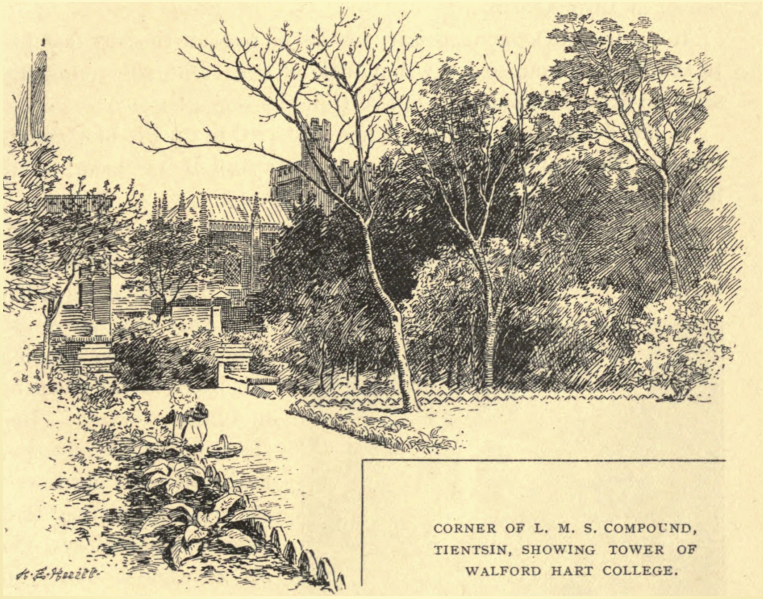


图11：天津伦敦传道会院一角，可见沃尔福德·赫立德纪念书院的塔楼。

第二年，鼓楼礼拜堂也办起了一所学校，由兰斯夫人（Mrs. Lance）主持。这位女士在为中国献出生命之前的短短两年里，为天津的妇女和女孩不倦地、慈爱地工作。

为纪念她美好的一生，她在英国的学生们在天津为伦敦传道会（L.M.S.）的女同工建了一所漂亮的房子，取名威尔顿楼（Wilton House）——那是兰斯夫人在伯明翰（Birmingham）母校的名字。

春从此不必再远道赶往马家口（Ma-chia-kou），我见她的机会就少了。但她常托人捎来些小小的中式绣品给我做礼物。

几年后，春的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他们搬到了乡下的肖张（Hsiao-chang），她母亲在那里给里斯夫人（Mrs. Rees）做女传道员。

姑娘渐渐长大，早年的聪慧果然没有落空。她早就是个真诚的基督徒姑娘，虽也有性情上的缺点，并不比同龄的英国姑娘更完美，但每当帮里斯夫人料理家务或做基督徒的工

作，她最快乐。她灵巧的手指乐于做西式衣裳，也会编织，还会中式刺绣。偶尔回天津，她常住在文娥家里，深受我们天津教会所有年轻女孩的喜爱。她总爱学新东西，最后一次来时，还跟好友文娥学会了打花边的诀窍，好回去教乡下的妇女们，把这门手艺传开。



CHILDREN OF MR. BRYSON AND MR. REES IN THE MISSION COMPOUND, TIENTSIN.

图12：布赖森先生和里斯先生的孩子们在天津差会大院。

义和团运动（Boxer rising）约两年前，新年宴请神学院（Theological College）学生之后，我悬了几份奖金，征文论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引领中国妇女归向基督，又怎样感化基督徒妇女成为积极传道的基督徒工人？"凡我们的助手，乃至所有基督徒，都可参加。

我出这个题目的用意，是要我们的年轻传道人和教师自己去思想：赢得妇女归向基督有多重要。每篇征文须附一句箴言为记，不署真名，好让担任评判的朋友们完全秉公裁决。

其中一篇很让评判们费踌躇。它没有用有学问之士认为必不可少的典雅文体写成，却细致入微，又有许多中肯的建议，显然出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大家觉得它理应得第二名，虽然单论文采，还有胜过它的。

箴言所代表的姓名揭晓时，才知道得第二名的是春（人们现在都叫她玛丽（Ma-li）），而这篇征文大半是她亲身经历的记录。

当时我把她的征文随手译成了英文，今摘录几段如下：

"在妇女中做工的人，"她写道，"应当尽一切可能找机会，让她们听见福音。若她们不来找她，她就去找她们。我见过一位做工的姐妹，下到妇女们织布的地下工房去。妇女们手不停工，圣经故事就可以一边讲。姑娘们做绢花，或手指忙着别的活计时，也可以给她们讲耶稣的爱，她们必乐意听。圣经说基督徒是地上的盐，既是如此，我们就不该与教会外的人隔绝，而要亲近她们，把道理教给她们。

"基督徒妇女可以在一天的劳作结束后，请朋友们到家里来，一同唱诗祷告。我知道有一户人家，四位妇女和四个女孩常这样聚会。主日大家聚在一起敬拜，既是受教的好日子，也是听福音的好日子。我们的生命不该像没有穿线的空针。好办法是先唱几首大家会唱的赞美诗，再讲讲歌词的意思。这样能感动众人的心，使他们在信心上越发坚固。"


MRS. TAI, THE PRESENT TEACHER OF MRS. BRYSON'S GIRLS' SCHOOL, TIENTSIN.

图13：戴太太，现任布赖森夫人女子学校（天津）的教师。

那时玛丽约二十四岁，尚未出嫁。父亲去世后，据说家中由她当家，她总劝母亲把"凶日"——她必须离开旧家、另嫁他门的日子——往后推。

但最后还是给她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本区一位殷实人家的年轻传道人，商定婚期将近。

正在这时，里斯夫人要带孩子们回英国，玛丽为她那些小宝贝们的日用衣物忙个不停，自己的嫁妆倒几乎不上心。1900年春天她与众人道别时，谁也没想到那是永别。他们在肖张的差会大院（Mission compound）里，已经历了一年多义和团的袭扰，只当考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然而1900年明媚的春天的一天，一封紧急电报召传教士们逃往沿海保命，中国基督徒则被劝告四散到远村避难。

玛丽和她丈夫太有名，逃不掉。他们与其他基督徒一同被抓，被义和团掳去。关押了一阵，因为有人相信朋友们会出钱赎他们。他们受了许多凌辱，几乎不指望能活命。

最后他们获释了，但刚强的玛丽再也没能从那段可怕日子的惊吓与恐怖中恢复过来，不久便去世了。"她不像许多人那样死于刀下，"一位中国朋友对我说，"但义和团的残暴到底要了她的命。她只是耗尽了，长久的恐怖把她彻底掏空，再也没有力气恢复过来。"

凡认识她的人，都为这样光明、有用的一生的逝去而哀悼，她像许多人一样，被义和团运动那可怕的风暴卷走了。

我那"聪明的姑娘"文娥呢？我清楚记得得知温柔的文娥订婚的那一天，对方是个在我看来毫无可取之处的学生。他是个无亲无故的孤儿，蒙一位传教士好心收养，但他不勤奋，常让老师们操心。

"父母怎么把温顺的大女儿许给这样一个在我看来配不上她的人？"我当时对一位女传道员说了这话，她以典型的中国人的看法回答："哎，你知道，她的脸被天花害成这样，议婚时哪还能挑剔。"

"可为什么这么急着把她嫁出去？她在家里一向手脚勤快、开朗得很呀？"我问。

我的女传道员那惊骇的表情提醒了我：在这里，母亲的首要本分就是为儿女完婚！

婚礼那天我永志不忘：文娥穿着大红嫁衣，头蒙红盖头，女伴们簇拥着，还有许多中外朋友。小新娘面带忧愁，我并不奇怪——出嫁对她意味着离开久居的城市。几天后，小两口去了北京（Peking）安家，因为她丈夫李先生（Mr. Li）要协助约瑟夫·斯通豪斯牧师（Rev. J. Stonehouse）在北京西城差会（West City Mission）工作。

年轻的妻子赢得那位传教士太太交口称赞，显然她是个真诚的基督徒，一心要在圣工上有份。她的丈夫却常让同工们操心，教书总不用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年轻的李太太（Mrs. Li）不时回天津探望旧家。聚会时她仍坐在从前的位置，也参加妇女聚会。她在恩典中长进，但从她母亲的话里，我担心丈夫的冷心冷

肠让她受了许多委屈。小两口在京城住了约三年，义和团运动前那些凶险的谣言开始流传。当时要让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真需要发自内心的对耶稣的信心；李先生常想，趁乱子还没来先逃走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不是做殉道者的材料。

就在燃烧的礼拜堂把午夜的天空映红的三天前，李先生逃出了北京。他大概不愿让基督徒朋友们知道他的打算，没有把年轻的妻子托付给传教士或其他基督徒朋友，反而把她安顿在一户只略有交情的人家。

几天后，那家人害怕了：若收留一个基督徒，怕要遭大难；于是在黑夜里把这可怜的姑娘赶上街去，叫她自寻生路。

她独自站在血迹斑斑的京城街头，孤零零一个少女的身影，头靠着土墙，痛哭失声。

夜又闷又热，大城却不像太平年月那样归于寂静——远处，古城墙的山坡上，义和团嘶喊着要基督徒的血。

近处，她能听见更夫敲竹梆报更的单调声，犹如时间之手，正缓缓敲尽她年轻生命所剩的时辰。

她站在那里，想起天津差会大院对面那排中式房屋里的旧家，又仰望中国夜空灿烂的星。星星仿佛在对她低语：纵然在这可怕的城里被弃绝、孤身一人，仍有一位在眷顾她，她荒凉的心便安息在祂的爱中。

就在那时，主赐她一个特别的记号，显明祂的慈爱与看顾。一位名叫谢（Shieh）的老妇人，和丈夫在差会地产（mission premises）附近住了些年头，前来寻找这被撇下的姑娘。老两口年纪都大了，又无儿女，被年轻李太太的温柔举止吸引，决意收留她避难。

"跟我们走吧，"她低声说，"来做我们的女儿。我们会照顾你，谁也不能害你。"老妇人慈母般把手放在文娥颤抖的肩上。

"不，不，"姑娘回答，尽管这番好意温暖了她悲伤的心，"我若去了，只会给你们招来祸患，这儿人人都知道我

是基督徒。若发现你们收留我，他们会抢劫你们、杀害你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听说天津已落入义和团之手，基督徒都被杀了。我父亲母亲和所有外国朋友都被杀害。我活着，为什么要给别人添麻烦、惹痛苦呢？"

但老两口苦苦相劝，文娥终于不再推辞。此后三个漫长的星期，清军（Imperial troops）帮着义和团围攻公使馆（Legations）、流神子民的血，她安然藏在老两口清静的家里。

终于，她的藏身之处被一个年轻工人发现，他早年曾是差会日校（Mission Day School）的学生。像他这样忠心至死、做主真正门徒的少年，我们见得多了；一想到这个少年竟出卖了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妻子，真令人惊诧。不久，一个义和团来到那户人家，以她是基督徒的罪名逮捕了文娥。

收留她的老两口哭得很伤心。"别承认你是基督徒，"他们求她，"答应在偶像的神龛前烧一炷香吧。这么小的事，有什么要紧？你立刻就能获释。纵然你在天津的亲人都不在了，我们也会保护你，做你的父母，因为我们爱你！"



图14：陈太太，文娥之母。

人人都愿意相信，这可怜的姑娘最后的时辰，有这样慈爱的话语相伴而得了安慰；但这些话动摇不了她认主的坚定心志。

她被匆匆押上一辆大车，送往义和团在那一带的坛口。人们可以想象，在一群因流血而发狂的凶恶男人和少年中间，那少女的身影。

众人盘问，她平静地一一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我不能向偶像烧香。"

看来有些义和团想饶她一命。她那样勇敢镇定，他们倒有几分不敢害她。

"我们不信她是基督徒，"有人说，"邻居们都说她不是。"指的是收留她的两位老人的证词。另有人说："看，她脸上没有惧色。不，她不是基督徒！"

"这不是真的，"文娥平静地回答，"我做基督徒好多年了。我是基督徒家庭的人。我父亲多年来在天津马根济医生

的医院做药房主管。我丈夫和我哥哥都是传道人，我母亲和父亲也把道理教给别人。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基督徒！"

听了这话，众人怒吼，说她不配活着。

"你的闺女是怎么死的？"昨天我问文娥的母亲。从前我从没问过她这些细节，觉得向亲人打听他们亲爱之人的受难，太让人心碎。

"他们没把她死的详情都告诉我，"母亲难过地回答，"不只是被杀头，还有说不出口的可怕折磨。他们说，我还是不知道的好。"

"当初听说她受的那些罪，"这位好妇人接着说，"我心都要碎了；后来静下心来想想，又听说她认主认得那样勇敢，面对死亡那样无惧，我便欢喜：我的闺女果然证明自己是主基督真正的见证人。"

译者注

1. **白河（Pei-ho）**：即海河天津段旧称。
2. **女传道员（Bible woman）**：受差会雇佣、专向本地妇女传福音的中国女信徒。
3. **师母老师（"Mother Teacher"）**：华人对作者这位外国女教师的称呼。
4. **qui vive**：法语，原为哨兵口令，此处意为"警觉戒备、跃跃欲试"。
5. **lassie**：苏格兰语，指少女、姑娘。
6. **"Ma-li-ah"**：即"Ma-li"，均为"Mary"的音译，中文作"玛丽"；春后来取此为基督徒名字。
7. **金莲（"golden lilies"）**：缠足的雅称。
8. **"与马根济和罗伯茨的名字长久连在一起的医院"**：指天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Mackenzie Memorial Hospital），由马根济医生创办；本章中现由G.P.史密斯医生主持。此系据上下文的推断，待考。
9. **天津神学院（Theological College）**：即养正书院，伦敦传道会在天津开办的神学院。

10. **威尔顿楼（Wilton House）**：暂译。兰斯夫人在伯明翰的母校之名，天津伦敦传道会女同工宿舍因此得名。待总协调人裁定。

11. **沃尔福德·赫立德纪念书院**：图说作"WALFORD HART COLLEGE"，即1896–1898年间养正书院之名（见术语表）。

12. **布赖森先生（Mr. Bryson）、里斯先生（Mr. Rees）**：图说中的两位，即布赖森牧师（作者之丈夫）与霍普金·里斯牧师。

13. **谢太太（Shieh）**：暂译，收留文娥的北京老妇。待总协调人裁定。

14. **差会日校（Mission Day School）**：差会开办的日间学校。暂译，待总协调人裁定。

15. **北京西城差会（West City Mission）**：伦敦传道会在北京西城的传教站，斯通豪斯牧师在此工作。暂译，待总协调人裁定。

16. **李先生（Mr. Li）**：本章指文娥之夫；与术语表中其他"李先生"条目非同一人。

17. **坛口**："Boxer headquarters"在义和团语境中即坛口，暂译。

18. **"地上的盐"**：出自《圣经·马太福音》5:13。

第四章

中国的孩子们怎样为耶稣而死

第四章　中国的孩子们怎样为耶稣而死

在众多中国基督徒中，有许多孩子和年轻人，他们曾在我们的教会学校里学会爱救主；他们拒绝在偶像庙前烧香以保全性命，宁死也不否认他们的主。

盐山（Yen-shan）寄宿学校的学生中，多达十四人殉道。

其中有一位聪慧的女孩，名叫沈洁（SHEN-CHIEH）。在校期间，她对福音产生了兴趣，把心交给了基督。她来自

一个异教家庭，老师们满怀希望，盼望假以时日，她能为耶稣赢得许多亲人。

动乱爆发后，盐山全境很快挤满了义和团。沈洁怕被抓走，和母亲、姐妹流离失所，漂泊了十天，夜里睡在路边的沟渠里，或藏身于茂密高大的小米丛中——即高粱，这种作物遍布华北大平原。

最后三人都被义和团抓获。小沈洁勇敢地站出来，尽力救她的母亲和姐妹。"她们不信耶稣教（Jesus religion），"她说，"基督徒只有我一个。你们若要杀我，我随时准备去死；但请放她们走。"

起初，这些残忍的逼迫者似乎被小女孩勇敢的求情打动，告诉她的亲人可以逃命去，而他们则要在这位勇敢的年轻基督徒身上为所欲为。

沈洁的姐妹脚步轻快，逃进了随风起伏的小米地；可怜的母亲五十岁了，一想到年幼的女儿面临的危险，便吓得浑身发抖，一步也挪不动。

顿时，身穿红衣的义和团拔出杀人的刀，开始刺向那位年长的妇人，把她刺伤。沈洁扑到母亲血淋淋的身上，拼命护住母亲，用自己幼小的身体承受长矛残忍的刺戳。

旁观者记得，这孩子先向她的主、又向她的母亲，高声清晰地呼喊；但没过多久，母亲和她勇敢的小女儿的声音都在死亡中沉寂了。

韩玉兰（HAN YU-LAN）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母亲是我们的女传道员之一，他是盐山寄宿学校的学生。

老师们说，他是个安静的孩子，不算聪慧，但忠心，做事勤奋，将来大有希望成为得力的助手。

像许多基督徒一样，义和团在他家附近搜捕时，玉兰出逃避难，因为他们决意捣毁所有归信者的家园，不让全境留下一个活着的基督徒。房屋被夷为平地，草木被连根拔起，连家畜也被追杀致死。据说，有一个村子里，一只可怜的小猫被全村人追捕了一整天，只因它属于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是铁了心要毁灭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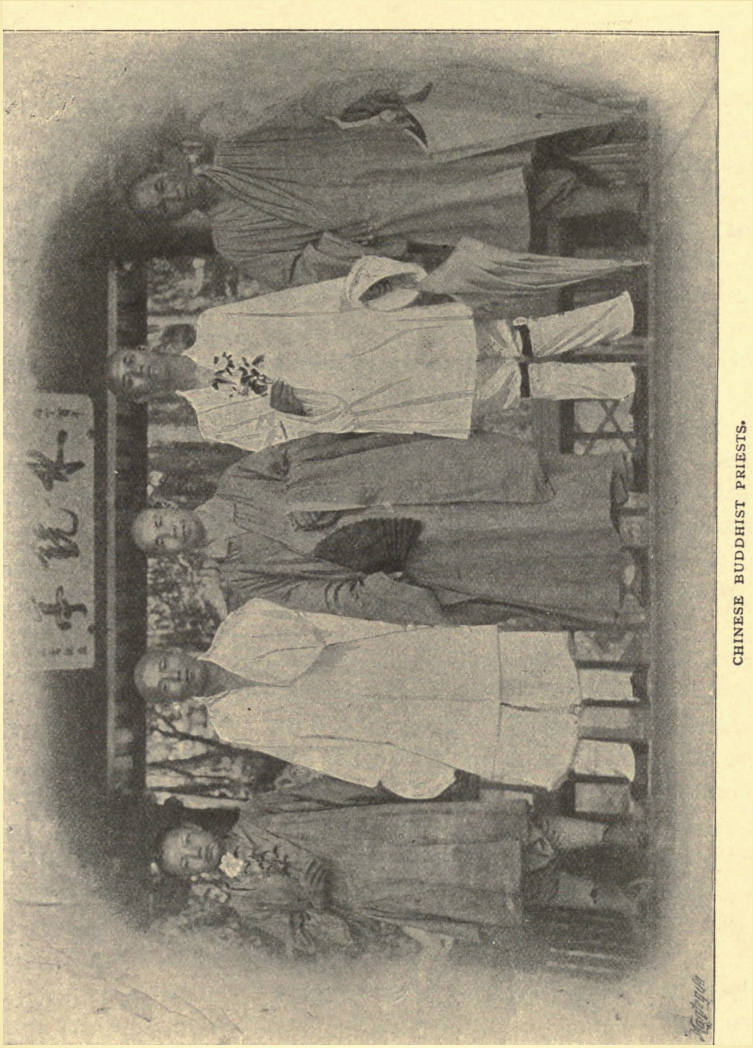


图15：中国佛教僧侣。

义和团追捕受害者，如同猎犬追踪血迹。一天，玉兰从高大的高粱（一种谷物）荫下走出来——这高粱曾庇护了许多无家可归的耶稣信徒——发现义和团已经盯上了他。他离一座佛寺的白墙很近，走投无路之下便躲了进去。

主持这座寺庙的僧人原来是个仁慈、富有同情心的人，可怜这个被追捕的可怜基督徒少年。

义和团过境而去，没有察觉有受害者逃脱，僧人坚持要玉兰立刻剃度，穿上僧袍，以便更好地掩人耳目。少年很不情愿用这种伪装，但疲惫饥饿交加，最后答应了保护人的要求。他在寺里躲藏了近一个月，追杀他的人毫无察觉。

但义和团耳目遍地，终于发现有个基督徒少年在异教寺庙里受佛教僧人庇护。当即决定把少年和他这位好心朋友一并拿下，一同受罪，因为义和团决意要让任何人都不敢因惧怕后果而帮助基督徒。他们大队人马开到寺庙，抓住少年就要捆绑。佛门僧人出面干涉："这孩子由我照管，"他说，"你们有什么权利难为他？他做了什么坏事？"

逼迫者顿时大怒。"你袒护他、保护他，是吗？"他们喊道，"一个在本境臭名昭著的耶稣教徒！那么，你就和他同罪！你，一个佛门僧人——简直和二毛子一样！"

他们立刻抓住这位黄袍僧人，怒火中烧，在他自己的寺庙里，就在他慷慨庇护的可怜少年面前，用刀把他砍倒。

义和团显然指望这一举动能吓破这年轻基督徒逃亡者的胆。他们决定在处死他之前，先用酷刑逼他供出其他耶稣教徒的姓名。于是把可怜的少年押到城里他们的一处总坛，用中国人所熟知的种种精巧残酷手段折磨了他两天。

但高尚的少年玉兰坚决拒绝出卖基督徒同伴，也不肯说出他们逃往的方向。

第三天，见再也无法从他口中逼出任何可用来对付他朋友的口供，义和团的利刃结束了他的长期剧痛，他得释放，去到那更美之地，加入殉道者的光荣队伍。

在为信仰受苦的众多年轻人中，有不少曾在谢菲尔德（Sheffield）一些热心宣教的朋友所资助的乡村学校里受过一段时间的培养。

其中有位十六岁的少年刘连腾（LIU LIEN-TENG），住在清苑（Ching-yuen）境内的温庄（Wen Chuang）村。义和团包围了他家，把他抓住紧紧捆住时，他勇敢地昂起年轻的头，用清亮的声音唱道——

我的家在天上，我的家不在这里，
试炼临到，我为何抱怨？
忧伤的心哪，安静吧；最坏的结局，
不过缩短我的旅程，催我快快回家！

这伙义和团爆发出嘲笑的大笑。

"你的家不在这里！"他们喊道，"我们很快就看看这是真是假。我们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安家——在坟墓里！"

接着他们挥刀砍向他，这位年轻的基督徒立刻回到了天上的家。

这少年的母亲逃到了非基督徒亲戚家。听到儿子壮烈牺牲的消息，她心如刀绞，哭泣不止。朋友们怕因她过度的悲伤而惹人怀疑，把她赶出了家门。她在高粱地里和荒野中漂泊了几天，最后被义和团抓获，很快便脱离了劳苦忧伤的人生，去到那不再有悲伤和哭泣之地，与儿子团聚。

还有一位少年，在差会中人称提摩太·王（Timothy Wang），住在李孟阳（Li-meng-yang）村。往年罗伯茨医生（Dr. Roberts）和罗伯茨小姐（Miss Roberts）曾到访该村，对那里建立的小教会十分关怀。义和团作乱时，提摩太约十七岁，曾在寄宿学校读过一段时间书。他是个聪慧热忱的基督徒，每逢假期回村，总习惯把妇女儿童聚在某棵大树的浓荫下，或在众多的打谷场上，给他们讲主在世上的奇妙故事：祂怎样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安慰忧伤和负重担的人。这样，许多本来听不到福音的人，从提摩太口中领略了福音奇妙的含义。

李孟阳村也有不少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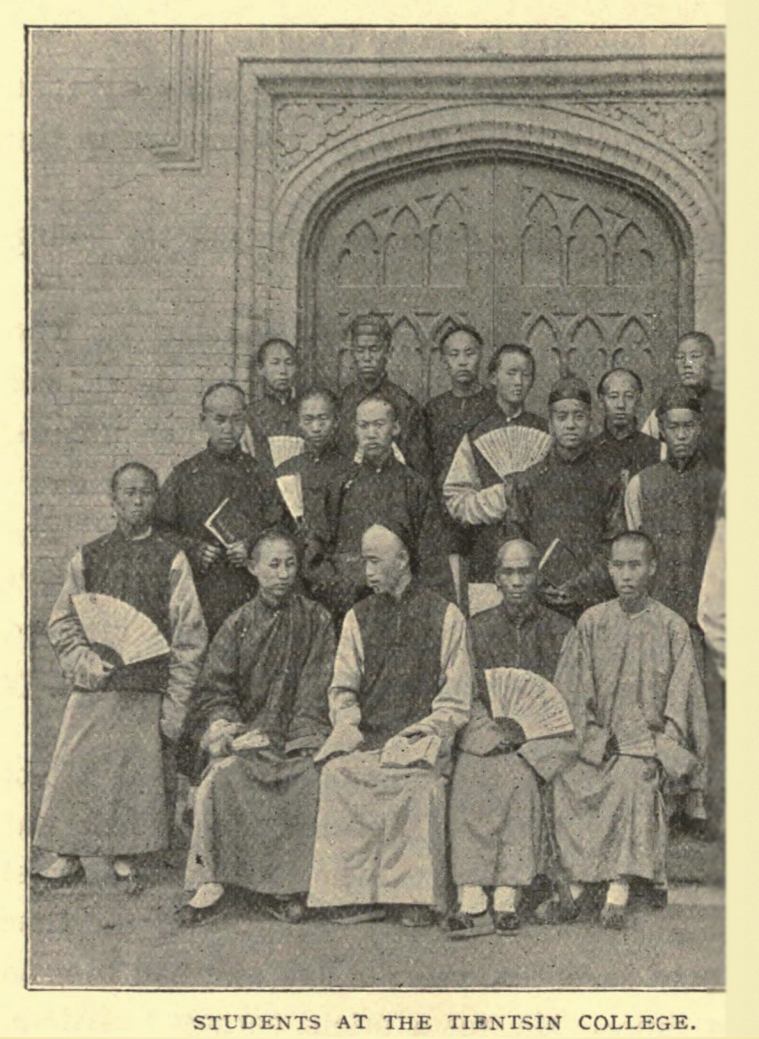


图16：天津新学书院的学生们。

1900年那可怕的夏天里的一天，义和团决意大举进犯他们。

他们排成两英里长的队伍向村子进发，打算包围村子，不让一个基督徒逃脱。有时，这些可怜的被追捕的信徒不是一下子全被抓走，而是在他们屋前做记号，或在门柱上用粉笔划记，表示屋里的人注定要死。

这一次，提摩太和他的弟弟试图逃跑，但义和团的包围圈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根本不可能。两个少年被逼迫者抓住捆绑，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在炎炎夏日下被驱赶到义和团设有总坛的最近的集镇。他们被带到城门外准备行刑，好奇而冷漠的人群挤在四周，急着看基督徒去死。

提摩太用安静平和的声音问，死前可否跪下向天父祷告。义和团粗暴地答应了。那是奇异的一幕——热忱的少年归信者跪在那里与主亲近，而逼迫者却渴着他的血。

他们很快不耐烦了，提摩太还没从跪姿中起身，就被他们残忍的刀砍倒。几分钟后，他的弟弟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杀。

还有一位十六岁的寄宿学校少年，为主勇敢受难，他就是郝树德（HAO SHU-TEH）。

站在挤满刑场的众人中间，他高喊："我不怕死！你们虽然能杀死我的身体，却伤不了我的灵魂。"这少年被长矛刺死。朋友们埋葬了他的遗体，但不久义和团把尸体挖出来烧成灰，怕他会复活。

逼迫者对福音真理如复活等，在许多情况下抱着一些奇怪扭曲的观念。有时殉道者的遗体三天不准埋葬，以为像他们的主一样，这期间或会复活。另一些时候，可怜的遗骸被焚烧，骨头磨成粉，以为这样就能阻止复活。

义和团作乱时，华北（North China）几个差会中有年轻人在神学院校受训，预备作本地传道人和传教士的助手。他们比一些年长的基督徒更有福分，受过更好的教育，在神圣

真理上受过更深的造就，他们也高贵地为他们的主作了见证，以血封缄了他们的见证。



图17：杨凤孝先生，现为沧州布道员。

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名叫窦连明（TOU　LIEN-MING），是北京汇文书院（Peking University）高年级班的学生，这所大学与美国美以美会差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有关。

大逼迫爆发前仅几个月，他和我们华北各差会的许多人曾在几次奋兴聚会中大大蒙福，各教会全体本地基督徒都踊跃参加。

我们的一位传教士把这段大大蒙福的属灵时期，比作《启示录》中大灾难之前"我们上帝的众仆人额上受印"。今回首那段日子，诚然仿佛上帝曾以圣灵特别的浇灌，预备归信者去忍受将要临到的试炼。

动乱爆发前不久，窦先生回到乡下老家，就在那里，他被召为名的缘故舍命。

他被义和团抓获，按他们的惯例被匆匆押到一座异教庙宇，在那里他被命令向偶像烧香、低头跪拜。他坚决拒绝。

"他真是个二毛子！"围观基督徒受苦的人群起哄道。

"我不是魔鬼，"窦连明平静地回答。

"那你是什么？说给我们听听！"他们追问。

"我是基督徒——耶稣的跟随者，"他回答。

逼迫者继续用嘲讽的话折磨他，他却勇敢地继续向他们传讲在基督里的救恩，向他们指明作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杀了他！杀了他！"被激怒的暴徒喊道，正如当年耶路撒冷街头，乌合之众嚷着要处死他的主。

"不！不行！"义和团决定，"不能在庙前杀他；把他带到专杀洋鬼子的那条街去。"

激动的人群簇拥挤压着这位勇敢的年轻受难者，他平静地走向死亡。一路上，他踏着那条苦路向他们讲道，恳求他们归向耶稣，趁还有时间接受祂所赐的救恩。当时在人群中的一些人，动乱过后讲述说，他们觉得心如刀割，若有能力，真愿意救这位基督徒。

死亡时刻来临，窦连明平静地看着杀害他的人，用清晰安定的声音说："你们虽然能毁灭基督徒的身体，却永远毁灭不了我们的灵魂。从今以后，我们要在救主面前永远活着。"

接着，明晃晃的刀在阳光下闪过，几刀下去，这位勇敢的耶稣基督少年殉道者被送回了天家。

讲述他故事的大学校长补充说，窦连明的壮烈之死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说这是对死亡和坟墓的伟大胜利。当学生们向一位女传道人讲述连明忠贞的故事，讲得她热泪盈眶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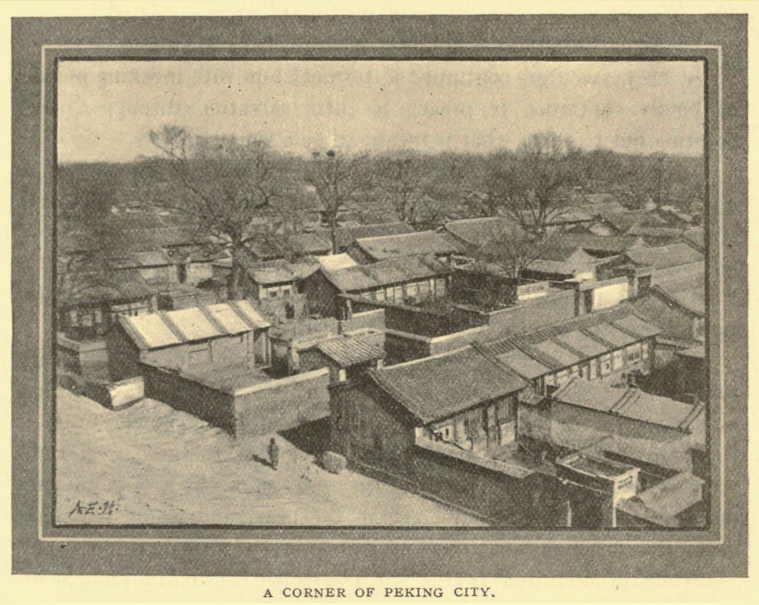


图18：北京城一角。

他们喊道："不要哭！不要为他哭！想想那是何等的荣耀——像男子汉一样死去，至死勇敢地为基督作见证，而不像许多人那样，还没机会为主作见证就倒在街头。我们若死得像窦连明一样，都该欢喜！"

在北京附近的通州（Tung-chow），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有一所大学院和几所学校，许多男生殉道，校舍被彻底摧毁。义和团自己讲述了两个十三四岁的小

男孩怎样赴死。他们怀疑孩子们是基督徒学生，便问："你们是信洋教的吗？"

"是，"孩子们坦然回答，"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

逼迫者拿出绳子要捆他们，想把他们拖到拳坛去。"不用捆我们，"男孩们说，"我们不会逃跑。走向你们拳坛的每一步，都离天堂近一步。"片刻之间，他们年轻的生命就断送在义和团的刀下。

逼迫者常常对基督徒孩子的表现感到惊奇。他们屡屡谈起，还加上一句："他们一定是被洋人迷了心窍。"

在天津附近卫理公会工作的一个地区，一个名叫王志深（WANG CHIH-SHEN）的学童被义和团抓获。有人告诉他，若肯拜牌位，就可保住性命。

村里的头面人物齐声恳求，劝少年否认信仰。他们说，只要做这件小事，就能保住他的命，让他获释。

生命对年轻人是甜美的，但勇敢的少年回答："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若做了，不仅是违背上帝，从今以后我再也无颜面对我的老师们。"

于是，高尚的少年王志深很快被处死。

在满洲（Manchuria）殉道的人中有许多，苏格兰差会（Scotch Mission）和爱尔兰差会（Irish Mission）长久在那里工作，果效显著。其中有一位十四岁的女孩，是李库堂（Li Ku-tang）的女儿。李库堂是一位勇敢的殉道者，行刑者残害他身体的时候，他仍向他们传讲基督。父亲死后，这女孩——他唯一的孩子——带着一本新约圣经逃走了。朋友们劝她烧掉这本圣书，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搜身，这书会向义和团暴露她是基督徒。他们说，只要她肯烧书，就把她藏在家里，给她饭吃。但她不肯丢下这神圣的珍宝，跑进了高大的小米地里。

她似乎有可能逃脱，因为残杀她父亲的逼迫者并不认得她，但过了一段时间，嗜血的搜捕者发现了孩子的藏身之处。指证她的唯一证物，是她藏在蓝布短褂里的那本书。她

被拖到刑场受审，面目狰狞的暴徒挤在四周。"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问。她平静地回答说她是信耶稣的。这孩子以勇敢无畏的面容站在逼迫者面前。

他们对她镇定的举止感到惊奇，有人喊道："你不害怕吗？"

"怕也罢，不怕也罢，"她简单地回答，"都是一样！"然后，她甜美的稚嫩脸庞上带着微笑，迎向砍断她年轻生命的刀，回到了她所爱的主面前。

译者注

1. **章题**：目录页与章首页均作 "How the Children of China Died for Jesus"，序言中作 "How the Youth of China Died for Jesus"；以章首页实际标题为准，译为"中国的孩子们怎样为耶稣而死"。
2. **沈洁（SHEN-CHIEH）**：盐山寄宿学校殉道女生，汉字无考，暂译。

3. **"耶稣教"（Jesus religion / Jesus sect）**：当时民间对基督教的称呼，见术语表。
4. **高粱**：原文 "kao-liang (a kind of grain)" 及 "tall millet, or sorghum"，即高粱。
5. **韩玉兰（HAN YU-LAN）**：十七岁殉道少年，汉字无考，暂译。
6. **"二毛子"（devil of the second class / secondary devils）**：当时对华人基督徒的蔑称；第六章中亦作"secondary devils"，全书统一作"二毛子"。
7. **"那更美之地"（the Better Land）**：指天堂；"殉道者的光荣队伍"呼应第一章章题 "The Noble Army of Martyrs"。
8. **谢菲尔德（Sheffield）**：英国城市；当地热心宣教的朋友资助了华北的乡村学校。
9. **刘连腾（LIU LIEN-TENG）**：十六岁殉道少年，汉字无考，暂译。
10. **温庄（Wen Chuang）、清苑（Ching-yuen）**：村名及其所属地区，汉字无考，暂译。
11. **刘连腾所唱诗歌**：原文所引英文短诗，此处直译。
12. **提摩太·王（Timothy Wang）**：西式教名加华人姓氏，汉字无考，暂译。
13. **李孟阳（Li-meng-yang）**：村名，汉字无考，暂译。

14. **罗伯茨医生（Dr. Roberts）与罗伯茨小姐（Miss Roberts）**：即术语表之弗雷德·罗伯茨（伦敦传道会天津医生）与其妹。

15. **天津新学书院（Tientsin College）**：见术语表。

16. **郝树德（HAO SHU-TEH）**：十六岁殉道少年。

17. **窦连明（TOU LIEN-MING）**：北京大学高年级学生，汉字无考，暂译。

18. **北京汇文书院（Peking University）**：即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Huiwen Academy），英文名 Peking University；全书统一作"北京汇文书院"。

19. **美国美以美会差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即美以美差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美国卫理公会系统的在华差会；全书统一作"美以美会差会"。

20. **"额上受印"**：化用《圣经·启示录》7:3。

21. **"洋鬼子"（foreign devils）**：当时对外国人的蔑称。

22. **通州（Tung-chow）**：北京附近，今北京市通州区。

23.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即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

24. **"不再有悲伤和哭泣之地"**：化用《圣经·启示录》21:4。

25. **"你们虽然能毁灭……我们的灵魂"**：化用《圣经·马太福音》10:28。

26. **王志深（WANG CHIH-SHEN）**：殉道学童，汉字无考，暂译。

27. **满洲（Manchuria）**：即中国东北地区。

28. **苏格兰差会与爱尔兰差会（Scotch and Irish Missions）**：在满洲工作的差会，具体所指待考。

29. **李库堂（Li Ku-tang）**：殉道者，汉字无考，暂译。

30. **杨凤孝插图**：图说 "MR. YANG FENG-HSIAO, NOW EVANGELIST AT TSANG CHOW."，即术语表之杨凤孝（沧州布道员）。

31. **本章篇幅**：正文为印刷页 49–62；印刷页 63 为第五章章名页，64 为空白页（按"印刷页＝PDF 页−2"推算）。

第 五 章

盐山邵牧师的殉道

我们在天津（Tientsin）的差会办有一所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至今已有三十年。它的宗旨是培养年轻的中国基督徒作布道员、教师和传道人，向自己的同胞传道；因为在这片广大的禾场上，迫切需要大批本地助手，在传教士的指导下工作。

这所书院将永远与敬爱的理一视牧师（the Rev. Jonathan Lees）之名相连——他是创办人，多年间又是唯一的"教授"。它没有华美的校舍，也没有昂贵的教学设备。但从这所简陋的书院走出去的人中，有几位深得老师的真传：他对灵魂的热忱、流利的口才，以及对犯罪和迷失之人的温柔；

其中几位在义和团运动（the Boxer rising）中作了美好的见证，为主舍了性命。



图19：天津神学院教员刘凤冈先生。

盐山（Yen-shan）的邵牧师（Mr. Shao）是这批学生中最早的一位；当他蒙召领取殉道者的冠冕时，他在华北（North China）伦敦传道会（L.M.S.）的众教会中事奉主已超过三十年。

邵牧师和他的兄弟初闻福音时，以糊纸灯为业。两人虽都识些字，学问却和华北下层百姓一样浅薄。邵牧师好学不倦，新约圣经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伴侣。正如常见的情形，人心里有了新的属灵生命，悟性也被开启，他的知识长进很快。



图20：邵牧师（Pastor Shao）。

儿子们信了基督，家中一切旧日的异教习俗，凡与他们有关的都废除了，这使母亲大为恼怒。这位未来的传道人是寡母的长子，也是她主要的依靠。母亲是个精明强干、很有

主见的女人，家中一切由她说了算。她拉拢儿媳一同反对儿子的新信仰，家中从此再无安宁。

英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母亲对儿子的权威是何等绝对。按中国法律，儿子若忤逆不孝，父母将其处死是完全允许的；邵老太太（Mrs. Shao）反对儿子信教之激烈，若不是儿子勤劳能干、所得工钱全数交到她手上，他的性命一定难保。

除了杀他、废他，她的残酷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心爱的书常常被撕毁；这暴怒的妇人一时兴起，就会拿起竹板，喝令已成年的儿子趴在地上，狠狠地打他。按中国法律，邵牧师若有一次还手，她只需到官府告他一状，县官（mandarin）就会立刻判他死刑！

然而历经这一切艰难，邵牧师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基督徒，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他的热心和才干日益显明，于是决定请他加入天津第一班传道学员（student catechists）。

在这件事上，母亲的贪财倒帮了他的忙——出乎所有人意料，她竟不反对他放下糊灯的手艺，用她的话说，去"跟洋人"。

邵牧师果然是一等一的好学生，不久就成为大有能力的传道人。邵牧师殉道的噩耗传到英国后，理一视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当时传教士正恳切地向年轻人们讲论基督教事工的真义，嘱咐他们记住：这不是一份糊口的职业，而是顺服神圣呼召、终身的事奉；若没有这神圣呼召的确据，就当立刻放弃学业。

从那庄严的时刻起，邵牧师进入了更深的生命；同班同学中，没有人比他更无愧于这崇高的理想。

有一段时间，邵牧师在天津各礼拜堂作传道人。数年间，他还负责我们北京差会（Peking Mission）最大的一间礼拜堂（在乔治·欧文牧师（the Rev. Geo. Owen）之下），讲道大有能力，果效显著。

1897年，他加入盐山差会（the Yenshan Mission），协助D.S.穆雷牧师（the Rev. D. S. Murray）牧养那个大地区的乡村教会——他年轻时的许多工作就是在那里做的。

邵牧师讲道时，会众中没有一个打瞌睡的。他特别喜欢用比喻，总是那么贴切，把他要传讲的真理永远刻在听众心里。

我记得一个闷热的午后，邵牧师在天津我们的马家口（Ma-chia-kou）礼拜堂讲道。那天气热得人人昏昏欲睡，但他用贴切的比喻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邵牧师的几个比喻，英国读者读来必觉有趣。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有一天他问，"是那些聪明人——圣经上的字都认得、讲道又好的人？还是那些一生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当然是后者，因为我们若要得人，就必须让基督生命的馨香从我们的生活中时时散发出来。

"从前有一只老虎出去猎食，很久都找不到吃的。它觉得必须拼死一搏，看见远处有两个行人走来，便决定抓住一个充饥。忽然它听见头顶有声音，抬头一看，见一位守护天使，告诉它走来的两人中有一个是'信耶稣教的人'，万不可伤害他。老虎问：'我怎么认得出哪个是基督徒呢？'天使回答：'闻耶稣教的馨香便知。'

"老虎继续往前走，扑倒一人，把他吃了。它回到洞穴时，天使迎面责备它，为何如此悖逆，杀了基督徒。老虎糊涂了，说：'我不认得耶稣教的馨香，但我闻了又闻，发现其中一人有明显的善行之香，我便放过了他，以为他必是基督徒，就把他的同伴吃了。'

"所以，"邵牧师接着说，"你们若不想被那吼叫的狮子吞吃——它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要让自己的生命散发基督的馨香，让人人都从你们的善行认出你们是耶稣的跟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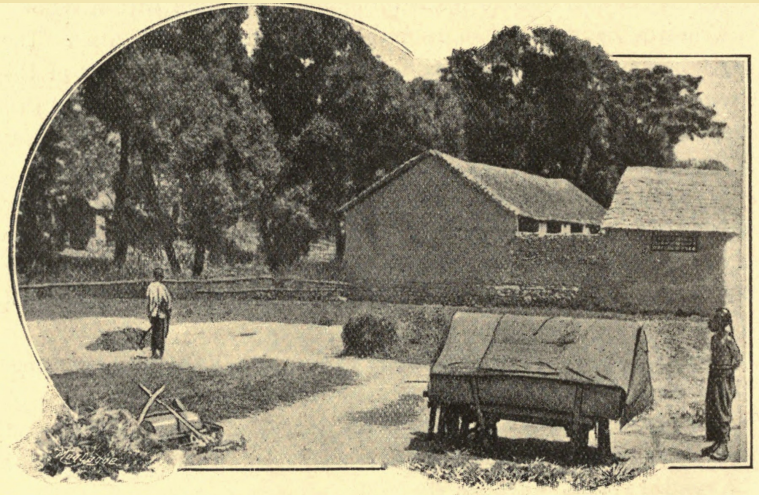
邵牧师的另一个比喻是这样的，有时在各堂的丰收节上讲：

"从前有个小男孩，是富家之子，每天一到饭点，就被叫进去，见桌上摆满了他需要的一切。

"不知怎的，孩子把饭菜和桌子连在了一起，仿佛那木头桌子自己能变出饭来。聪明的父亲想教训儿子，便吩咐仆人那天不要摆桌子，也不要预备饭食。

"开饭时孩子饿了，进来指望像往常一样有饭吃，却什么也没有。他大发脾气，跺脚踢桌子。父亲从帘子后面走出来，说：'你这糊涂孩子！天天顾念你需用的，是我——你的父亲，不是一张没有生命的木头桌子！'"

接着他把这比喻用在中国人拜偶像的愚昧上：他们不明白，赐下一切的是天父，而不是那些没有知觉的木头偶像。



A CHINESE FARMYARD AND THRESHING FLOOR.
(*On the right is a coffin, waiting for a "lucky" day for the funeral.*)

图21：中国农家的院场和打谷场。（右边是一口棺材，等"吉日"下葬。）

还有一个故事，是讲守主日为圣的本分：

"那是中国新年的时候，有个人从天津回济南府（Chi-nan-fu）的家，带了七两（taels）银子作盘缠。路上遇到许多乞丐和穷人，他一一周济，最后只剩下一两傍身。一天夜里他睡着了，一个受过他厚恩的乞丐竟偷走了他最后的一两银子。你们看，这样行事的人该当如何？"

大家的回答当然是痛加谴责，有人会说："这种人不配活着。"

这时邵牧师就转身对听众说："你就是那人！上帝一周赐你六天，第七天是祂自己的日子，要你特别事奉祂、更多认识祂。六天任你随意使用，第七天是属主的，你们竟去偷祂的！"

还有一个比喻，可见邵牧师对属灵生命更深的真理领会得何等透彻：

"从前有一位很爱孩子的王，他喜欢把孩子们聚在身边，问他们最想要什么礼物。

"第一个孩子被叫到跟前，说想要几个铜钱（cash）买糖吃。显然这孩子不太聪明，不懂得王的尊贵。

"第二个孩子要一两银子，王很是欢喜。第三个要一两金子，第四个要一颗钻石。

"第五个孩子上前，一时什么也不要。问他，他说金子钻石都不要；他最想要的，是被王收为己子，那样王的一切也就都是他的了。"

这比喻的意思不难明白：真基督徒看重的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被收纳进祂的家，得着祂的性情。

义和团出现在盐山地区时，一些没逃走的基督徒来问邵牧师，他们该逃还是不该逃，心里很是焦急——因为传教士已从沧州（T'sang-chow）捎话来，叫大家分散避难。邵牧师平静地回答："我们显然到了教会历史上的大危机关头。你们逃吧；至于我，只要上帝的殿还在这里，我就不走。"

过了几天，局势严重到邵牧师允许九岁左右的儿子约翰（John）随众人去山东（Shantung）的乐陵（Lao-ling）——那一带的基督徒受巡抚袁世凯（Yuan Shih-kai）的保护。

邵牧师则与妻子和三女儿留在家中。邵太太（Mrs. Shao）不久前刚动过大手术——她的一条手臂不得不截去。

据老师G.P.史密斯夫人（Mrs. G. P. Smith）见证，女儿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也是真基督徒。



图22：黄先生（Mr. Hwang），亚瑟·皮尔医生（Dr. Arthur Peill）的医院助手。

6月16日，星期六，义和团大举而来，包围了差会的房屋。他们烧了礼拜堂，捣毁了大院里的一切。邵家当时住在街对面的房子里，被搜出来，拖进了差会大院。

为扰乱传道人镇定的神情，残暴的义和团当着他的面，以骇人的残忍砍倒了他的妻子和幼女。据义和团自己作证，邵牧师在这些可怕的时刻面不改色，始终镇定勇敢，仿佛有超乎常人的力量托住他。他们说："他好像一直在祷告。"他就这样勇敢而平静地迎接了死亡。

同时，女传道员（Bible woman）王太太（Mrs. Wang）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杀。遗体被严重残害后焚烧，只剩下几根骨头，地方差役把它们葬在附近，倒塌的城墙脚下。

不久，义和团的首领因残害回民（Mohammedans）的暴行、害怕他们报复来攻，便下令修补城墙。数千人在他的命令下日夜赶工。殉道者的骸骨就这样散落，被筑进了新城墙里，再也无法起出，与新差会大院里殉道者纪念堂（Martyrs' Memorial Hall）旁安葬的许多其他殉道者的遗骸合葬。但在

他们曾如此高贵地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他们的记忆永不磨灭。

邵牧师的儿子约翰，父亲把他和别的基督徒一起送过了直隶（Chihli）边界到山东去，他却一连三夜悄悄潜回盐山；听说义和团的暴行和亲人尽已被害，便逃到盐山附近我们的一处支站（outstation），在那里被义和团抓住，带到城里关帝庙（the Temple of the God of War）的营中。他没有被杀，却被残忍的逼迫者当作诱饵，指认其他基督徒，许多人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可怜的孩子受了令人发指的虐待，但在梅将军（General Mei）击败义和团后，他得以逃脱，与一位名叫韩（Han）的老基督徒一起，历经极大的困苦，在盐山东面的荒野中长期流浪，最后像许多其他乡间基督徒一样，来到了天津的差会地产（Mission premises）。

约翰如今在我们的北京男校（Peking boys' school）读书。愿上帝使他长大成人，追随他高贵父亲的脚踪，成为教会坚强的柱石！

译者注

1. **天津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即养正书院，伦敦传道会在天津的神学教育机构；本书术语表定译"天津神学院"。

2. **"Mrs. Shao" 的区分**：原文对邵牧师的母亲和妻子均称 Mrs. Shao。为免混淆，本章把母亲译作"邵老太太"，妻子仍作"邵太太"，特此说明。

3. **"the Boxer rising"**：即1900年义和团运动，译作"义和团运动"。

4. **"student catechists"**：指受训中的本地传道员（catechist），译作"传道学员"。

5. **马家口（Ma-chia-kou）**：天津礼拜堂所在地；术语表暂译。

6. **济南府（Chi-nan-fu）**：山东省府，今济南市。本章新发现地名，已上报总协调人。

7. **"taels"**：旧时银两单位"两"。"seven taels of silver"即七两银子。

8. **"cash"**：铜钱，旧时最小的货币单位。

9. **"Thou art the man!"**：化用《圣经·撒母耳记下》12:7，先知拿单责备大卫王的话："你就是那人！"

10. **"the raging lion"**：化用《圣经·彼得前书》5:8"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11. **乐陵（Lao-ling）**：山东县名，今乐陵市；"乐"在此读 lào。本章新发现地名，已上报总协调人。

12. **约翰（John）**：邵牧师之子，英文名 John，取通用译法"约翰"。本章新发现人名，已上报总协调人。

13. **G.P.史密斯夫人（Mrs. G. P. Smith）**：G.P.史密斯医生的夫人，即术语表中的伊瑟姆小姐（Miss Esam），邵牧师三女儿的老师。

14. **"Mohammedans"**：原文对穆斯林的旧称，此处指当地回民，译作"回民"。

15. **殉道者纪念堂（Martyrs' Memorial Hall）**：新差会大院内的纪念建筑；暂译，已上报总协调人。

16. **"witnessed a good confession"**：化用《圣经·提摩太前书》6:12"作过美好的见证"之意。

17. **丰收节（harvest festivals）**：教会为庆祝丰收举行的感恩聚会，邵牧师常在这种场合讲道。

18. **北京男校（Peking boys' school）**：伦敦传道会在北京开办的男子学校；暂译，已上报总协调人。

19. **"盐山差会（the Yenshan Mission）"**：即伦敦传道会盐山地区的事工，按术语表"盐山（Yen-shan）"的译法组合而成。

第六章

"你们要为我作见证"——张勇的故事

张勇（Chang Yung）是个乡下小伙子，住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东安区（Tung-an）。他幼年时被一位乡间传道人和他的妻子收养，这对夫妇多年前就在那一带工作。约瑟夫·斯通豪斯牧师（Rev. Joseph Stonehouse）——义和团运动中最后一位被杀害的传教士——在巡视他多年负责的这一地区时，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见张勇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他便安排他进入我们北京的男子高中学校（Peking Boys' High School）读书，那所学校多年来由J.M.阿勒代斯牧师（Rev. J. M. Allardyce）主持。

这孩子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无论才干还是品格，都显出是从事基督教圣工的合适人选。学业结束后，又安排他进入天津的神学院（Theological Training School）深造——那是三十多年前由理一视牧师（Rev. Jonathan Lees）在天津创办的，我们许多最得力的助手都是从那里出来，向同胞传讲福音，并扶助外国传教士的手。

1900年5月28日，斯通豪斯先生写了一封信。那时义和团尚未攻打外国公使馆，但北京已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他在信中写道，城里贴满了告示，号召百姓杀尽本地基督徒、赶走所有外国人。

他接着写道："本地的传道人们天天受辱，基督徒们纷纷跑来向我们求保护、讨主意。我们的聚会照常举行，街头礼拜堂每天照常开放，只是传道人们不断受到威胁。让我欣慰的是，我的首席传道人张先生没有乱了方寸，他出的主意和沉着办事的样子，对我实在大有帮助。"



A STREET IN PEKING, WITH MEMORIAL ARCH ERECTED IN HONOUR OF BARON KETTELER, KILLED IN 1900.

图23：北京的一条街道，街上有为纪念1900年被杀的克林德男爵而建的牌坊。

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娶了盐山邵牧师（Pastor Shao）的长女为妻——邵牧师的故事已在上一章讲过。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这对年轻夫妇已有一个小小的孩子。风暴骤起，北京街头响起沙哑的喊杀声："杀洋鬼子！灭二毛子！"（指本地基督徒），午夜的天空被焚烧中的差会地产的火焰映得通红。

美以美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的位置得天独厚，靠近城墙，院里挤满了学生、男校学生和女校学生，还有大批外籍同工。

许多其他差会的基督徒在患难中都逃到这个避难所来，其中就有张先生（Mr. Chang）一家三口。


MR. CHANG WITH HIS WIFE AND CHILD.

图24：张先生与他的妻子和孩子。

当时清军把守着差会一侧的城墙。于是在传教士的指挥下，人们筑起街垒、挖开战壕，又在旁边布下铁丝网。教师和传道人一齐下到战壕里干活，连最有学问的助手们也心甘情愿地在烈日下、暴雨中做"苦力活"，修筑街垒，子弹如冰雹般落在他们四周，炮弹不时呼啸着从他们头顶掠过。

夜复一夜，寂静的午夜被无数义和团的喊杀声撕得粉碎——"杀！杀！"他们扯着嗓子吼叫，要让"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胆战心惊。

很明显，他们的怒火特别针对本地基督徒。有人觉得，让初信者分散开来、藏到城里不同的地方，或许更安全些。

张先生也是赞成这个办法的基督徒之一。于是，在各国公使下令把所有被围困的人撤往英国公使馆之前，他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差会，投奔养父家去，心想在那里或许能平安。

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把妻子孩子安顿在藏身之处后，便上街去给她们买日用品。他不在的时候，有人向房东告密，说

屋里住着基督徒，房东立刻赶来，把张太太（Mrs. Chang）和孩子，还有年迈失明的婆婆，一起赶到了大街上。

她们实在是无助的一群，可怜的年轻妻子不知该向何处求助。她只好慢慢地往前走，一面祷告求主引领，一面把婴儿紧紧抱在胸前，同时还要搀扶那可怜的瞎眼亲人摸索前行。

没走多远，突然一个义和团一把抓住张太太衣襟宽大的袖子，拽着她快步往前走，硬逼着她跟上他的脚步，把她和那瞎眼老妇人分开了。

幸好那人孤身一人，又没带武器。走了一段路，年轻的母亲已快喘不过气来，那义和团突然发起义和团惯常的那种昏厥抽搐，扑倒在地，狂怒发作，口吐白沫。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指着她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要杀了你！"

他继续拖着这个可怜的年轻妇人——她怀里还抱着孩子——一直走到一座城门前。那里有五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把守，旁边躺着几具基督徒被义和团残杀后肢体不全的尸体。

"这就是他们处死初信者的刑场之一，"可怜的姑娘心里想，"现在他们也要杀我了。"她祷告说："主耶稣啊，求祢给我勇气，为祢作见证，直到最后一刻。"

抓住她并把她押到这里的那个义和团，当着士兵和围观人群的面，开始审问她。

"你是基督徒吗？"他问。

"是的，我是。"她回答。

"你属哪个教会？"

"我是伦敦传道会的新教徒。"

那些人便把一炷香塞进她手里，说："在这偶像面前烧了它，就饶你一命。不然，你死定了！"

"不，我绝不这样做。"她坚定地回答。

四周聚拢了看热闹的人群——那年月中国的城市里，只要有基督徒的血可看，人群总是这样围上来，人人都像嗜血成性似的。

"杀了她！杀了她！"他们用沙哑的嘲弄声喊道，"让咱们看看她会不会像基督徒说的那样，再活过来，被提到天上去！"

这位勇敢的妇人便把平静的目光投向那些残忍的脸，轻声回答："我的身体被砍成碎块，也只会像这些人一样散落在地上。逃脱你们的，是我的灵魂，它要升上去见我的主。"

旁观的人都惊叹这姑娘无畏的勇气。"她多勇敢啊！"他们喊道，"你看，她一点儿也不怕死！这些基督徒的勇气是从哪儿来的？"

这时，那个义和团跑去取刀了。连守城门的粗鲁士兵也被这位年轻母亲无畏的神情打动——她怀抱孩子站在那里，身边没有任何人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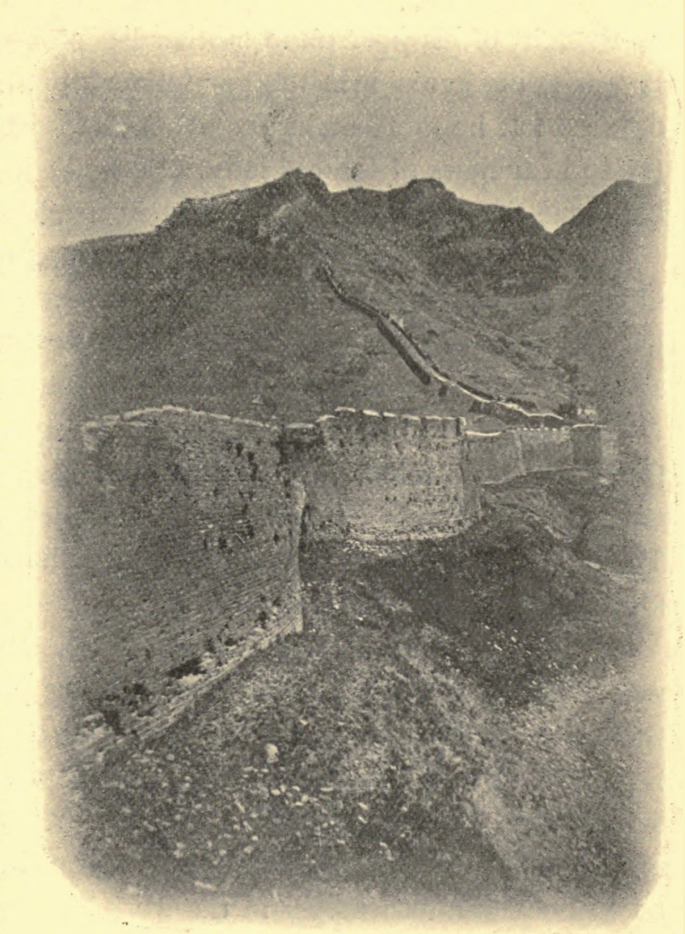
突然，一个士兵（也许他家里也有个疼爱的孩子）走上前来说："你这个可恨的基督徒，你该死；可是你死了，你这可怜的孩子怎么办？快，趁那义和团回来之前，逃命去吧。"

她想跑，可四肢像失去了力气。士兵们催她快走，还帮她逃跑，她总算在那义和团回来之前，躲进了一个藏身之处。

她蜷缩在城墙边一个潮湿的角落里，野藤遮蔽着那里，长得郁郁葱葱。她和孩子随时可能被拖出去处死。她在恐怖中熬过一夜——这比猝死的剧痛更难忍受，每一刻都怕孩子的哭声引来路人，发现她们的藏身之处。

在这绝望的时刻，她向主呼求帮助；可在这座大城里，做基督徒就意味着被追杀至死，人间的帮助又能从哪里来呢？都说黎明前最黑暗，就在这时，张太太远远望见一点灯火忽明忽暗，仿佛提灯的人在殷勤地寻找什么人。

她吓得屏住呼吸。孩子随时可能哭出声来，暴露她们的藏身之处，追捕的人显然又循踪而至，决意不让她逃脱。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Many Christians took refuge here during the Boxer troubles.*)

图25：长城。（义和团之乱期间，许多基督徒曾在此避难。）

灯靠近了，说来真奇妙，灯光照出的竟是她丈夫的脸！他从前一天中午起就在找她们，终于用近乎神奇的方式找到了她们！难怪夫妻俩都觉得，是主垂听了她们痛苦的祷告，引领了他。

天亮后，他设法雇到一辆大车。母子俩藏在车前遮阳的垂帘后面，被拉出城门，送到几里外的一个村子——张先生的一位家境富裕的朋友住在那里。这位朋友用钱买通村民，保住了这些被追捕的可怜基督徒的性命，又给她们找了个避难的地方。

张先生自己虽藏得安全，可一想到年迈失明的母亲独自留在北京街头，就无法安心。重返京城无异于自投虎口，但过了几天，他觉得无论如何要冒险进城一次，打听老母亲的消息。于是他含泪告别妻儿，几乎不敢指望今生还能相见。

张先生进了城，和伦敦传道会的另一位成员一起打听母亲的消息。不久便得知，老人在无助之中，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已死在义和团手里。

随后，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出城时，两个基督徒被抓住，拖到一座拳坛受审，被判"信耶稣"的罪名成立。他们被处死，心被献在偶像面前，算作可悦纳的祭物。

张先生死后不久，斯通豪斯先生写道："张勇到北京来和我一起工作，让我非常高兴。他不是个出众的人，但他良善，他的生命和工作已开始显出果效。我想他没有一个仇敌。失去他是多大的损失，我无法估量。我爱他，胜过我所爱过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他配得生命的冠冕，只是在圣工中失去这样一位助手，实在令人心痛。"

张勇年轻的妻子留在她们避难的村子里，直到联军进入北京、围城解除。又有新的悲伤临到她——小小的孩子已被接回天家。

当那些可怜的逃难者重新聚集到伦敦传道会，在他们老师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今为毕金夫人）的睿智慈爱的照料下，张先生的年轻妻子也被记起，接了回来。有一段时间，她在医院里协助莉莉·萨维尔医生（Dr. Lillie Saville）工作，证明自己是个得力的助手。

后来，大家觉得这年轻的寡妇应该有个依靠，便为她和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一位年轻传道人安排了婚事。这桩婚事十分美满。把张太太奇妙脱险的故事讲给我的毕金夫人（Mrs. Biggin）还说，她的品格认真刚强，像她的父亲——盐山的邵牧师。

译者注

1. **东安区（Tung-an）**：原书作"Tung-an district"。
2. **北京男校（Peking Boys' High School）**：伦敦传道会在北京开办的男子学校；第五章中作"Peking boys' school"，为同一学校，全书统一作"北京男校"，暂译。
3. **J.M.阿勒代斯牧师（Rev. J. M. Allardyce）**：暂译，待考。
4. **天津的神学院**：原文作"Theological Training School"，即术语表所列天津神学院（养正书院）。
5. **首席传道人（head preacher）**：斯通豪斯的华人传道班负责人，暂译。

6. **街头礼拜堂（street chapels）**：差会在街头设立的布道用礼拜堂，暂译。

7. **张先生（Mr. Chang）**：书中此处及插图23图说均以"Mr. Chang"称呼，应即本章主人公张勇（Chang Yung）；为从原文，译作"张先生"，特注。插图23"Mr. Chang, with his Wife and Child"的人物是否为张勇一家，原书亦未明言，存疑。

8. **"二毛子"（"secondary devils"）**：义和团对本地基督徒的蔑称，意为"次一等的洋鬼子"。

9. **美以美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即美以美差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美国卫理公会系统的在华差会；与第四、七章"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为同一差会，全书统一作"美以美会差会"。

10. **清军**：原文作"Chinese troops"，指把守城墙的中国官军。

11. **各国公使**：原文作"ministers"，指各国驻京公使。

12. **"远道而来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afar"）**：义和团对外国人的称呼。

13. **生命的冠冕（crown of life）**：语出《圣经·启示录》2:10。

14. **联军（the allies）**：指1900年八国联军。

15. **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本章透露其婚后为毕金夫人（Mrs. Biggin），与术语表"毕金夫人"条相合，特注。

16. **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即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暂译。

17. **义和团之乱（Boxer troubles）**：插图24图说用语；正文"Boxer rising"译作"义和团运动"。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的烈火考验

#《十字架与冠冕》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的烈火考验

在我们安静的英国家庭里，很难体会殉道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读到，在风景如画的中国宝塔的阴影下，在古老的城墙之内，男男女女为耶稣的缘故所受的，不只是死亡，更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剧痛时，我们心中激起的波澜何其微小！

北京，这座奇特的"辽阔之城"，并非只有一座城，而是城中有城——几座城，每座都被高大灰色的城墙环绕。谁若

曾踏上她宽阔的大街——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狭窄的街道多么不同——又怎能忘记？在这里，肮脏与辉煌并肩而立：一边是壮丽的东方建筑，另一边却是人力难以想象的贫民窟和污秽！

夏日登上城墙绿油油的斜坡，你眼前铺展的是一片葱郁的林海，因为北京几乎每个院子里都种着树；树冠高出低矮的平房，让人难以相信自己正俯瞰着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

正是在这座城市，在1900年6月那个可怕的月份里，中国基督徒被追杀得无处逃生，街道被他们的鲜血染红。

在英格兰，你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收到电报，宣称我们的同胞已被义和团伙连同清军（Imperial troops）尽数杀害。直到联军到来，人们才发现：虽有许多人在战斗中或因疾病丧生，但并没有发生大屠杀，于是人们便倾向于低估被围者所忍受的可怕艰难，以及本地基督徒（native Christians）所受的巨大苦难。

那时，做基督徒就意味着被所有人仇恨。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有谣言说祸事将至，到处都贴着警告的告示，宣称洋人和本地基督徒都要被杀。大家仍抱着希望，盼那威胁的祸患不要临到。传教士们决心尽一切力量庇护归信者；在我们自己的差会里，乔治娜·史密斯小姐（Miss Georgina Smith，现为毕金夫人 Mrs. Biggin）、萨维尔医生（Dr. Saville）、斯通豪斯夫妇（Mr. and Mrs. Stonehouse）、毕金先生（Mr. Biggin）、霍华德·史密斯夫妇（Mr. and Mrs. Howard Smith），都竭尽全力照料那些比洋人自己更被深深仇恨的人。



图26：毕金夫人。

毕金夫人（Mrs. Biggin）写道："1900年6月8日，北京及周边乡村处于一种压抑的激动之中，随时都可能爆发骚乱。因此决定放弃东城的差会大院（Mission compound），避入英国公使馆（British Legation），那里已经收容了大批洋

人。但我们中有几人不愿丢下本地基督徒，以及从乡下教会逃来投奔我们的难民。正当我们商议该怎么办时，传来消息说，所有本地基督徒都要去美国美以美会差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这是个误传，但上帝扭转了这个错误，借此救了他们的性命。我随他们去了美国差会，那里的朋友慷慨地收留了我们，给我们吃住，尽管他们事先并无准备，也没有为我们预备什么。"

莉莉·萨维尔医生（Dr. Lillie Saville）描述了那个焦虑之夜中国难民到来的情形："有个瘸子被人背着：不能拒绝他。这里有一位西城的女传道员（Bible-woman），带着她年迈失明的婆婆和吃奶的女儿；这里还有一个西城的小学生。我们的差会基督徒要在黑暗中于教堂里辨认，妇女和孩子挤在建筑的一角；但听不到一丝惊慌，也听不到任何抱怨。"

6月13日之夜，那些没有到洋人老师那里避难的基督徒遭到了可怕的屠杀。从差会的高层阳台上望去，只见烟柱升起，接着全城燃起熊熊大火；观望的人知道，他们的家园、

教堂、学校和医院正在被毁。"杀！杀！"的喊声撕裂天空，义和团扑向猎物，老幼都不放过。

夜复一夜，美国差会大院附近的城墙上挤满了义和团——许多基督徒就藏身在那大院里——他们用喊叫声把每个夜晚都搅得恐怖不堪。

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最后，负责率领二十五名海军陆战队员守卫差会的霍尔上尉（Captain Hall）决定，再坚守下去已不安全，所有人都必须撤往英国公使馆。

"这次撤退，"毕金夫人写道，"是使馆之围中非同寻常的大事之一。那一天，一千多名难民，华人洋人都有，穿过北京的一条主干道，向使馆区进发。城墙和城门离我们走的路很近，几乎把深深的阴影投在路上，上面挤满了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阴沉地沉默着注视我们，心里暗喜——在他们看来，我们正走进死亡的陷阱。他们以为慈禧太后（Empress Dowager）下令开火的命令随时会到。但直到我们安全进入使馆防线，命令始终没有下达。"

基督徒们到达后半小时，无数义和团和清军士兵涌上使馆街，决意屠杀，却被外国士兵打退。英国公使馆对面，隔着一条运河，有一座王府，占地广阔，属于肃亲王（Prince Su）。这里已经安置了两千名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s），是勇敢的救援队从凶手手中硬夺回来的。如今，多亏莫理循医生（Dr. Morrison）和北京汇文书院（Peking University）的休伯蒂·詹姆斯牧师（Rev. Huberty James）坚决要求，王府主人把整座王府让了出来，作为基督徒的避难所。



PRINCE SU, IN WHOSE PALACE THE NATIVE CHRISTIANS WERE SHELTERED.

图27：肃亲王——本地基督徒曾在他的王府中避难。

据说肃亲王起初不愿把王府作此用途，怕被人以为他与可恨的基督徒勾结；但他告诉来安排的人，他们若愿意，可以把大门撞开，他自己会设法脱身。

于是，逃难的基督徒们就这样住进了中国亲王的王府！但义和团最猛烈的攻击都冲着这里而来，因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消灭本地的归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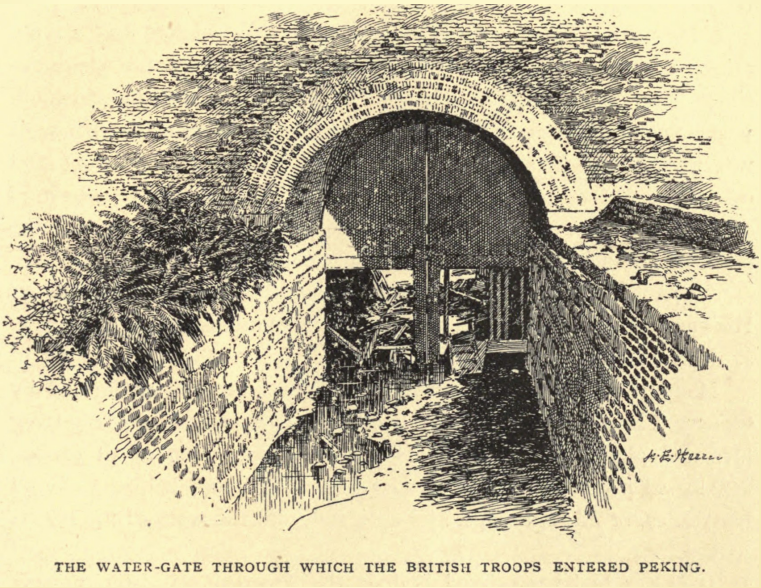

THE WATER-GATE THROUGH WHICH THE BRITISH TROOPS ENTERED PEKING.

图28：英军攻入北京所经过的水门。

在柴五郎（Colonel Shiba）率领下，日本士兵（Japanese soldiers）为保卫基督徒英勇作战，把敌人挡在外面；但清军烧毁了太多建筑，三周后，只好决定把基督徒转移到护城河另一边的英国公使馆一侧。英国公使馆与肃亲王府之间就隔着这条护城河，不远处就是水门（Water-Gate）——英军正是从那里攻入城来，不仅解救了苦苦支撑的欧洲人，也解救了他们保护的数千名本地基督徒。

"一天又一天，"毕金夫人写道，"子弹像雨点般落在使馆和周围建筑上，但考虑到人人面临的可怕危险，死伤的人相对很少。围解之后，我问一位中国朋友，士兵和义和团为什么不'冲'进使馆，凭人多势众压垮我们。她回答说：'他们非常害怕那些布满墙头和屋顶的白色身影（天使），因为他们越是开枪，那些身影反而越多。'"

"从祸乱开始，上帝就伸出手，为本地教会行了一连串神迹，奇妙不亚于《圣经》历史中的任何一件。"

在那悲惨的日子里，中国基督徒做出了许多勇敢和英勇的事迹——忘我的爱心和甘心的谦卑之举。教授和各级文

人，在中国通常是那么骄傲的人，如今却在战壕里干活，帮忙筑街垒、装沙袋，欢欢喜喜地做着最低贱的苦力活。

难怪美国公使（American Minister）在围解后写信给传教士们说："没有你们明智周密的筹划，没有中国基督徒任劳任怨的劳作，我相信我们的得救是不可能的。"

使馆之围期间的英勇事迹，不可能一一讲述，但其中几件绝不能被遗忘。有一位被称为"北京之围的女英雄"的人，是个姓李（Li）的寡妇，曾在伦敦传道会受过毕金夫人的教导。她要养活五个孩子，还有一位失明的母亲。


MISSIONARIES ENGAGED IN THE DEFENCE OF THE LEGATION.

图29：参与公使馆保卫战的传教士们。

使馆之围期间，有一天，指挥日军保卫基督徒的柴五郎担心勇敢的守军撑不了多久了。那时战斗几乎成了肉搏，因为基督徒的保卫者和敌人之间只隔着一堵墙，眼看他们就要落入残暴的攻击者手中。

柴五郎急于把消息送出去，悬赏一百两银子（taels），给肯替他送信的人。

人人都知道这差事冒着落入敌手的巨大风险，落入敌手绝无生路。但李太太（Mrs. Li）站了出来，神色平静安详，仿佛没说什么了不起的话："死我一个，总比这几千人都丧命好。这信我去送！"

日本军官欣然接受了她的自告奋勇，详细交代了她。她扮成乞丐，挎着篮子，出了防线，信藏得好好的。

李太太完成了使命，消息送到了目的地，日军得以坚持到最后，一大批难民得救。但这位基督徒女英雄再也没能回到王府。据说她回到了防线，但守卫已经换岗，士兵不认得

她。出发时匆忙慌乱，竟没有人记得给她一张通行证，让她能再进入避难所。

进不了王府，她只好设法出城，回到离北京约六英里的老家。她一路平安到了村子，但第二天，一个邻居把她出卖给义和团，说她属于可恨的"耶稣教"（"Jesus　sect"），她当即被处死。

快到围解的时候，李太太十三岁的小儿子见母亲迟迟不归，急得设法溜出公使馆，动身回乡下的家"去找妈妈"。



图30：北京基督徒。聂先生（左）是基督徒奋进会会员兼传道人。

他发现家园已成废墟，得知勇敢的母亲已被残忍杀害。可怜的孩子设法回到了公使馆，传教士们照料他和他的姐妹们。

"那位老师深情地写道：'她是个心胸宽大、和蔼可亲的女人，总乐意帮助别人。全世界都听说过柴五郎的英勇防守，听说过他在阻止大屠杀中发挥的勇敢作用。但这位卑微

的基督徒妇女的高贵之举，知道的人却相对很少。她真是耶稣的跟随者，在某种意义上，她舍了自己的生命，作了多人的赎价。'"

第一个从北京突围到天津、把被围者的消息带给外界的信使，是个主日学的学生，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还不是受洗的基督徒，但祸乱爆发时，他因为和洋人有来往，被做工的店铺匆匆赶了出来。在本地基督徒大批被杀的可怕日子过后，传教士们走上街头，寻找可能藏起来的基督徒。这男孩跟着他们，恳求在差会大院里收留他。

一个月后，当使馆和北京所有欧洲人都在寻找信使，要把他们危急的处境报告给天津时，这男孩主动请缨。

占据城墙一角阵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天黑后用绳子把他缒到南城。那晚他睡在城门附近，天一亮就混进城外的人群，踏上了危险的旅程。

路上他历经许多惊险，有一次被人扔进河里，他担心缝在布鞋底里的信会被毁掉。但上帝保佑他，他平安到达天津，把信交给了英国驻天津领事（British Consul）。

这男孩的勇敢之举有多重要，可以从这件事看出：在他的信送到之前，联军统帅们因长期音讯全无，以为北京的洋人已经完了，又因雨季后的洪水和酷热，决定把进军京城推迟到九月。这位小信使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计划，使联军得以在使馆眼看撑不下去的时候前来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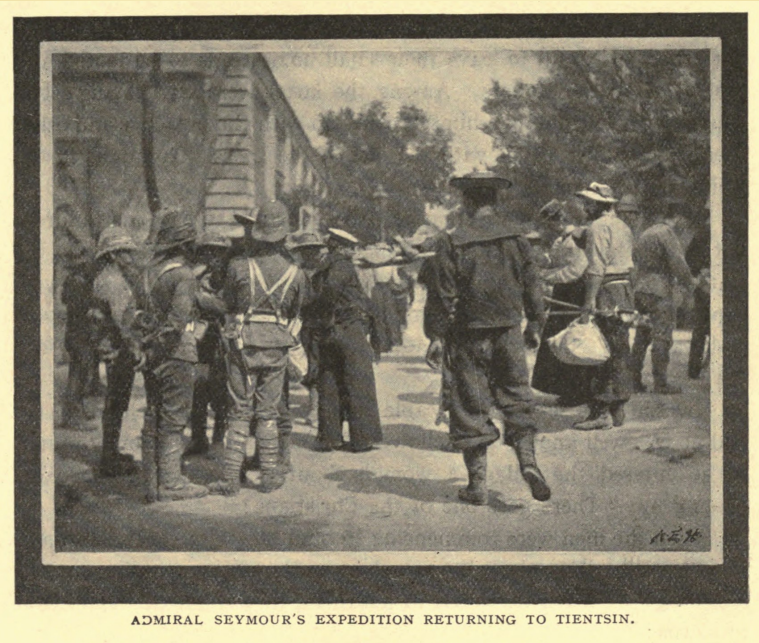

ADMIRAL SEYMOUR'S EXPEDITION RETURNING TO TIENTSIN.

图31：西摩尔将军的远征军返回天津。

在北京附近被义和团杀害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蒋（Chiang）的老人，六十七岁。他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熟读《圣经》，认识他的人都敬重他。他的妻子在义和团起事前不久去世，留下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住在他附近。

六月初，北京周边的村庄和京城本身都变得对基督徒极不安全，十八里店（Shih-pa-li-tien）小礼拜堂的传道人决

定，让全体会友离开家园、到北京的传教士那里避难是明智之举。有些基督徒听从了他的劝告，另一些却不舍得丢下小小的家业任义和团抢掠烧毁。蒋先生（Mr. Chiang）的两个女儿就在后者之列。老人自己随传道人和其他朋友进了城，和其余伦敦传道会（L.M.S.）的基督徒一起，在美以美会大院里避难。

但蒋是个慈爱的父亲，深爱两个孩子，尤其疼爱小女儿。他看到京城的局势，意识到所有暴露在义和团怒火下的人都危险万分，便决定回家警告孩子们，劝他们如果可能就进差会避难。

蒋先生是个显眼的人物，因为他是个驼背，方圆一带都知道他是耶稣的跟随者。他一进村，一个女人就对一队路过的义和团喊："有个基督徒过去了！"

那些人正要用绳子绑他，对他说："你要是说出传道人和执事们藏在哪里，我们就放了你。"他拒绝说，他们就喊："把他剁成肉酱！"

老人温和地说："请等几分钟。"——他们还没明白他要干什么，这位年迈的圣徒已经跪倒在地，开始向他所爱的主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话没说完，暴怒的逼迫者挥刀砍向他，他在野蛮的刀下断了气。

如今，笼罩在义和团起事上的那层奇异光环已经散去，许多参与者为自己残暴的恶行感到羞愧。他们常常讲述基督徒英勇就义的事，在这件事上，全乡的人都称赞驼背老人蒋无可指摘的一生，以及他面对残酷死亡时的从容。

在那可怕的日子里始终和基督徒们在一起的莉莉·萨维尔医生，讲述了一个西城小走读生的故事——他父亲是希尔·穆雷牧师（Rev. Hill Murray）盲校差会（Blind School Mission）的一名帮工。

"祸乱刚起，"她写道，"有三十个男孩、八个女孩的盲校，就从西城宽敞的大院迁到了东城洋人附近一处更僻静的地方。文德（Wun-têh）的母亲带着她的大姐姐和小弟弟，也和他们安置在一起。十三日之夜，城里发生了基督徒的可怕屠杀，洋人的产业几乎全被毁掉。

"这群无助的人从此杳无音信，直到一天早晨——当时和史密斯小姐（Miss　Smith）在一起的中国基督徒正藏身美以美会差会——有人传话进来，说有个小女孩想见医生。她没能立刻进来，被告知在门口见她。来的是小文德，身上只剩两件薄薄的布衣，背上背着个光身子的婴儿。这么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讲起自己的遭遇来却平静得惊人。

"她说暴徒冲进了盲人住的大院，点火烧了房子。大家一起跑出来想逃命，却在混乱中失散了。她听说所有盲女孩都被赶回了火里。文德和母亲、姐姐往西朝老家逃去，却被人认了出来。母亲和姐姐被刀砍死，婴儿被剥光了衣服。她自己的衣服大半被抢走，然后——说来也奇——他们居然放她走了。可去哪儿呢？这孩子在城里流浪了五天，大街不敢走，只敢贴着最窄的胡同爬行，两岁的婴儿始终背在背上。她没钱买吃的，又不敢乞讨。一位和尚遇见她，给了她几个铜钱（cash），还给了她一个小护身符，嘱咐她留着，被盘问时拿出来给人看。她说街上到处是义和团——戴红帽、系红腰带、扎红脚带的人，成群结队地走着，喊着'杀！杀！'。她看见许多人被烧死，被长矛刺死，被残忍杀害。她跑遍了

所有差会，看到的都是一片冒烟的废墟。她说，我们西城的大院如今只是'一片荒野——空无一人的地方'，连大树都没了。最后，一位好心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让这女孩在他临时搭的岗棚里休息，吃了点东西；那天晚些时候，这可怜的小姑娘被带到了美以美会差会友善的庇护所。"

我们差会一位已婚的女学生，被丈夫用非同寻常的方式救了下来。他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贴着一堵光墙搭了一间小石屋。地面约四英尺见方，高六英尺，没有门也没有窗。年轻的妻子和孩子进去后，他把入口砌了起来，只留一个小口递食物进去。母子俩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了六个星期，丈夫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给他们送吃的。有时一连二十四小时都送不进去。可怜的孩子因为长期缺吃少喝、空气不通，离开藏身处后没多久就夭折了。

毕金夫人还讲述了另一个名叫温（Wen）的人的惊险遭遇。他和妻子、幼子一起被抓，押到庄亲王（Prince Chuang）面前。婴儿活泼可爱，赢得了几个义和团的心，看在孩子的分上，母亲被饶了一命。审问时，在场的一位大官

的仆人不知何故发誓说，温先生（Mr. Wun）不是基督徒，而是他主人认识的一位体面人。他的证词被采信，出乎意料地，夫妻俩都被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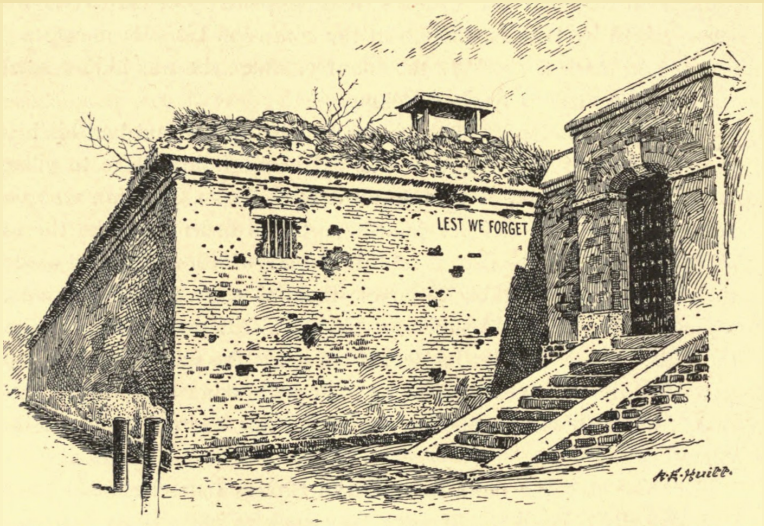
但他们刚离开王府，可怜的温先生又被义和团抓住；混乱中他妻子设法逃脱，躲到乡下，一直藏到联军进北京。

温先生被抓他的人上了重枷，剃光了头。就这样，他被牵着在北京附近的村庄间游街示众，说是押往京城受刑的基督徒。为了从示众中捞点好处，义和团说经费短缺，需要善心人布施，好把俘虏押送到他该为恶行和得罪神明受苦的地方。募捐时，村民们对俘虏起哄嘲笑，用残忍的花样折磨他。之后，拖着沉重的枷锁、筋疲力尽的他，又被赶往下一个村子。

但有一天，义和团听说联军进了北京，立刻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怕惹祸上身。温先生赶忙进京，不久就和妻儿平安团聚。

霍华德·史密斯牧师讲述了他以前的基督徒老师的故事——祸乱之前，他一直跟这位老师学习。

董天福（Mr. Tung Tien-fu）在妻子进使馆区避难后，决定去一位朋友家住，帮朋友看家护院。但他们很快就得逃命。董先生又去找他的内弟，希望收留他，却被拒之门外。之后他去找岳父。岳父收留了他，但很快大家就看出他们没法在那里待下去，决定一起逃往乡下。



A CORNER OF THE BRITISH LEGATION WALL IN PEKING, SHOWING INSCRIPTION CUT BY ORDER OF THE BRITISH MINISTER.

图32：北京英国公使馆墙的一角，墙上的刻字系奉英国公使之命所刻。

他们先到通州（Tung-chow），又去蔡育（T'sai-yü），但到处都找不到避难所。所到之处都是财产被毁、基督徒被杀的痕迹。于是他们只好又折回城里。

董先到岳父家，可他一到就被人发现，房东立刻招来三四十个义和团，包围房子，把他捆了。义和团把他押到他们在外城（the Chinese city）东南门附近的总部。他被五花大

绑，然后得到一个背教保命的机会：只要入伙当义和团，就能免去残酷死亡的痛苦。

指证他的主要证人是个名叫张春（Chang Chun）的人，曾在十八里店附近一处地方带头闹事。当时那里正在唱戏，一位基督徒售书员（colporteur）去那里向聚集的人群卖书。张春带人袭击了售书员，把他的书撕得粉碎，撒得满天都是。董先生曾参与调查这件事，惹恼了张春；张春显然觉得现在是报仇的好机会。

"你还信耶稣吗？"义和团一边用刀砍他刺他，一边见他神色镇定，便问董先生。

"信，"他回答，"到死我都信祂。"

他低下头祷告："主耶稣啊，求祢接我的灵魂。"不久，在张春带领的义和团的残酷创伤下，他疲惫的灵魂得了释放。

董先生遗言的这份记录，取自联军进京后张春因杀害基督徒受审时的供词。归信者的遗言似乎总给逼迫者留下深刻印象，显明一种苦难和死亡都动摇不了的信心。

联军进北京后，一些传教士离开了公使馆的避难所，开始打听那些没有到他们那里避难的归信者的下落。

联军逼近时，衙门（yamens）——官员们的办公处——都已人去楼空，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文件，提供了关于义和团头目及其受害者的证据，有为洋人和基督徒的人头付钱的账目，以及其他种种类似事项。

我们差会一位名叫张先生（Mr. Chang）的基督徒所作的美好见证，就是这样为人所知的。

他的家在通州（T'ung-chow）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生意却在北京。京城挤满义和团后，张先生离开北京回家，想保全家人免遭袭击。他们正要离村时，他被义和团抓住，剥光衣服，用绳子绑在大车上，拉到通州的官衙门（yamen）。

绳子把他捆得太紧，已经勒进了肉里；提审时，张先生身上已布满流血的伤口。受审问时，他勇敢而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信仰。他说，他在北京城经商多年，有一天被伦敦传道会的街头礼拜堂（street chapel）吸引，那里每天有洋传教士和本地助手讲道。

他一次又一次去听这新信仰的宣讲，认定这是好的道理，能满足他灵魂的需要。于是他请求受洗；受教一年、参加教会一年后，他受了洗。"这就是我的信仰，"他最后说，"我不怕，随时准备去死。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放弃我的信仰。"

这番供词被官员的书记员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囚犯签了字。

之后，张先生在公堂上跪下祷告。官员似乎对张先生这样处境的人还能如此平静地认信感到困惑，转身离开了公堂，似乎不忍看受害者的结局。义和团立刻扑上去，用刀杀害了这位基督徒殉道者。

张先生的死似乎给那位中国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后来他和传教士谈话时说："他当着众人的面那么大胆地说自己是基督徒，我怎么救得了他的命？"一个人竟有坚强到愿为信仰而死的信心，这完全超出了这位不信主的官员的理解能力。

译者注

1. **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美国美以美会差会）**：即美以美差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美国卫理公会系统的在华差会，暂译。
2. **Captain Hall（霍尔上尉）**：率领海军陆战队守卫美国差会的军官，暂译，身份待考。
3. **Peking University（北京汇文书院）**：即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书院（Huiwen Academy），英文名 Peking University，暂译。
4. **American Minister（美国公使）**：按"英国公使（British Minister）"体例译为"美国公使"；时任美国公使为康格（Edwin H. Conger），原书未具名。

5. **British Consul（英国驻天津领事）**：原书未具名；按上下文指英国驻天津领事。

6. **Dr. Saville / Dr. Lillie Saville（萨维尔医生 / 莉莉·萨维尔医生）**：前者为后者的简称，系同一人；本章首次出现处作"萨维尔医生（Dr. Saville）"，后文全名处作"莉莉·萨维尔医生（Dr. Lillie Saville）"。

7. **Miss Smith（史密斯小姐）**：此处或即乔治娜·史密斯（现毕金夫人），原书此段作"Miss Smith"，照译，存疑。

8. **Wun-têh / Wen-têh（文德）**：原书两处拼写不一，应为同一人，统一暂译"文德"。

9. **Wen / Mr. Wun（温 / 温先生）**：前文"named Wen"与后文"Mr. Wun"拼写不一，应为同一人，暂译。

10. **Mr. Biggin（毕金先生）**：术语表仅定"毕金夫人"，按惯例暂译"毕金先生"。

11. **Mr. and Mrs. Stonehouse（斯通豪斯夫妇）**：按术语表"皮戈特夫妇"体例。

12. **Mr. and Mrs. Howard Smith（霍华德·史密斯夫妇）**：按术语表"霍华德·史密斯牧师"体例。

13. **Shih-pa-li-tien（十八里店）**：按拼音"十（shih）八（pa）里（li）店（tien）"暂译，待考。

14. **Tung-chow / T'ung-chow（通州）**：两处拼写不一，为同一地名，统一译"通州"。

15. **T'sai-yü（蔡育）**：暂译，待考。

16. **Chang Chun（张春）**：暂译，待考。

17. **Chiang / Mr. Chiang（蒋 / 蒋先生）**：按术语表"Mr. Chiang → 蒋先生"。

18. **Mr. Chang（张先生）**：本章为通州附近村民、伦敦传道会信徒，与第六章主人公张勇（Chang Yung）应为不同人；术语表对"Mr. Chang"是否即张勇亦存疑，此处另加注以作区分。

19. **Christian Endeavourer（基督徒奋进会会员）**：Christian Endeavour 为当时基督教青年组织"基督徒奋进会"，暂译。

20. **Blind School Mission（盲校差会）**：希尔·穆雷牧师在北京创办的盲校，暂译。

21. **colporteur（售书员）**：指巡回售卖基督教书刊的人，暂译。

22. **taels**：银两，"一百两银子"。

23. **cash**：铜钱。

24. **"Jesus sect"（"耶稣教"）**：按术语表译法。

25. **"the teacher"**：指毕金夫人（曾教导李太太），照译为"那位老师"。

26. **the Chinese city（外城）**：即"Chinese City"，指北京外城（汉人聚居区），与术语表"Native City"同为一地；原书此处用"the Chinese city"，全书统一作"外城"。

27. **图31墙上刻字 "LEST WE FORGET"**：意为"切莫忘记"，系奉英国公使之命刻于公使馆墙上。

第八章

天津风暴中的历程

第八章　天津风暴中的历程

1903年春天，我回到天津，发现这座城市变化如此之大，几乎认不出一处熟悉的地方。1900年，义和团（Boxers）在清军的协助下，曾连续数周从城墙上向外国租界开火，决心把"远方来的陌生人"永远铲除。他们的怒火不仅针对外国人，也针对一切与洋货贸易有关的人。城里最繁华的街道被义和团洗劫焚烧，夷为平地；这座巨富繁华、日夜不息的大城，有些街区竟变得坟墓一般寂静，只因商人的货栈里存有洋货。

患难之年（1900年）初春，我带着孩子们离开天津回国。基督徒们在我们美丽的马家口礼拜堂（Ma-chia-kou）为我举行了告别茶会。他们在墙上挂起喜庆的丝绸横幅和对联——这是中国人送别朋友的常见礼物——上面用花国（Flowery Land）秀美的文字写着他们的祝愿。

教会领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把我和孩子们交托给天父慈爱的看顾。他们把我想成一个踏入未知险境、横渡茫茫大洋的人，对自己可能面临的危险却几乎只字不提。的确，多年来我们在中国对"叛乱将至"的谣言早已听惯，到了最后，这些越传越盛的谣言，大多落在不信的耳朵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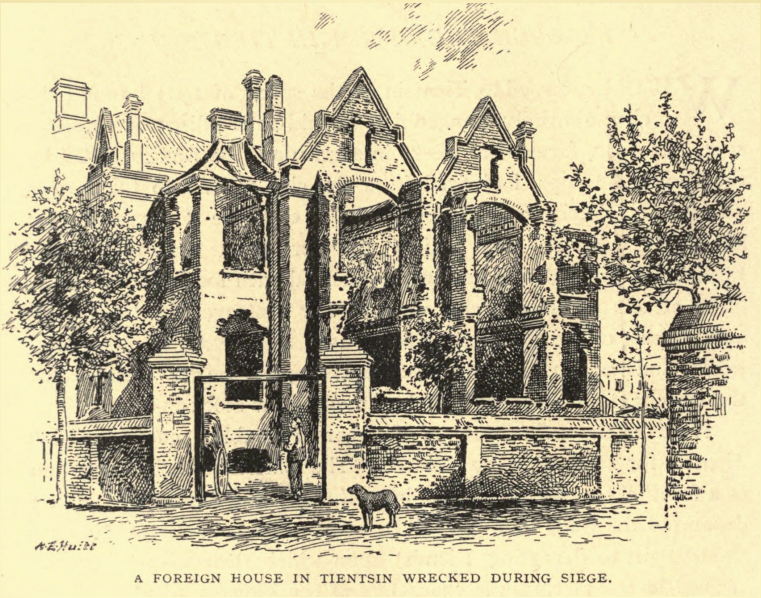

A FOREIGN HOUSE IN TIENTSIN WRECKED DURING SIEGE.

图33：天津围城期间被毁的一栋洋房。

但没过几周，风暴聚集的确凿迹象就出现了。义和团在城里的街道上操练，从乡下各处不断传来基督徒被屠杀的消息。

大批基督徒急忙赶去寻求传教士的保护；差会大院都在租界界限之外、老城郊外，挤满了惊恐的中国妇女儿童，还有她们的丈夫和父亲。从乡下各支站逃来的难民疲惫不堪，

不断加入，带来了同伴们被义和团施以酷刑、惨遭杀害的消息。

6月10日，在医院举行的中国教会主日礼拜上，气氛紧张得无法按常规仪式进行。布赖森牧师（Rev. T. Bryson）作了简短讲道后，请凡有感动的基督徒开口祷告，或用劝勉的话坚固同伴的信心。



图34：天津解围后法租界的一条街道。

许多鼓舞人心、满有信心的话说了出来。会众中虽有人流泪，但他们相信主大能的拯救，信心更加坚固——哪怕拯救他们脱离逼迫者残暴之手的，只是寒光闪闪的利剑，或是火焰的战车。

又过了几天，复仇的罗网向这一小群手无寸铁的人越收越紧——他们与外国人同信一个信仰——城里和租界的大片地区陷入火海。

差会大院正处在城区与外国租界交火的直线上，随时可能被摧毁，似乎毫无得救的指望。但上帝没有忘记祂的子民，祂为他们开了一条逃生之路，奇妙如同当年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的追赶。



REV. T. BRYSON AND MR. EDMUND COUSINS.

图35：布赖森牧师与埃德蒙·考辛斯先生。

在英租界，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 and Co.）——"东方王侯之家"——的天津首领是一位基督徒，埃德蒙·考辛斯先生（Mr. Edmund Cousins）。凡为基督的国度降临中国而祷告的人，都当永远尊崇他的名。他挺身而出，邀请传教士们把本地基督徒带进他在租界内的仓库——即所谓货栈（go-down）——里避难。

那真是一幅奇异的景象：天刚破晓，一支长长的队伍沿着寂静的街道蜿蜒而行——男人、女人和小孩子，除了随身能带的一点东西，世上的财产已尽被摧毁。有人把那货栈称作"方舟"，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避难所。货栈从中间隔成两半，一半住男人，一半住女人。院墙边摆了几口中国炉灶，好心的主人供应了充足的米袋作粮食。



THE WAREHOUSE IN WHICH THE NATIVE CHRISTIANS FOUND SHELTER.

图36：本地基督徒避难的仓库。

许多人记得他们来投奔的第一天。那是主日早晨，他们的老牧师理一视牧师（Rev. Jonathan Lees）给他们讲道，题目是"胜过世界的信心"，那时炮弹在四周爆炸，无数子弹嗖嗖地从空中掠过。

和北京一样，天津围城之初，外国侨民也把华人基督徒看作累赘和危险；但很快大家就发现，没有他们的帮助，保卫租界所需的劳力根本无法完成，因为仆人和工人都已大批

逃走。传教士们把自己的人组织起来，和他们一起劳作。几位女士负责洗衣和其他安排。布赖森牧师是劳工事务的负责人，没有他的通行证，任何中国人不得离开大院。他照管的基督徒们搬运弹药给养，天天挖掘所需的大量坟墓，拖曳大炮，又冒着炮火修筑了许多街垒。妇女们为伤员拣驼毛做枕头，随时乐意做任何服侍的工作，不知疲倦。

几天后，租界的危急到了顶点。沿着大街小巷，每隔不远就筑起街垒，用的是仓库里的货包。大家相信，人数占压倒优势的中国军队会来强攻，于是决定寸土必争——因为一旦敌人得手，被困在戈登堂（Gordon Hall）残破墙垣内的大批妇女儿童，以及仓库里的众人，都将被交于死地，遭受比死更可怕的折磨。

当时租界里混进了许多奸细，藏身在空无一人的洋房里，军方认为唯一稳妥的办法，是把所有中国人赶出租界，包括那些受庇护的基督徒工人。

考辛斯先生再次为他们求情，提醒军官们这些人勤劳工作所成就的事，又说：若把他们赶出去任义和团砍杀，他们

的传教士一定会跟他们同去。天津大概没有哪个外国人说话能有他这样的分量，他"让基督徒留下"的请求得到了准许。考辛斯先生就这样再次成为他们口中的"基督徒的保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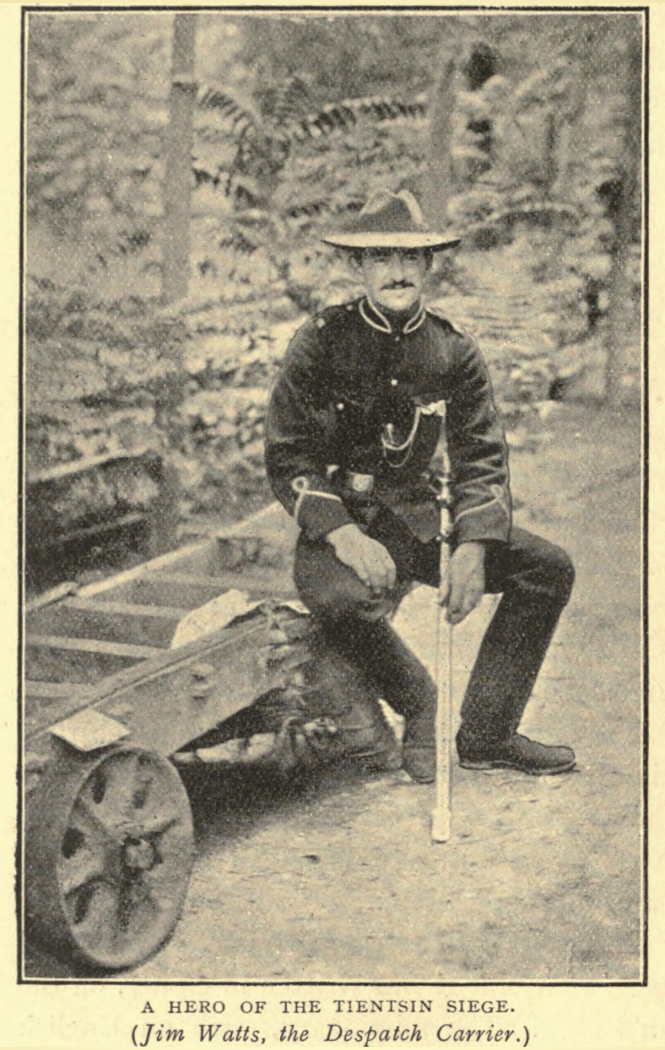
天津被围困多日，形势吃紧；有些经历过布尔战争（Boer war）最黑暗日子的士兵说，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进攻——那些曾受外国人训练的中国炮手，如今正把学到的本事用来对付自己的老师。

就在这时，设法把消息送到停泊在大沽的舰队、告知天津已陷入绝境，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去送信，等于冒惨死的风险；然而华人基督徒一个接一个自告奋勇，愿担此险。一封向大沽提督求援的信已经写好，一人带着这危险的使命出发了。走到半路，他遭到袭击，但藏得严严实实的信没有被搜出来。他被扔进满是浮尸的河里，任其自生自灭。天亮之前，他挣扎着爬了出来，设法回来了，只是信已泡成纸浆，字迹难辨。

当天夜里，我们又有一位基督徒来找布赖森先生，愿意送信。这一次，信是用密码写在那人袜子的内衬里。传教士

和一位英国军官陪着这位勇士穿过防线，在土墙最靠近大沽的城门处与他话别，祝他一路平安。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尽管他年幼的儿子们常来向传教士打听父亲的消息。

在这危急关头，詹姆斯·瓦茨（James Watts）——一位二十二岁的英国青年，生在天津附近，熟悉乡间道路——自告奋勇，要骑马穿过四十英里义和团密布的乡野去送公文。他趁黑夜出发，骑一匹小马，带着三名骑马的哥萨克兵。他们飞驰过一个个村庄，村民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坐在路边，一行人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最后他们安然抵达大沽，公文送到了提督手中。这一壮举救了被围困在天津的人们的性命，瓦茨先生也因此获得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颁发的勋章。



A HERO OF THE TIENTSIN SIEGE.
(*Jim Watts, the Despatch Carrier.*)

图37：天津围城中的英雄。（吉姆·瓦茨，传送公文的人。）

大沽炮台被攻下整整一周后，解围的队伍受到被困者的热烈欢迎。

但援军抵达天津，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意味着外国租界立刻脱离无休止的攻击，于是安排妇女儿童和所有能抽身的男人撤往日本或其他安全地方。

理一视牧师身体不好，又在围城的惊险中大受震动，便与妻子和G.P.史密斯医生（Dr. G. P. Smith）同行。医生一直在为伤病员不分昼夜地工作，军医的到来使他卸下了这副担子。布赖森牧师和A.金牧师（Rev. A. King）夫妇于是留下照管本地基督徒。日子一天天过去，租界如今已成了一座大军营，不断遭到城边炮台和运河北岸炮兵阵地的轰击，显然必须采取行动，解除困局，让那些天天造成重大伤亡的大炮哑火。


THE RELIEF OF TIENTSIN. ARRIVAL OF JAPANESE TROOPS.

图38：天津解围。日军抵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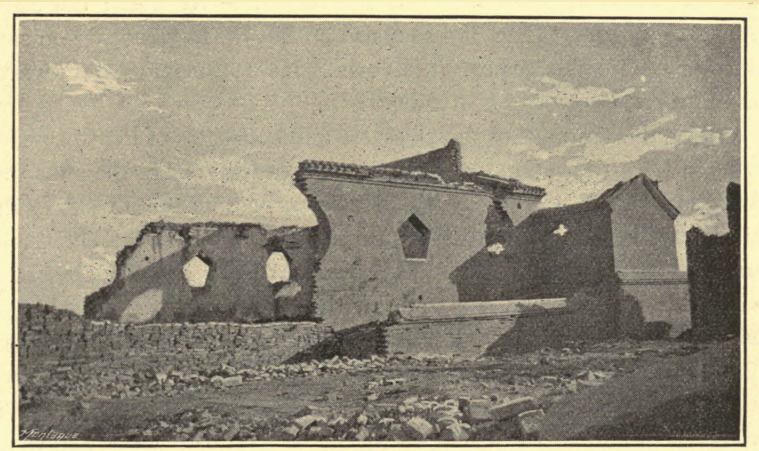
7月13日爆发了激战。在那恐怖的一天将尽时，天津仍在不停地被轰击，战场上躺满了伤者和死者。布赖森牧师和一位美国传教士请本地基督徒中有人自愿跟他们去救护伤员。立刻有大批人报名，尽管有一段路要穿过开阔的平原，子弹不时嗖嗖地从头顶掠过，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那个闷热的夏夜，他们提着水壶和其他急救之物，在一个个倒下的人中间穿行；午夜时分，又用担架把伤员沿着漫长的道路抬

到英租界的医院。伤者中有许多日本人，军官们深受感动，对华人基督徒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尽。

天津的殉道者名录不如其他许多地区那样长，这要归功于考辛斯先生为传教士和归信者提供的庇护。但城里教会仍有不下十二名会友，加上马家口的几位，为主舍了性命。

其中一位是李先生（Mr. Li），一位性格坚毅的中国人。他是在城里礼拜堂听福音布道而归向基督的，后来成了教会领袖之一，常在营业之暇站起来向人传讲好消息。他的生意兴隆，在城里各处拥有约二十五处房产。李先生一生有一大憾事遮蔽着他的生活：他深爱的独生女儿婚姻不幸，他为此花了不少钱买通她狠心的丈夫，求他善待女儿。

福音似乎给他的悲苦人生带来了一种新的、奇妙的寄托。赫立德（Dr. Lavington Hart）在我所写的那个时期负责城里礼拜堂；当传教士和本地传道人向常挤满那条繁华街道上布道所的人群讲完道，李先生就会站起来，讲述新信仰给他心里带来的平安和喜乐。



RUINS OF MA-CHIA-KOU CHAPEL, TIENTSIN.

图39：天津马家口礼拜堂废墟。

那布道所正对着总兵衙门（Brigadier-General's yamen），处在一条繁华街道的热闹地段，李先生就这样作为基督徒和一位义务传道人而广为人知。

当各礼拜堂开始被贴上告示，注明哪天要被捣毁，又有写着同样警告的信被扔进差会地产的院子里，人们便纷纷来对李先生说，他跟外国人扯上关系真是糊涂，如今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远方来的陌生人要被赶下海去！"他们说，"留在这里的人都要被杀，凡被他们迷惑的都有危险！"

恰在这时，李先生悲痛欲绝，因为他心爱的女儿病倒死去了，他的心几乎碎了。但听到这些话，他眼中冒出火来，抬起头勇敢地说："别拿这些无稽之谈来烦我；这事办不成。你们说'烧掉礼拜堂，杀掉外国人'，但我们的上帝能保护属祂自己的人。祂比恶人的烈怒更强大！"

不久，基督徒在乡下各处被屠杀受难的消息传来，接着天津城里也听到了隆隆炮声。教会几位长老到李先生家，劝他跟其他基督徒一起去寻求庇护，躲到传教士的保护之下。起初他拒绝了，后来他去了差会，见到了理一视牧师。寻求避难的人太多，除了基督徒很难再收容别人，尽管有些教会之外的亲属也想跟去。理一视牧师说，恐怕只能收容基督徒自己，因为他们正是义和团仇恨的特定目标。

"那样的话我就不能来了，"李先生回答，"我的妻子和儿媳都不是信徒，我不能丢下她们。再说我看也没有什么危险。我信靠上帝，祂必保护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位孤独的基督徒困在敌意的城中，听说他常去讲道的礼拜堂已被烧成平地，外国人在租界里正

挨炮轰，他万念俱灰。这是怎么回事？他所信靠的主，竟不能保护属祂自己的人吗？

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六天，不跟任何人说话，心里翻江倒海。据当时见过他的人说，主终于赐平安给他纷乱的心，他决定再到城里去看看情形。

当他走过一条街——从前两边尽是精美的店铺，已被义和团的怒火摧残得不成样子——一个常在礼拜堂听他讲道的人认出了李先生。这人去报告了一伙义和团，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位基督徒。但许多不信教的邻舍为他求情："他是个好人，"他们说，"没犯什么罪。"争论一番后，他被放了。

几天后，他又上街，被再次抓住捆了起来。"你们为什么要害我？"李先生平静地问，"我是天津人，你们也都是天津人。你们跟我有什么过不去？"

"因为你是基督徒，"他们回答，"是必须彻底铲除的那个教派的人！"接着许多声音喊起来："打死他！打死二毛子！"

"你们为什么这样喊打喊骂？"他说，"我没害过任何人。"然后他庄重地说："你们以为杀掉信徒，就能把基督教从这片土地上连根拔除；可要记住，被这些恶行毁掉的将是中国自己，而不是耶稣的宗教！"

接着他开始向他们传讲藉基督得救的道，劝他们为恶行悔改，寻求耶稣的赦免，重新做人。这只让暴徒们更加恼怒，他们把他五花大绑地押着走，一直走到鼓楼礼拜堂（Drum Tower Chapel）的废墟。"你就在这儿讲吧，能讲多久讲多久！"他们喊道，接着乱刀砍倒了他，很快把他斩首。他们把他的头钉在礼拜堂的废墟上，让过路人都能看见，还拿它取乐，喊道："现在给我们讲道吧，像你从前那样！讲讲耶稣，讲讲你说的那个能保护基督徒的耶稣！"

另一位为信仰而死的基督徒，是个叫周（Chow）的小伙子，我在天津认识他多年。他曾在医院帮史密斯医生的配药员们做事，也常来上我的英文课。他是个聪明可喜的青年，一心上进。一位朋友帮他在帝国铁路（Imperial Railway）某

车站的办公室谋了个职位。他正干得顺手，电报沿线传来消息：义和团准备进攻天津了。

周决定请假，看看能为母亲做点什么——他担心母亲还在天津城里。

他赶到时，发现母亲不在考辛斯先生的货栈里和其他基督徒在一起；于是他不顾危险，决心进老城去找她。他在南门附近一间土坯小屋里找到了母亲和她的几位朋友，尽力劝她们逃命避难，如果可能，就去租界跟其他基督徒会合。北京和天津都有些基督徒，不愿利用传教士提供的庇护，因为他们觉得，离外国老师远一点也许更安全——义和团对外国老师的仇恨正炽。

但小周回来得太晚，没能救下母亲。第二天早晨，一伙义和团抓走了这一小群基督徒，押去处决。几位老妇人吓得魂不附体，在狭窄的街道上几乎走不动路，但据一位旁观者说，小周努力安慰鼓励她们。"只消利刃一挥，"他说，"一切就都结束了，我们将永远在主面前。"



图40：天津的王执事。

我们的一位执事王执事（Deacon Wang，天津），幸而躲过了屠杀，至今仍活着为主和祂的教会工作。他是个商人，在城里有五间铺子，其中三间被义和团烧毁。一天他外出时，年迈的父亲和五个伙计被捆起来，带到一座庙里去处决。不料义和团为了一点事起了争执，吵着吵着竟把俘虏忘在了脑后！天快亮时，好心的邻居放了他们，但那一夜的焦虑让他们受尽了濒死的煎熬。

天津城被攻下、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掌权后，发了布告，请凡在义和团手里受过损失的人在限期前呈报索赔。

王先生来和布赖森先生商量，问他作为基督徒，告发那些烧了他铺子、虐待他父亲的人是否合适。牧师告诉他，作为公民，他这样做完全是正当权利；但如果良心上过不去，不做也罢。

"不如你去找那些人，"布赖森先生建议，"告诉他们你知道他们的罪，但只要他们答应赔偿你的损失，你就不告发。"

"哎，他们都是穷人，"王先生回答，"我做不来。何况我告发了他们，他们被处死，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忍心。我要以善报他们，不是要害他们。我宁愿救他们，看着他们悔改做好人。"

于是他决定不控告仇敌，反要努力赢得他们归向基督。

有些基督徒站在差会大院的墙头，看见逼迫他们的人空荡荡的家，家什都丢在屋里，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顺手取用。但传教士的命令坚决果断，毫不含糊：谁动了这些空屋里的东西，日后就不再受差会的庇护。基督徒中的领袖大多衷心拥护牧师的这个决定，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犯下这样的事。其中有刘凤冈先生（Mr. Liu Feng-kang），一位很有才干的人，现任天津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教员，兼布赖森先生的助手。天津有好几个月都不是安居之地，尽管街上挤满了穿着西洋各国各式军装的军队。许多义和团员趁机去给军官们谋翻译的差事，几番滋扰基督徒和他们的传教士。

一位基督徒被诬告在自家院子里私藏枪支；搜查挖掘时，他离家时埋下的一袋银元被发现充公。

在这为难中，这位归信者请布赖森先生出面，布赖森先生便进城去见外国官员交涉，结果传教士和归信者都被关了一夜，那个中国人还戴着沉重的镣铐。第二天一位德国军官骑马进城，听了案情立刻释放了两人，连连道歉。当时正在严刑峻法，触犯律法动辄处死，布赖森先生却拒绝追究把他下狱的人。几天后，那些人到差会大院来磕头，感谢传教士的宽宏大量。

译 者 注

1. 货栈（go-down）：英印混成词，指仓库；天津英租界的洋行货栈即称"货栈"。
2. 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 and Co.）：英国在华最大洋行之一；"the princely house of the East"（东方王侯之家）为当时对它的美称。译名暂定，请总协调人确认。

3. 戈登堂（Gordon Hall）：天津租界内的会堂建筑；暂译，请总协调人确认。

4. 布尔战争（Boer war）：1899–1902年英国与南非布尔人之间的战争。

5. 二毛子（secondary devil）：义和团对中国基督徒的蔑称，意为"二鬼子"。

6. 帝国铁路（Imperial Railway）：当时华北的官办铁路，即关内外铁路（后来的京奉铁路）；暂译，待考。

7. 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1900年天津被联军攻占后设立的天津临时政府（都统衙门），1902年交还中国。

8. 总兵衙门（Brigadier-General's yamen）：清代总兵的官署；暂译，请总协调人确认。

9. 鼓楼礼拜堂（Drum Tower Chapel）：天津鼓楼附近的礼拜堂；暂译，请总协调人确认。

10. 花国（Flowery Land）：西方人对中国的美称。

11. "胜过世界的信心"（the faith that overcometh the world）：出自《约翰一书》5:4。

12. 火焰的战车（fiery chariot）：化用《列王纪下》2:11（见第一章注）。

13. 王执事（Deacon Wang，天津）：与术语表中杨家寨的王执事为两人，已作区分。

14. 周（Chow）：即 Chou 的旧式拼法，姓周；后文"young Chow"译作"小周"。

15. 詹姆斯·瓦茨（James Watts）：小名吉姆·瓦茨（Jim Watts）；暂译，请总协调人确认。

16. A.金牧师（Rev. A. King）：原文作"the Rev. A. and Mrs. King"，身份未详，暂译，请总协调人确认。

17. 医院：指伦敦传道会在天津的医院（马大夫纪念医院）。

18. 英租界：原文作 British settlement / British concession，按法租界惯例译出。

第九章

盐山地区的基督徒怎样为基督而死

盐山（Yen-shan）是华北那些会让旅行者想起美国西部各州大草原的地区之一。一望无际的平原只以地平线为边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整个乡野的主色调都是黄褐色的泥土，让观者的眼睛得不到片刻休息，也看不到一点变化。

然而，在这个地区，人们的心已被奇妙的福音故事触动；没有哪一片田地为主殉道的队伍贡献过如此庞大的殉道者大军，他们追随着被钉十字架的主的脚踪而行。

义和团之乱爆发前不久，差会总部刚迁到沧州（Tsang-chow）——大运河畔一座颇为重要的城镇。风暴骤起时，传

教士们得到一位中国官员的警告，连夜逃走。他们乘渡船过河，两岸挤满了义和团士兵，只等头领一声令下就把他们砍杀。不料那头领蒙上帝保守被耽搁了行程，于是传教士们得以通过，一路平安抵达海边。

本地基督徒几天前就已接到劝告，要他们四散躲避；有几个人逃到海边，与传教士们会合；还有些人设法越过边界，进入山东省，在袁世凯总督的保护之下——尽管一度看来，他几乎不可能挡住义和团的匪众。



DR. PEILL AND MR. MURRAY TRAVELLING TO YEN-SHAN ON THE GRAND CANAL.

图41：皮尔医生与穆雷先生乘船沿大运河前往盐山。

我刚访问过这个地区——它可被称为"中国的殉道之地"。我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村庄，发现那些聚集在临时礼拜堂里的热心会众，几乎每一位都失去了一位或几位至亲至爱的人，自己也都经历了凄凉、苦难、折磨，为耶稣的缘故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在英格兰，我们永远见不到这样的光景；在这片广大的教外之地遇见它，着实让人的心受到奇异的震动。

盐山地区的殉道者名录上有近二百五十人的名字，其中还有我们学校里的小男孩和小女孩。这还不包括那些在恐怖与苦难的日子之后不久就死去的大批人——他们自己受过残酷的折磨，或因听闻亲人所受的惨痛而惊吓致死。

盐山地区正处在两军之间：一边是梅将军（General Mei）的军队，把他辖区内的义和团向南驱逐；另一边是袁总督的军队，把义和团向北赶出山东。于是乡间到处都是义和团，他们把怒火发泄在基督徒身上，残酷到了极点。


GENERAL MEI.

图42：梅将军。

有些基督徒乔装改扮，借着自家房屋和差会教堂燃烧的浓烟掩护逃走。他们躺在路边的沟渠里，盛夏烈日不停地炙烤，几乎灼瞎了他们的眼睛。夜里，他们躺在高大的谷子地垄沟里，向主倾吐心中的剧痛，彼此用盼望、信心的话语和那已近在咫尺的天家来互相勉励。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流亡受逼迫的数周里受了多少苦。

要不是一两个缘故，这个地区的基督徒几乎必定会被杀光。一是他们离山东边界不远；二是夏季庄稼长得极高，尤其是谷子，高到人可以在乡间行走而不被远处发现——在这片辽阔平坦、树木稀少的平原上，否则根本藏不住人。

除此之外，盐山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众多，义和团恨他们几乎不亚于恨基督徒。离盐山不远有五个穆斯林村庄。大群义和团包围了毫无防备的村民，屠杀了一千多人，男女老幼都被残忍杀害。穆斯林随后起而报复，见一个义和团就杀一个。

我最近访问盐山城时，基督徒们聚在一起，请我参加了一个茶话会。我身旁坐着一位亲爱的老盲妇，脸上带着恬静

安详的表情。她信主多年，义和团放过了她，只因他们觉得一个盲妇在传播道理上派不上什么用场。她身旁另一位老妇人，则是靠一位勇敢的年轻孙女背着她，逃进荒凉平原的旷野，才得以保全性命；许多天里，她们靠树叶和草根度日。

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年轻的传道人邓玉振（Teng Yü-chen）。他的母亲深受全体中国人的敬重，因为她仁慈乐善。她的丈夫在她年轻时死于太平天国之乱，此后她再也没有改嫁。她和儿子都已信主多年。动乱一起，人们觉得最好让邓太太（Mrs. Teng）去她母亲家避难。后来局势更加严重，又听说盐山"礼拜堂"被焚、基督徒遭屠杀，他们便觉得她最好离开，去投奔住得更远的一位亲戚。但那些人不敢收留她，她只好藏在村外一处废墟里。

邓先生深爱母亲，他身材高大，相貌出众，逼迫者很容易认出他。听说母亲离开了避难处，他放心不下，便去寻找。每夜他都到她在田间的藏身处，给她送饭，想方设法安慰她忧伤的心。但她恳求他逃命："你若爱我，就别再来看

我。我只能死，我没有力气逃；但你必须活下去，把福音传给别人。"

一连几天，邓先生不肯听母亲的恳求；最后，见自己的坚持让母亲如此痛苦，他给她留下够吃一段日子的粮食，便怀着几乎碎裂的心，极不情愿地照她的话做了。他逃到海边，一度靠做小贩勉强度日。不久他辗转到了天津，那时天津已被解围，最后他到达差会所在地——其余基督徒都藏在那里，受到布赖森牧师（Mr. Bryson）的接待。

与此同时，他母亲与其他几位基督徒藏在废墟中，一度躲过了搜捕，靠树叶、青草和坚果活命。但有一天，邓太太和她的婆婆被抓，押到义和团的一处主要据点——关帝庙（关帝是本朝的守护神）。她们被关进一间又小又闷的屋子，等候更多基督徒被抓来。邓太太恳求释放她的婆婆："我不怕死，我实在已经预备好了；但请救我这位亲人的性命。"

说来也怪，义和团竟答应了她的恳求，大概是因为人人都敬重她。

邓太太被单独囚禁了五天，像其他基督徒一样被押到城隍庙，在偶像神龛前被逼烧香。她和其他人一样，坚决不肯这样换取活命。于是她和许多人一起被押到刑场，在那里死于义和团的暴力之下。

逼迫者好些天不许埋葬遗体，这是对罪犯的惩罚之一。但过了一阵，有些基督徒冒险去埋葬了骸骨；邓先生回来后，把能找到的都收殓在一口棺木里，暂放在一处小围院里，等盐山殉道者纪念堂建成。盐山基督徒虽贫穷，已捐了五十多英镑，要为殉道的亡者立一座相称的纪念堂，建成一座厅堂，把纪念他们的牌位安放在墙上。



图43：义和团之乱爆发前盐山的基督徒妇女。

还有一个人如今是我儿子在沧州的老师，他有过几次奇妙的脱险经历。他是本村的首领，一位觊觎他职位的邻人向义和团告发他是基督徒，还把于先生（Mr. Yü）形容为"眼睛不好的人"——义和团并不认识他本人，而他是那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听说义和团来抓他，他把家人聚在一起，交托给天父看顾，然后换上最好的衣服，戴上一副中国士人常戴的深色眼镜，从容地走进怒气冲冲的义和团中间——那时他们

已包围了他的房子。见一位衣着体面的绅士如此镇定地走出来，义和团做梦也没想到他就是要找的人，竟让他安静地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了！另一个眼睛不好的人被误认为于先生，当场被杀。说来也怪，此人竟是那个告发于先生、把义和团引进村子的邻人的儿子——真是戏剧性的报应！

于先生逃到不远处一条干涸的河床，藏进一片树林旁的洼地。许多乌鸦在树上筑巢，见了陌生人，惊叫着飞出来。附近茅屋的住户出来查看是什么惊动了乌鸦，于先生险些被发现。但他还是逃脱了，几经辗转到达天津。前些天，他还带着我们走访了那些与他焦虑的日子有关的地方。

有些殉道者作了美好的见证，以极大的平静面对死亡，其中有几位妇女。她们曾在克尔小姐（Miss Kerr）和伊瑟姆小姐（Miss Esam，现为G.P.史密斯夫人）手下，满腔热忱地做女传道员。

其中一位是李刘氏（Mrs. Li Liu-shih），她在自己的村庄杨小营（Yang Hsiao-ying）开创了基督徒的工作。她天性温良慈善，以好客闻名，在妇女中是中流砥柱，教会之外的

人遇到难处也常向她求教。义和团起初攻击基督徒，搜捕杀害一切被怀疑与洋教有关的人时，李刘氏因善名远播而获释，尽管她五位至亲被抓去处决。

六月二十二日，一个名叫黄堂（Hwang-tang）的义和团头领带着一伙人来到她家，抓走了这位好妇人。让李刘氏惊骇的是，她认出这人正是她从小抚养大的孩子——他母亲生病期间，她把这孩子接到自己家里，一住就是很久，视如己出。"让别人来抓我吧！"她喊道，"不要你来，黄堂，我待你如同亲生骨肉！我愿意去，但让别人来绑我！我不为自己难过，我心痛的是你竟做出这种事。"

黄堂假装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我倒要第一个打你。"

好妇人便低下头祷告："主啊，我求祢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她继续祷告，却被急于把她押往营地的义和团粗暴打断。但在路上，黄堂突然对她发了疯似的怒火。他们用刀砍向她，把她砍死，黄堂砍了第一刀。

本地区另一位著名的殉道者是范浩泽（Fan Hao-tsêh），沾化（Chan Hwa）人。沾化是多年前由艾约瑟博士（Dr. Edkins）开辟、后来由伦敦传道会移交给美以美会差会的一个传教站。他先在一个伦敦传道会的支站听到福音，渐渐受洗，后来成了差会的邮差兼脚夫，常年步行往返天津与盐山之间九十英里的路。酷热的夏天，严寒的华北冬天，他忠心喜乐地坚守岗位，从不误时。

范浩泽最喜欢帮助人；有人多托他带一个包裹，哪怕那会增加他背上邮袋的重量，他反而最高兴。做好事他从不肯收谢礼，我可以凭多次亲身经历作证。

D.S.穆雷牧师（Rev. D. S. Murray）写道，有一次范浩泽甚至拒绝加薪，理由是他的收入够生活了，"不想养成贪婪之心"。这样的品格，在"铜钱"是人们主要谈资的中国，似乎好得不该属于人间——何况当时范浩泽的工资只比普通苦力略高一点。基督徒都喜欢他、敬重他，因他心地善良，为人慷慨。

一九〇〇年六月，传教士们觉得动乱不可避免，明智的做法是让所有基督徒逃到不认识他们的地方，或去亲友家避难。范浩泽带着家人回到老家，亲戚却不肯收留，甚至说他若不离开村子，就要亲手杀了他。告发他的正是他本族的一些人，他们还来洗劫了他借住的房子。

起初找不到他，义和团便抓了他的一位堂兄弟，说找不到范浩泽，就要这人替他受死。范浩泽在藏身处听到这话，立刻走出来说："只有我是信耶稣的，我不愿连累别人因我受难。你们要怎样处置我都行。"

残忍的匪徒立刻抓住这位勇敢的人，把他绑起来，押到村外田野。深坑挖好了——比一人还深，他被放下去，头顶低于地面。众人嘲笑着逼他放弃洋人的信仰以保命，同时把土填到他膝盖。他不停地对残忍的暴徒温柔地讲耶稣的爱，讲耶稣给他心里带来的喜乐。"我怎能离弃祂？我怎能不认这样一位主呢？"他问。

他们气极了，用长矛刺他的身体，直到鲜血直流。然后他们继续填土，先到胸口，再到嘴唇，给他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不，我永远不能离弃耶稣，"他说。

于是他们匆匆把土盖在他高贵的头上，在他还活着的身体上把土踩实。范浩泽就这样回到了他深爱的主那里。

这样的殉道之死，温顺降服，勇敢胜过地上的环境，确可与初期教会的圣徒并列。

另一位勇敢的殉道者是刘朝三（Liu　Chao-San），盐山差会大院的看门人。他相貌不扬，目不识丁，从前当过兵，如今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一八九五年穆雷先生接纳他入教会时，刘朝三发现教理问答的问题有些答不上来，便说："我答不清楚，因为我是个没学问的人。我只知道这个——有一条河，河那边是地狱，这边是天堂。我知道我已经过了这条河，正在去天堂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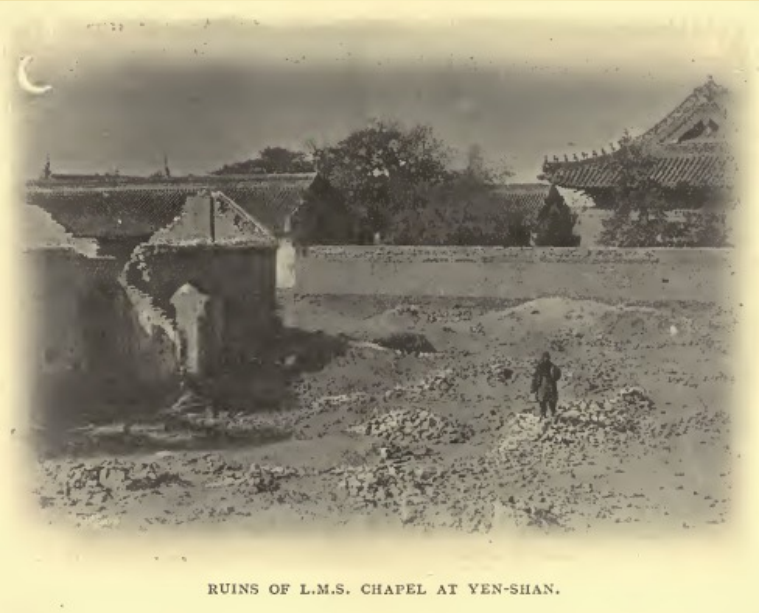


图44：盐山伦敦传道会礼拜堂的废墟。

六月六日之前，刘朝三带着妻子逃出盐山，藏在离城约五英里的一处河床里。白天他们分开，夜里趁黑在桥下会面。

义和团终于在那里发现了刘朝三——他是出了名的基督徒，便要杀他。"等一等，"他说，"让我给你们唱一首我们的赞美诗吧。"

"唱吧，"他们说，竟出奇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用洪亮清晰的声音唱起那首著名的赞美诗《祂引领我，何等有福的思想》，接着又唱起"前进是我们的口号"。刚唱到"我们的上帝已预备了荣耀上加荣耀"这一句，义和团就喊起来："好！好！"——一半是为他的勇气喝彩，也带着嘲弄，因为中国戏园子里就是这样为演员喝彩的。

"这人杀不得！"一个义和团喊道，"放了他吧。"

但其他人嗤笑这个主意。他们用粗绳把他紧紧捆住，放在一门大炮的炮口前，开炮——他便进入了他所歌唱的喜乐之中。

义和团至今还谈论刘朝三刚强坚定的风骨，和他面对死亡的无畏，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杨家寨最早受洗的基督徒之一，是一个名叫任贵三（Jen Kwei-san）的人。这地方在盐山以北约七英里，任先生积极参与了那里的教会创建。那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基督徒团体，以热心查经、迫切支持本堂事工而闻名。

盐山地区的礼拜堂几乎全由信徒自己出资建造；除本地布道员的薪水外，修缮费和一切日常开支都由基督徒承担，不靠伦敦传道会资助。

杨家寨教会在自养上正走在前列。最热心的成员都出自任家，其中一个儿子叫任贵芬（Jen-Kwei-fen），是大家的榜样：忍耐、谦卑、信心的全然长成的基督徒样式，为教会的事工极其热心。

"我清楚记得，"穆雷先生在信中写道，"每逢主日清晨，家里的妇女们很早就起来磨当天的面，好让全家一起去敬拜。每天晚上，全家和近亲，共约三十人，都参加家庭敬拜。"

我也记得邵先生（Mr. Shao）初到盐山时，他们留他在村里讲道，从晚上八九点一直讲到凌晨两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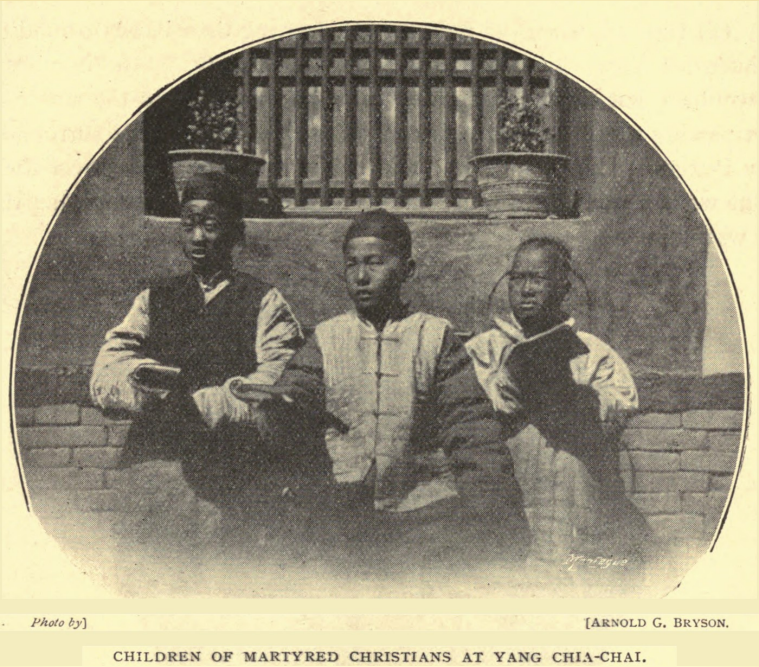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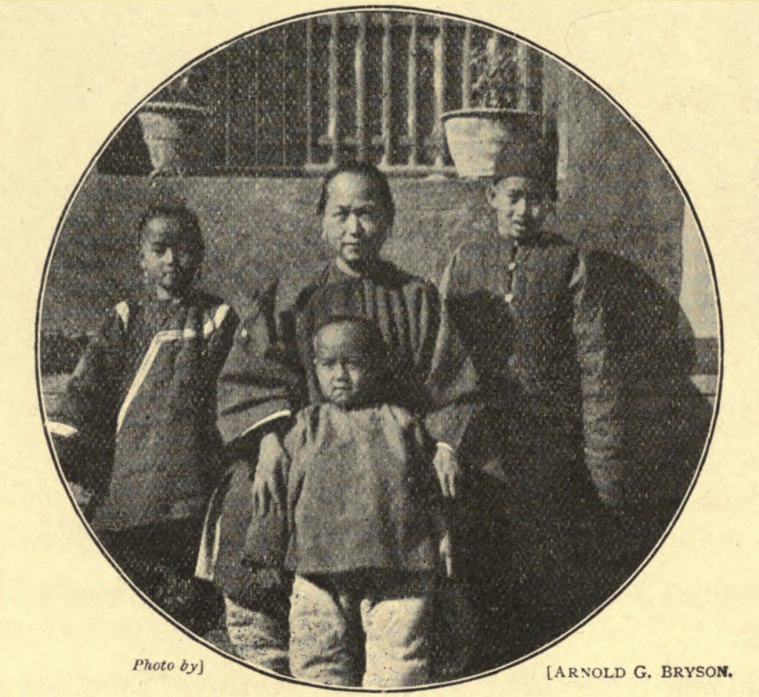


图45：杨家寨殉道基督徒的孩子们。（阿诺德·G.·布赖森摄）

六月十八日，义和团的队伍围住了杨家寨的教会，任家大多数人，共十七口，雇了大车，决定往海边去。路过约十五英里外一个村庄时，被义和团团团围住，抓起来捆上，派人看守。其中一个妇女是聋哑人，义和团把她放了，说这样的人不可能信福音。



MRS. IEN AND HER CHILDREN.

图46：任太太和她的孩子们。（阿诺德·G.·布赖森摄）

一个姓张的义和团，自称与其中一个儿子的妻子是亲戚，为她求情。她起初不肯离开丈夫，说："我们一起活着，现在也要一起死。"

后来看到自己的三个小女儿和丈夫兄弟的三个小男孩，她说："让这些孩子活下去，我也活下去，照顾他们。"她说当时心里想到，若不这样，任家就没人延续香火了。

说来也怪，她的请求竟被答应了，她带着这宝贵的托付脱身。

她是个能干的女人，面容温柔而坚定。我劝她同意让我儿子为她和她照看的三个孩子拍了这张照片，但照片远不及她本人。恳请为这六个殉道父母的孤儿多多代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一位反对基督教的教外叔父的影响。最小的孩子，一个可爱的四岁小男孩，站在养母膝前，对一九〇〇年的惨事已全无记忆；但其他小男孩们一定永远忘不了。

那一队注定赴死的人被带到一处刑场，义和团从四面八方涌来，聚了好几千人。

任家一个年轻人挣脱了绳索，挤进人群。他不敢走开，怕引人注意，只好不情愿地目睹随后发生的一切。

义和团大声喝令基督徒"跪下"，但跪拜被视为教外敬拜的行为，大多数人不肯跪。

一家之主、年近七十的任贵三请求说几句话。"快说！"他们粗暴地回答。老人含泪转向家人说："让我们都低头祷告。"众人都低了头，他便举起双手，用洪亮清晰的声音为众人祷告。

义和团头领大怒，喝道："怎么？你们还执迷不悟？果然是洋人的跟班！"他们用刀砍他，把他的脸砍得血肉模糊，他仍在祷告。

接着义和团用因愤怒而嘶哑的可怕声音喊道："杀！杀！"向基督徒们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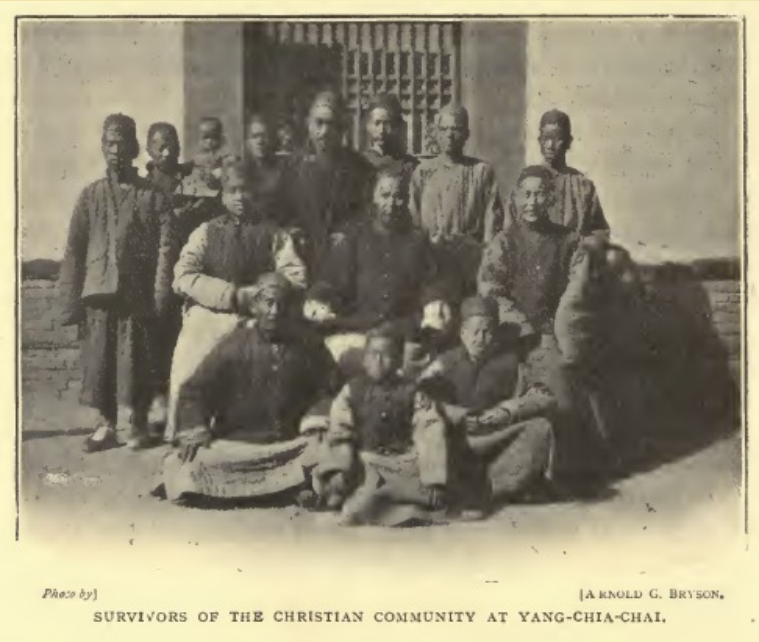


图47：杨家寨基督徒团体的幸存者。（阿诺德·G.·布赖森摄）

不久便寂静了；他们都已脱离残忍逼迫者的手，被接进天父的家。

我站在刑场附近，旁边是一座古老荒废的城池遗址——荒废了数百年，直到义和团在城墙内的旷地上扎营。整个场

景历历浮现在我眼前，我心里发痛："上帝的绿地上、上帝的蓝天下，怎会有这样的事！"

我俯身，在坑边拾起一只小小的中国童鞋的鞋底——多日曝尸之后，逝者的骸骨就埋在这些坑里。那是一位殉道孩童留下的遗物，我想到那小小的主人被暴力逐出世界，投入好牧人的怀抱。

译者注

1. 教外人：原文 heathen，按术语表全书统一译法；为当时传教士对非基督徒的称呼，属时代色彩词，此处中立意译。
2. 穆斯林：原文作 Mahommedan，为 Mohammedan 的旧式拼写，今作 Muslim。
3. 邓玉振（Teng Yü-chen）、邓太太（Mrs. Teng）：按术语表译出，暂译。
4. 太平天国之乱：原文作 Tai-ping rebellion，即 1851–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

5. 关帝庙：原文作"Temple of the God of War（关帝）"，并称关帝为"本朝的守护神"；关帝为清代官方尊崇的武圣。

6. 于先生（Mr. Yü）：暂译；与术语表中第十三章的俞先生（曾在皇宫宫苑当差）非同一人。

7. 克尔小姐（Miss Kerr）、伊瑟姆小姐（Miss Esam）、G.P.史密斯夫人（Mrs. G. P. Smith）：按术语表译出，暂译。

8. 杨小营（Yang Hsiao-ying）、李刘氏（Mrs. Li Liu-shih）：按术语表译出；李刘氏为女传道员。

9. 黄堂（Hwang-tang）：暂译；义和团头领。

10. 范浩泽（Fan Hao-tsêh）：暂译。

11. 沾化（Chan Hwa）：暂译；原书仅出现一次，未能核实所指何地。音近今山东滨州沾化区，但存疑，待考。

12. 美以美会差会（Methodist Mission）：即美以美差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美国卫理公会系统的在华差会；全书统一作"美以美会差会"。

13. 铜钱：原文 cash，按术语表译作铜钱，指旧时铜钱。

14. 刘朝三（Liu Chao-San）：暂译。

15. 《祂引领我，何等有福的思想》即著名赞美诗"He Leadeth Me"；"前进是我们的口号"（"Forward be our watchword"）与"我们

的上帝已预备了荣耀上加荣耀"（"Glories upon glories hath our God prepared"）亦为当时赞美诗歌词。

16. "好！好！"：原文作"Hao! Hao!"并注"Good! good!"，为当时戏园中喝彩之声。

17. 任贵三（Jen Kwei-san）、任贵芬（Jen-Kwei-fen）：暂译。

18. 小男孩们：原文 wee laddies，laddie 为苏格兰语，指小男孩。

19. 邵先生（Mr. Shao）：原文作 Mr. Shao，是否即术语表中的邵牧师（Pastor Shao）存疑。

20. 布赖森牧师（Mr. Bryson）：即作者之夫布赖森牧师（Rev. T. Bryson）；原书此处作"Mr. Bryson"，全书统一作"布赖森牧师"。

21. 张：一名义和团成员；是否即他处之张先生（Mr. Chang）或张勇存疑。

22. 阿诺德·G.·布赖森（Arnold G. Bryson）：暂译；据文意为作者之子，本章三幅照片的拍摄者。

23. 天父的家（Father's House）：语出《约翰福音》14:2；好牧人（Good Shepherd）：语出《约翰福音》第10章。

24. 牌位：原文 tablets，指纪念牌位。

第十章

从冀州来的一位基督徒妇女

冀州（Chi Chou）是华北又一个大乡区，多年前由已故的理一视牧师（Rev. Jonathan Lees）从天津前来开辟。大饥荒时，这里发放过赈济，许多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福音的故事。

最早的华人殉道者之一、詹姆斯·威廉姆森牧师（Rev. Jas. Williamson），在前往此地的途中，于大运河的船上被杀。J.S.巴拉代尔牧师（Rev. J. S. Barradale）也在这地方染上热病，结束了自己朝气蓬勃的年轻生命。在巴拉代尔先生临终数日记事的笔记本里，人们发现他写下的一段祷告，求主接纳他的小儿子（当时在天津）将来从事传教工作。几年之后，伦敦传道会（L.M.S.）差遣 V.A.巴拉代尔牧师（Rev. V.

A. Barradale）前往萨摩亚（Samoa）——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这个祷告便得到了应允。

大约十五年前，肖张（Hsiao Chang）村成为冀州地区的主要中心，霍普金·里斯牧师（Rev. W. Hopkyn Rees）和苏厄尔·麦克法兰医生（Dr. Sewell McFarlane）迁去那里居住。

在讲义和团的那一章里，我引用过里斯先生的一段记述，讲这些人对冀州差会早期的几次袭击。他接着记述了1900 年 6 月发生的事：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不得不逃命。

差会大院被彻底夷平。地区内几乎每一座礼拜堂（共五十座）都被毁了；近八百名会友中，只有几十人免于房屋家产被抢被毁，或被迫缴纳重金赎命。[1]

[1] 原书注：本章以下部分出自里斯先生本人撰写的一份记述。



图48：宝宝在大运河上的第一次旅行。

讲到杀戮，就更加令人心酸了。虽然我们被杀的人数不及北京和沧州（Ts'ang Chow）多，损失也很惨重。死亡总数如下：会友 49 人，慕道者与附从者 72 人，儿童 26 人，共 147 人。

许多人死前遭受了极其残忍的虐待：有人被砍成碎块，有人被剜去双眼，还有少数人被斩首。多数情况下，义和团是被邻居叫来行凶的，有一起甚至是父亲叫来义和团杀自己

的儿子。大多数人只是趁风暴肆虐之时暂时做了义和团，等把和自己有旧怨的人报复完了，也就不再是了。

事实上，义和团之乱成了许多人等待已久的报旧仇的机会；可叹的是，许多归信者都有仇家，甚至就在自家门里，太平年间就常常骚扰威胁他们。当省里再没有王法可言，下手的机会就来了，落下的拳头又狠又绝：我们许多最热心的归信者就这样倒下了，被赶进永恒，事先毫无征兆，没有逃生的机会，也没有选择。

张太太（Mrs. Chang）十五年前受 A.金牧师（Rev. A. King）施洗。我们刚搬来接管差会之初，她是那个小教会团体的成员，他们每安息日都固定聚会。她曾在我家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但年老耳背，帮不上大忙。两个儿子曾因她的信仰对她百般逼迫，后来她终于看到两个儿子都与她一同坐在主的圣餐桌旁——这是她祷告和努力的结果。

一天下午，残暴的仇敌抓住了她，把她拖到庙里，给她一个机会：只要否认基督教，就可以保住性命。

"我事奉祂十五年了，现在不会背弃祂！"她喊道。"我不怕你们谁，也不怕死，因为我要回到那为我而死的祂那里去。"

周先生（Chou）是个售书人。我到这里安顿下来后，他是第一批受我施洗的人之一。他小有家资，见解独到，十分热心。他的死，可与最初几个世纪的英雄媲美。义和团冲进他的家，把他的母亲捆起来，把他们拖到一座庙里，庙里还有另外五名被囚的归信者。义和团头目答应，只要他们烧香拜偶像，就饶他们性命。周先生说："七年来我事奉基督，祂从未亏待过我，如今也不会撇下我。我不能、也不愿敬拜耶稣以外的任何一位。"



A CHRISTIAN BOOK AND TRACT SELL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mean "Books of the Jesus Religion."*)

图49：一位基督徒售书人。（图中的汉字意为"耶稣教的书"。）

他随后起了一首赞美诗，鼓励其他人一起唱，他们就一起唱了。接着，义和团惨无人道地虐待他八十岁的老母亲。面对如此可怖的一幕，他依然坚定不移，为杀害他的人祷告。就这样，他们都死了，唇上都带着歌声或祷告。

李执事（Li）是个执事，体格健壮，性情温和。他想设法穿过重围去警告归信者们危险临近，结果被抓住捆了起来。从早到晚，他被绑在村外一棵树上，多次有人劝他活命，他始终不屈。让我心酸的是，他高声呼唤我（当时我在英格兰），还托人带话给我，说他要在彼岸等我。他惨遭虐待而死。那个曾夸耀自己杀了他的凶手，去年冬天在极大的痛苦和悔恨中死去。


THE CHI CHOU POSTMAN.

图50：冀州的邮差。

桑先生（Sang）曾是道士，把自己的道观赠给了差会。这引起了地方士绅很大的争议，我们只好把道观交还，条件是它必须用作学校。动乱到来时，他被堵住嘴，带到他做道士四十年、亲手建造的那座道观。他们讥笑他、辱骂他、羞辱他，他始终不动摇。一刀挥下，他的头被砍断，插在道观门口的杆子上。

去年十二月，我给一个年轻人施洗，他的故事颇耐人寻味。他的长兄被义和团杀死并残害，而叫来义和团行凶的正是他自己的父亲。但他哥哥生前常常劝他信基督、加入教会。正是看到哥哥对基督如此平静的信靠、甚至不惜舍命也要紧紧跟随，他才认定，耶稣的宗教里必有他从未认识的东西。于是他信了基督，并对我说："我不愿我们家在教会名册上没有一个人。"

故事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在少数情况下，归信者否认了信仰，但这样的例子不超过十来个；公平起见要说的是，这些否认基督的人，只是想许诺脱离教会来保住性命，其实根本没打算履行诺言。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看来应当责备，但几

乎所有这些人都还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少数人不再与耶稣同行，他们害怕将来再受逼迫，太软弱了。这些人值得的不是定罪，而是同情；我们唯愿他们的信心刚强起来，有朝一日回到我们中间。

上面记述的故事，若要细说，可以成倍增加；但这些已经足够显明，在这大苦难大试炼的时刻，人们对基督有何等的爱、何等的信靠。

译者注

1. **A.金牧师（Rev. A. King）**：本章新出现，十五年前为张太太施洗的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通用中文名未查到，暂译，上报总协调人裁定。
2. **V.A.巴拉代尔牧师（Rev. V. A. Barradale）**：本章新出现，为 J.S. 巴拉代尔牧师之子；数年前被伦敦传道会差往南太平洋的萨摩亚；通用中文名未查到，暂译，上报总协调人裁定。

3. **张太太（Mrs. Chang）**：术语表已有译法；注意本章这位张太太与第六章张勇的妻子为不同人。

4. **周先生（Chou）**：本章新出现，姓周，售书人，本章殉道；按术语表惯例暂译，上报总协调人裁定。

5. **李执事（Li）**：教会执事，本章殉道。术语表"李先生"为通用译法，此处按其职分译"李执事"。

6. **桑先生（Sang）**：本章新出现，前道士，本章殉道；汉字为暂译，上报总协调人裁定。

7. **萨摩亚（Samoa）**：南太平洋岛国，原书作"南洋诸海中的一个岛"，今按通译。

8. **售书人（colporteur）**：差会语境中指走街串巷出售圣经和福音单张的书贩，译为"售书人"。

9. **慕道者与附从者（enquirers and adherents）**：差会统计用语，指慕道尚未受洗的求道者及亲近教会的人。

10. **归信者（convert）**：指已信主的人；与"会友"（church members，正式入会者）略有区别。

11. **道士、道观（Taoist priest / temple）**：桑曾为道士四十年，"temple"按上下文译"道观"；张太太被拖去的"temple"为泛指，译"庙"。

12. **主的圣餐桌（Lord's Table）**：指与教会一同领受圣餐，此处意谓两个儿子都已信主，与母亲一同守圣餐。

13. **"在讲义和团的那一章里"**：指本书第二章《义和团是些什么人？》。

14. **原书脚注**：印刷页 154 脚注"本章以下部分出自里斯先生本人撰写的一份记述"；正文自该注之后转引霍普金·里斯牧师的记述。

第十一章

神学院的学生

我已经写过天津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 in Tientsin）——勇敢的盐山（Yen-shan）邵牧师（Pastor　Shao）就是在那里接受训练，预备他一生的工作。这些年来，神学院的学生一届接一届不曾中断，年轻的传道人被派往我们华北（North China）传教会区的各地。

他们并非人人都有机会接受文科教育——若有可能，我们多么愿意让所有同工都受到这样的教育。在华北，高等教育进展缓慢，我们许多传教士的时间早已被差会繁重的布道工作占得满满当当。

但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种种优势，他们许多人却深深感到，自己既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就领受了神圣的托付；

他们中许多人宁死也不肯擅离职守。1900 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几名学生每周有两个晚上到我这里学一点英文，我对他们都很熟悉。其中有一位名叫金绍谦（Chin Shao-chien）的年轻人，性情温和安静，讨人喜欢。我对他颇有好感，但若让我从众人中挑选出"勇士中的勇士"，我未必会选中他。

他与我们北京学校（Peking School）一位聪慧的年轻姑娘订了婚，克尔小姐（Miss Kerr）对这位姑娘格外关怀。后来，在金绍谦学业结束之际，他们在我们差会的礼拜堂里举行了一场别致的婚礼——新娘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远胜过大多数中国新娘！

这对年轻夫妇当时被派往盐山地区的沧州（T'sang-chow），在那里忠心地做了美好的工作。金先生的父亲曾是满洲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 in Manchuria）的售书人，绍谦小时候常帮父亲售卖"耶稣教"的圣书。



GENERAL JEN, A FRIENDLY OFFICIAL IN THE T'SANG-CHOW DISTRICT.

图51：沧州地区的友善官员任将军（General Jen）。

小夫妻俩的家温馨和美，不久又添了一个孩子，更添欢乐。但绍谦常常闷闷不乐。当时城里没有外国传教士居住，无人能给他安慰和指点，也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传讲的信息。他周围罪恶横行——每座中国城市都是如此——这使他年轻的心忧伤。基督徒们有时问他为何如此消沉，他回答说："这世界充满悲伤、苦难和罪恶，人实在难以快乐。基

督被称为'忧患之子'，真是名副其实，因为祂深知世人罪恶之深重。"

沧州城局势危急时，年轻的金先生很想坚守岗位，但他父亲认为这样做不明智，力劝他南下。他极不情愿地随父亲离开了岗位，一两天后到达大运河畔的故城（Ku-cheng）。此前，年轻人的妻子和孩子已被送往台子营（Tai-tsz-ying）——那是冀州差会（Chi-chou Mission）的一个支站，他们的一些亲戚住在那里。

父子俩在故城住了些日子，盘缠用尽，年轻的金先生决定当掉几件衣服。当完衣服出来，见当铺门口围着许多人，他忽然想到：这正是传讲福音的好机会。一心只想宣讲救恩的信息，他把谨慎二字抛到了脑后。听众惊叹这位年轻传道人的勇气，其中一人深受感动，请绍谦到他家中，给他饭吃，供他所需。

金先生遗憾自己无以回报这份情谊，便把当票送给那人，却被婉拒了。

不久，父子俩前往台子营，年轻人得以与妻子孩子团聚。他们发现义和团（Boxers）到处搜捕基督徒，便躲进附近的一座砖窑。但年轻的金绍谦不时放声唱起圣歌，这歌声把义和团引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把他拖出来捆绑起来，他的脸上却平静而明亮。"他好像很高兴，"他们说，"他的时刻到了。"

年轻的传道人被带到礼拜堂，绑在门框上。即便如此，他仍高声唱起赞美的诗歌。他唱道："大能的上帝，当天使称颂祢，愿凡人也开口歌颂祢。"听见这歌声，义和团残忍的心也被触动，不得不钦佩这样的勇气！



图52：董家庄（Tung-chia-chuang）传道人崔先生（Mr. Tsui）。

最后，他们的一个头目对他说："你是外地人，我们不想杀你。只要你答应不再信从洋教，我们就放了你！"

年轻的金绍谦平静地回答："你们说洋教，叫我不要信。这有何难！你们真正的意思，是要我离弃我的主基督。你们无权辖制我的心，也无权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永不放弃对耶稣的信仰！"

这勇敢的见证激怒了义和团。他们把年轻的传道人拖到村外——他的妻儿就藏在村里。他把妻儿留给了义和团暴徒的残暴，但上帝使他心里平静。

"你现在还是传道人吗？"他们问，同时割下他的一只耳朵。"是的，现在是，直到死也是，"他回答。本地的记录说，他"始终镇定安详，脸上带着得胜的微笑"，直到他们疯狂地扑上来，用许多刀剑把他刺死。

年轻的妻子落入义和团之手，却奇妙地毫发无损。她处境危险、丈夫殉道的消息传到天津，布赖森牧师（Mr. Bryson）多次致函当地官府之后，她才得以在士兵护送下踏

上险途，最终被安置在一位富有的中国绅士家的内宅。他捎信给我丈夫，请他派基督徒护送金先生的年轻遗孀到天津。（她的孩子已在惊恐忧患中夭折。）一天，她出现在布赖森牧师的书房，平安走完了这段险路——这无疑是她临终的丈夫祷告的应允。

我们另一名学生名叫周风恩（Chou Feng-en），在义和团起事前不久刚完成神学课程。1900 年 6 月，他离开天津，动身回肖张（Hsiao-chang）的家。同行的有该地区的差会信差，是他的叔父。

离开天津不久，年轻的周先生搭上了一艘开往衡水（Hêng-shui）的"运银船"——衡水是离肖张不远的一座大镇。信差认为邮件走水路比走陆路安全，便把邮袋交给了侄子。

这是叔父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从同船的一位乘客口中，得知了他遇难的一些细节。船行至独流（Tu-liu）附近——那是大运河畔的繁华市镇，也是义和团的一个重要巢穴——一伙义和团上了船，查问船上有没有基督徒。


A SAILOR BOY ON THE GRAND CANAL.

图53：大运河上的水手少年。

船老大说没有，但逼迫者不信。他们把乘客和船员一一捆绑，在他们面前挥舞刀剑，察看谁露出惧色，或谁额上有十字架的记号！

危急关头，一名乘客为保命出卖了周风恩，向义和团指认他是基督徒。义和团立即搜查年轻人的行囊，发现几本基督教书籍和那个洋邮袋，便把他拖上岸处死。殉道就发生在一座庙前，许多基督徒也在那里受难。年轻的传道人把信靠放在主身上，勇敢无畏地迎接死亡。

在义和团起事中为信仰受难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传道人中，最早的一位名叫赵先生（Chao）。他负责北京（Peking）以南约四十英里外孔村（Kung-ts'un）的一间乡村教会，那一带属格兰特先生（Mr. Grant）照管。

义和团大举进犯这一带时，许多基督徒和一些虽未信主却被赵先生吸引的人，都劝他趁还有时间逃走避难。

"不，"他勇敢地回答，"我不能离开这间教会。我被派在这里负责主的工作，留守是我的本分。离开，我于心不安。

若上帝愿意，祂在这里也能保全我的性命；若不然，我甘愿死在岗位上！"

真正的基督徒男子气概，历经岁月变迁并没有多少改变——当年在巴比伦的希伯来少年们，面对死亡威胁，也曾用几乎同样的话无畏地宣告对上帝的信仰。

义和团在离孔村不远处渡过河，遇见教会的一位会友刘先生（Mr. Liu）。他们认出他是基督徒，用刀砍伤他，又把他牢牢绑在河边的一棵树上。接着他们来到伦敦传道会的礼拜堂，抓住赵先生捆绑起来，把他的两个拇指和两个大脚趾绑在一起，然后把他悬在一根杠子上，抬到刘先生被绑的那棵树旁。他们先扑向刘先生，以骇人的残忍把他杀害，又用同样惨烈的方式处死了赵先生，把两人残缺的遗体抛入河中。

这伙人又返回差会礼拜堂，抢走家具，打碎匾额，然后离去。

一位基督徒向北京的霍华德·史密斯牧师（Rev. Howard Smith）讲述这位传道人殉道的事，说："我求赵先生跟我一起走，他坚决不肯，说留守是他的本分。至于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配殉道，只是个软弱的门徒，所以决定设法逃走。"

当上帝从百姓中兴起这样年轻的传道人——他们不以性命为念，甘愿为主摆上、从事这蒙福的圣工——我们对中国教会的未来，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译 者 注

1. **金绍谦（Chin Shao-chien）**：暂译。"Chin" 按术语表作"金"；"Shao-chien" 按音暂译。后文 "Mr. Chin" 作"金先生"。
2. **北京学校（Peking School）**：原文如此，应指伦敦传道会在北京所办的学校，详情待考，暂译。
3. **售书人（colporteur）**：专指巡回售卖圣经及宗教书刊的人。

4. **满洲长老会差会（Presbyterian Mission in Manchuria）**：本章新见的机构名，暂译，请总协调人裁定。

5. **故城（Ku-cheng）**：大运河畔地名，暂译，存疑。

6. **台子营（Tai-tsz-ying）**：冀州差会的一个支站，暂译，存疑。

7. **"忧患之子"（'man of sorrows'）**：引自《圣经·以赛亚书》53:3。

8. **"大能的上帝，当天使称颂祢，愿凡人也开口歌颂祢"**：原文 "Mighty God, while angels bless Thee, may a mortal lisp Thy praise."，为金绍谦被绑在礼拜堂门框上时所唱的赞美诗句，直译。

9. **周风恩（Chou Feng-en）**：暂译，存疑。

10. **衡水（Hêng-shui）**：离肖张不远的大镇，今河北衡水，暂译。

11. **"运银船"（"silver" boat）**：原文 "silver" 加引号，指运载银两的船只。

12. **独流（Tu-liu）**：大运河畔的繁华市镇，义和团的重要据点；暂译为天津静海一带的独流，存疑。

13. **孔村（Kung-ts'un）**：北京以南约四十英里处的乡村，暂译，存疑。

14. **在巴比伦的希伯来少年们（the young Hebrews in Babylon）**：指《圣经·但以理书》第 3 章中面对火窑仍不屈服的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15. **"不以性命为念"**：化用《圣经·使徒行传》20:24。

16. **本章实际起止页**：本章正文实为印刷页 161–168；印刷页 169 为第十二章章首页（"CHAPTER XII / IN PERILS OFT—THE STORY OF A CHINESE EVANGELIST"），与任务所定的 161–170 有出入，请总协调人知悉。另，第十二章英文标题除 "In Perils Oft" 外还有副标题 "—The Story of a Chinese Evangelist"，供第十二章译者参考。

第十二章

屡经患难——一位中国布道员的故事

张荣茂（Chang Jung-mao）自幼就是基督徒；他的父亲是三十多年前冀州（Chi Chou）地区最早的信徒之一。荣茂小时候受洗，长大后进入天津神学院（Theological School），后来又蒙引导，自愿到天津医院协助马根济医生（Dr. Mackenzie）做药房工作。

马根济医生曾写道，他觉得荣茂的到来是对他祷告的明确回应，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求神赐他一位药剂员，尤其是一位蒙神差派来与他同工的人。马根济医生继续写道："自从他加入我们，他把新的生命注入到住院病人中的福音工作里。虽然他的本职是药剂员，他把闲暇时间都献给基督徒的

工作。这工作果效显著，上帝在他自己的灵魂中赐福给他。感谢上帝，这里满了祷告的香气。"

荣茂谈论福音真理时，常常用非常贴切的比喻。一天，班上正讨论"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这节经文，我问为什么那么少的人渴慕属灵的事。荣茂回答："我想原因在此。人病了，看见再好的筵席也不会觉得饿。病得先治好，才会觉得饿。属灵的事也是这样；罪的病得先对付，我们才会开始渴慕天上的事。"

又有一次读到耶稣被拥挤的人群所扰、避到渔船里暂歇、渔夫们正在那里洗网的一段时，荣茂说："我们在这事上要学彼得。他和同伴



图54：张荣茂先生。

整夜劳力，一无所获，第二天早上却被发现正在洗网！我们是得人的渔夫，应当留意这事；我们要更常洗网。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不如所愿地顺利？也许我们与救主的相交中断了。也许我们没有持续地以神的话为食。那么我们的网就脏了，不如先别打鱼，等洗净了网再说。"

父亲去世后，荣茂回到家乡，以多种方式为乡间的传教站作了极其宝贵的服事。他是一位出色的讲道者，通晓医术，六年前被选任牧职，但他谢绝就任。在动乱中他的损失超过六百英镑。因他在为归信者与差会交涉教案赔款善后中所作的贡献，皇帝赐他官衔。

尽管他蒙召忍受可怕的苦难和数月极大的焦虑，令人欣慰的是，张荣茂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殉道者名单上。他亲笔写下了自己所经历的危险和九死一生的逃亡经过，交给了他的牧师霍普金·里斯牧师（Rev. W. Hopkyn Rees）：——

我是里斯牧师的传道人和助手。多年来，各教会大大兴旺，日渐强盛。忽然，1899年春天，一些自称义和拳（"The Allied Fists"）的人，在离我们肖张（Hsiao Chang）总站两英

里的一次庙会上，与我和其他人作对。这些人非常凶暴。我们不愿无端引起骚动，便悄悄退开。但是，骚动慢慢地、却确凿地扩大，逼迫蔓延到冀州府属的全部六个县。秋天，到处都是练拳的营场，我们四百多名归信者被抢走了财物。无人丧命。里斯牧师和梅奇牧师（Pastor Meech）向总督申诉，于是派了兵丁来守卫差会地产、平息骚乱，并保护支站的基督徒。经里斯牧师与地方官交涉，归信者所受的损失得到了全额赔偿。

平静安宁了一段时间。但忽然间，毫无预兆，1900年春天这场运动变成了更具威胁的阶段，发展成一股可怕的反教会势力。六月中旬，两位法国神父在二十英里外的一座城里被杀。事态到了紧要关头，肖张的传教士们——梅奇先生、麦克法兰先生（Mr. McFarlane）和布里奇先生（Mr. Bridge）——携家眷共十二人，立刻逃往邻省山东。里斯先生一家四月就已启程回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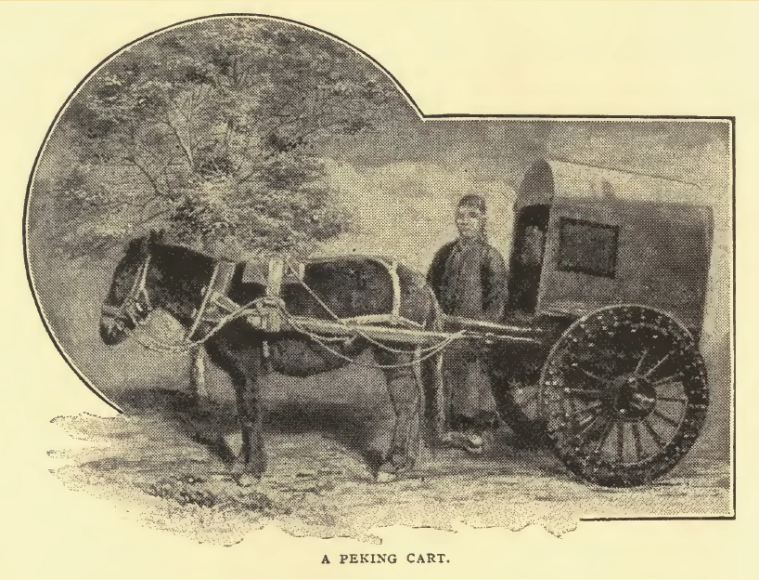


图55：北京大车。

逃难者们先到山东省城，然后辗转前往芝罘（Chefoo）和日本。

他们离开肖张的那天，我的家人听说法国神父被杀的消息，便派了一辆车、套着牲口来接我回家。我感谢上帝这样预备的安排，因为我得以护送传教士们到山东的安全之地。

我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躲在六英里外。那天，我亲眼看着那个村子里归信者们的房屋被烧成火焰。我为归信者和我的儿子担忧，因为每个村庄、



TWO PREACHERS IN THE CHI CHOU DISTRICT.

图56：冀州地区的两位传道人。

每个城镇四处都有成百的义和团。载着传教士的车队刚要出发，我的儿子到了。

这是上帝引导之手的又一个证据。我们一起出发，共三辆车，二十名带兵器的基督徒步行护送。我们平安到达山东，一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义和团，也没有受到任何骚扰。总督袁世凯（Yuan Shih-kai）从那个地区派了兵丁护送，于是我带着自己的车，陪我亲爱的同工包丰可（Pao Feng-ko）同行。躲避义和团三天后，我们到了包的家。

这里的村庄虽在山东，也有定期的拳术操练。我觉得不宜久留，免得连累同工，便带儿子原路返回；儿子当时正发疟疾。出发第一天，我们遇到一大群义和团，带着兵器、骑着马。他们问我去哪里。我大胆回答："带孩子回家放假。"

第二天，义和团更多；但我装作镇定，赶车前行。第五天，我到了我们冀州差会的一处支站，在大月（The Great Moon）村。归信者们已拿起武器准备抵抗袭击，他们忠心地欢迎我们。当晚我向他们讲道，我们彼此劝勉安慰，恳切长久地祷告。他们决心宁死也不否认主。其中一人后来荣耀殉道。

再隔一天，我们又遇到更多义和团。他们相信所有归信者额头上都有十字架的记号，于是我们摘下帽子，露出光光的额头给他们看。他们问："你们往哪里去？"我说："我是教书的，我的孩子是学生，我们放假回家。"那时正好是所有学校的假期。

将近中午，我们离肖张总站只有五英里了。我们到了一处有礼拜堂的地方，但礼拜堂已被烧，归信者逃散了。我们又往另一处礼拜堂去，但那里礼拜堂和房屋也都被毁了；在烧毁的礼拜堂后面，我看到四件被杀归信者带血的衣服。

我们沉重地继续前行，下午三点到了冀州城一英里内。在田野里休息时，我觉得病倒了、精疲力尽。一位老妇在那里，我请她卖我一个瓜。"一个也没了，"她回答，"义和团刚从这里过去，把我的都抢光了。"她又说，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三名基督徒被杀。得知义和团进了城，我转身向北，避开它。

当天夜里约十二点，我到了自己的村子附近，弃了车和骡子，让孩子睡在露天田野，独自去找我的家；那天我走了

七十英里，人和牲口都没吃东西。我听见枪声和打更人锣声的嘈杂，不敢进自己的村子。我的心几乎因悲痛而碎裂。我的妻儿遭遇了什么？我家一年之内已被毁了两次。

义和团到处找我，但我从一位友好的邻居那里得知，我妻子躲在一英里外。我的车和骡子再也没见过，但那算不得什么，命保住了。

第二天夜里，我找到妻子在一户叔叔家。他们见我带儿子出现，大吃一惊。在这里我得知，官府悬赏捉拿我。因此，凡是敢收留我的人都被威胁要毁家，我和朋友们都极度不安。两天后，义和团到这个村子来找我，搜查了所有他们怀疑与我和我家人友好的人家。村子被围了，但我没有被发现，因为我藏在两间六英尺高、三英尺宽的小茅厕的夹墙之间。天亮前，我带长子继续上路，因为留在那村子不安全。邻村一个教外人藏匿了我们，但我们不敢咳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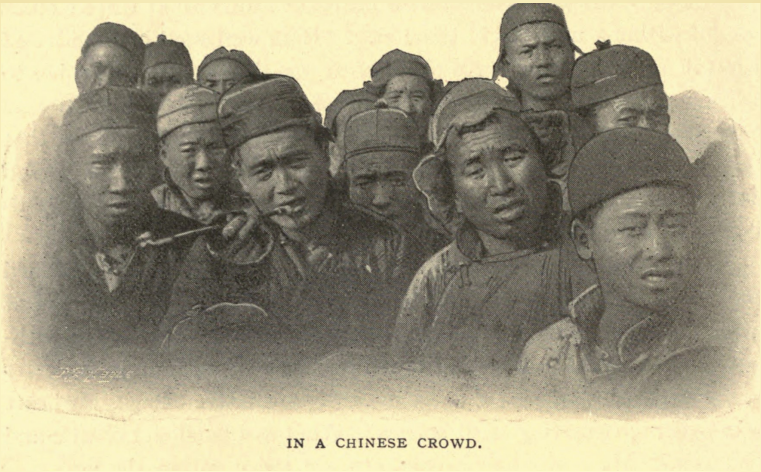


图57：中国人群中。

也不敢出声，暑热难耐；但我对上帝的信心和信靠从未动摇。

这天夜里他们差点抓到我们，所以我们又得转移。我祷告上帝："如果祢将来还要用我，就现在指明道路。"

接着我听说，前一夜收留我们的那所房子着了火，尽管房主是个教外人。这样，我们的性命又在短短几小时内保全了。

于是我和儿子出发，推着一辆借来的独轮车。我在墙上看到悬赏捉拿我的告示。我推车进入邻县，又在那里看到同样的告示。这里发现了一位道士，身上带着洋药，是动乱前几天从我这里拿的。他们砍掉了他的双手，相信了那个荒谬的谣言，说我贿赂他去投毒井水。

这时，我开始灰心。四面都是仇敌。这一切何时了结，又会如何了结？我还有力量说："愿祢的旨意成就，我不求别的旨意，只求或生或死都荣耀祢。"平安回到我心里，我不再顾念地上的事，只渴慕永恒的事和见我主的面。

我告诉孩子，我们处境危险，问他感觉如何。回答干脆而安慰："我也愿意为耶稣而死，我心里有真正的平安。"他说。

这个地区有个曾受我医治的人欠我的情，我去求他。他沿着院墙平行砌了一道小土墙，留了个递食物的小洞，我们就藏在那里。食物从洞里递给我们，但地方狭窄。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又几乎天天下大雨。我们在那里待了二十

天，从未离开那个窝——那堵墙是我们父子进去后才砌起来的。那些日子的恐怖和苦难，言语无法形容。

第二十一天早上，义和团进了院子。我的朋友请他们到处搜，但没找到我们。我们从未像那时那样恳切祷告，杀手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

在这里我得知，妻子藏身的房子被烧被抢，她逃到一个长满高芦苇的池塘，我最小的孩子在那里饿死了。我的次子被一个教外人照顾，他把孩子藏在他和妻子常睡的砖炕里。孩子就这样保全了两个月，获释时竟成了个十足的"黑人"！我的岳母、叔叔们、堂兄弟们和嫂子弟媳们，都被抢光或罚了重款。

我的好心恩人经义和团一来访，害怕了。于是我和儿子再次怀着恐惧战兢向西跋涉。我们不敢走大路，只穿过长着高高高粱（kao-liang）的田地，有时深陷泥中。我们的脚起了水泡，常常饿得发昏，我可怜的孩子最后再也走不动了。

我们在一片庄稼地里祷告求帮助和救援。第二天早上，我望见两辆车结伴向西走。那时我离家约三十四英里。我恳求一位车夫让我的孩子上车，他坚决不肯。说来也怪，另一位车夫却主动让我们父子俩都上车，我知道我们的祷告又一次蒙了应允。原来是位老相识，我曾为他医治过。

赶了几小时快路，我们到了一座镇子，进了一家客店。不久，对面茶馆里一位老人和一个少年盯着我们看，穿过马路走过来，看哪！他们也是躲避义和团的另一个差会的基督徒。

我们继续前行，到西山附近、离山西（Shan-si）边界不远的一座城。在这里我们找活干，但因干旱，没人雇短工。我们四个人共有约四两银子（约合十先令）。我们拿它作本钱，自己做了点小生意，做肉饼卖。但我们谁也没做过这行，做的饼没人爱吃，合伙生意亏了些本钱就散了。我又摆摊卖蒜和醋，勉强够我和儿子吃个半饱。

后来我给儿子找了份差事，给面包师傅卖面包。我又靠给过往住店客人的牲口刷洗喂料，添了点本钱。同一家客店

里住着清军骑兵，我每天给他们牵牲口去饮水，也能挣一点钱；但我们还是吃不饱。

后来，我的儿子给一个卖猪的当了账房，主人待他很好。在那里他一天吃三顿，胖得跟待宰的猪一样。

不幸的是，养猪的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在佛龛前礼拜。第六天，她叫我的儿子替她去拜——在中国，人们常常这样找人代拜。但他断然拒绝，因此丢了差事。

"你是基督徒吗？"她问。"是，生来就是。"他回答。

他哭着回来找我。起初我责备他偷懒，但他讲明了原委，我为他感到骄傲，感谢上帝赐我这样一个高贵的儿子。

然后他又去卖面包，但他从没做过生意，有人偷他的面包，有人骗他。于是我叫他到田里拾柴草去卖。我们的钱用完了，我只好卖掉几件衣服。我们在这里勉强维持了约一个月，一天，数十名士兵从北边进城，报告说北京已被联军攻陷。

这些日子里我白天说说笑笑,



图58：中国老祖父。

夜里却哭泣祷告。

我相信局势正在好转，于是决定原路回家。我们带上锅、碗、杯和扁担，买了四斤（catties）米，出发了。走一路拾一路柴，在田野里做饭。后来只好卖掉几件炊具买吃的。最后我们只好讨饭，或在路边摘野枣吃。离家还有八英里时，我们到了一座大镇。糟糕，那天正逢集日，我怕被人认出来。但我们在客店里壮着胆子点了饭，把剩下的炊具卖了付账。

我把一块脏布缠在头上，像秃头的人那样，把辫子藏在里面，装出满脸欢喜的样子穿过人群，从东门混了出去，没有被发现。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外两人。在一片小树林里，我们跪下，把彼此交托给那位为我们行了奇妙大事的主，就此分别，我和儿子走向曾经幸福的家。

我们很快到了一位老朋友家，但他不肯收留我们；于是半夜我们又拖着疲惫的脚步上路，天亮时休息。黄昏再出发，约十点钟到了一位朋友家。他很和气地收留了我们，答应帮我找妻子儿女，不久就把她们带来了。

我们一起数算主的恩惠和自己的患难受苦，讲了几个小时！我们的喜乐言语无法表达。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妻儿在芦苇丛里躲了六天没吃东西，我最小的孩子已经死了。雨季一开始，她们受了很大的罪，但后来一个教外人救济了她们，给她们干衣服穿，给她们饭吃，把她们藏了好几个星期。

我们流着喜悦的泪，满心欢喜地赞美上帝。我借了些钱留给她们，便动身前往天津。城外有外国兵站岗，其中一个拿枪对准我的头，但我学来的几句蹩脚英语救了我，我平安进了租界。

译者注

1. **章标题 "In Perils Oft"**：语出《哥林多后书》11:26（保罗自述"屡次行远路……屡次在……危险之中"），译为"屡经患难"，与术语表一致。章首页英文原标题为 "CHAPTER XII / IN PERILS OFT—

THE STORY OF A CHINESE EVANGELIST"，与目录页及术语表均相符。

2. **张荣茂（Chang Jung-mao）**：冀州地区中国布道员，本章主人公；书中英文名或作 "Jung-mao"/"Jung-Mao"。其照片为本章插图 illus53。

3. **天津神学院**：原文 "Theological School in Tientsin"，即伦敦传道会天津养正书院，按术语表译为"天津神学院"。

4. **药剂员（dispenser）**：医院药房配药人员；马根济医生长久祷告求神赐下此人。

5. **牧职（the pastorate）**：教会的牧师职位；荣茂六年前当选后谢绝就任。

6. **皇帝**：原文作 "the Emperor"，按术语表指光绪皇帝；因他在教案赔款交涉善后中为归信者与差会出力，赐荣茂官衔。

7. **义和拳（"The Allied Fists"）**：原文作 "The Allied Fists"，当与术语表 "United Fists" 同为义和拳自称（义和拳）的不同英译，译法一致，保留原文说法，暂译，待统一裁定。

8. **梅奇牧师（Pastor Meech）**：肖张传教士，本章新发现人名，暂译，上报统一裁定。

9. **麦克法兰先生（Mr. McFarlane）**：肖张传教士；术语表有"苏厄尔·麦克法兰医生（Dr. Sewell McFarlane）"，疑为同一人，待考。

10. **布里奇先生（Mr. Bridge）**：肖张传教士，本章新发现人名，暂译，上报统一裁定。

11. **芝罘（Chefoo）**：山东港口，今烟台市芝罘区，旧拼写按通例译，本章新发现地名。

12. **山东省城**：即济南，清代山东省会。

13. **总督袁世凯（Yuan Shih-kai）**：原文作 "the Viceroy Yuan Shih-kai"，"Viceroy" 按术语表译"总督"；按术语表备注，1900 年袁世凯时任山东巡抚，加注说明。

14. **包丰可（Pao Feng-ko）**：荣茂的同工，本章新发现人名，暂译，上报统一裁定。

15. **大月（"The Great Moon"）村**：冀州差会支站所在村名，原文为英文意译，暂译 "大月村"。

16. **山西（Shan-si）**：旧拼写，按通例译，本章新发现地名。

17. **教外人（heathen）**：原文对未信者的说法，带有时代色彩，按中立意译为"教外人"。

18. **高粱（kao-liang）**：原文斜体音译，译作"高粱"并附原文。

19. **"十足的'黑人'（a veritable negro）"**：原文用词，指次子在炕洞中藏匿两月不见天日、肤色黝黑之状；为忠实原文保留原意，加注说明为时代用语。

20. **斤（catties）**：重量单位；原文四 "catties" 米即四斤。

21. **十先令（10s.）**：英币单位；约四两银子合十先令。

22. **清军骑兵（native cavalry）**：原文 "native" 指华人军队，与外国军队相区别，译为"清军骑兵"。

23. **租界（the settlement）**：指天津租界；荣茂最后平安进入租界。

24. **练拳营场（drill camps）**：义和团操练的营地。

25.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引自《路加福音》6:21，按《和合本》译法。

26. **得人的渔夫**：化用《路加福音》5:10、耶稣呼召彼得"得人如得鱼"的意象。

27. **法国神父**：原文 "two French priests"，1900 年 6 月中旬在距肖张二十英里外的城中被杀，是肖张传教士逃往山东的直接导火线。

第十三章

一位御前带刀侍卫的故事

俞先生（Mr. Yü）是我们伦敦传道会北京教会（London Mission Church in Peking）的一位会友，是一名满洲旗人，按月从朝廷领取钱粮。按例他要在皇宫宫苑中短期轮值，担任守卫。朝廷的军籍中附带着为数众多的这类人员。

一天早晨，正当义和团起事的消息震动了天津（Tientsin）、搅动了京城一切蠢蠢欲动的人心的时候，俞先生去发放月饷的衙门领了饷，把一小锭银子藏在宽松轻便的长袍褶层里，正走在回城里家的路上。

义和团声称，凭着他们的通灵幻象和符咒，能认出基督徒。他们宣称，若仔细察看，每个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额头上都会显出十字架的记号。义和团又常常事先得到密报，

指认某一地区有哪些基督徒，所以，被指为"耶稣教的人"的那些可怜人，眉额上方被人比划一番神秘的动作之后，常常就被定了罪，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可怜的、被追捕的基督徒，不久前才脱离了本乡本土那些奇奇怪怪的迷信，不免疑惑：他们的仇敌莫非真有邪魔赋予的能力，能置他们于死地。基督徒中常常有人把帽子往下拉，遮住额头，想把那据说能让人看见的神秘记号藏起来，若能藏得住的话。

俞先生越走近家，心里越觉得轻松了许多，因为像 1900 年六月那样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衙门办事是件危险的事。

突然，一伙义和团从一处院墙后面跳了出来——那院墙先前部分遮住了他们的身影——把他抓住了。他们知道他是个旗人，指望从他身上搜出些银子来。但搜查一无所获。俞先生觉得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使他一家所依赖的那笔钱不被他们发现。这让他心里大得安慰，尽管捆绑他的绳子在他被拖往一处拳坛的路上，深深勒进了肉里。

他忽然打定主意，向义和团求情饶命，虽然这看起来毫无用处。"我是无辜守法的百姓，"他喊道，"是太后的子民，在她手下当差。你们为什么要取我的性命？"

俞先生说，他深信是主赐他智慧对他们说话，又感动他们残忍的心，把他释放。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但义和团显然被他的话打动了，就把他放了。

他立刻赶回家去见妻子。那时他妻子还不是基督徒，因此相对安全。夫妻二人商量下来，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他仍像往常一样去皇宫宫苑当差，而不是逃命——逃命反而很可能被人发现。

那天他就去当差了，一直坚守岗位，直到联军进城。



图59：光绪皇帝。

不过按惯例，这些满洲守卫都是当几天差，再回家住几天的。有个小官跟俞先生很要好，两人常常形影不离。一天夜里，趁俞先生睡着，这人偷了他身上的一些钱。第二天，俞先生指控那官员偷窃。这激怒了那个不诚实的人，他反唇相讥："你以为你的秘密藏得很好，可我已经发现了——我知道你是基督徒。"

俞先生想了片刻。他知道，若那人告发他，性命就危险了。他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摆出强硬的姿态把这事撑过去，不露半点惧色。于是他回答："我是不是基督徒，跟这事毫不相干；明天我们最好一起去见载澜（Duke Lan），我把丢钱的事禀报他。"

那个小官被俞先生这番话唬住了，不敢再纠缠他。

过了些时候，慈禧太后十分忧心，因为她的御林军中有许多人被流弹打死。她认定，军中必定藏着基督徒，用某种看不见的手段暗算他们。于是决定进行一次彻底的搜查，务必把那些假想的基督徒奸细找出来。

他们请来了几个特别"灵验"的义和团，据说这些人被邪灵附体，能凭神秘的法术揭露那些可恨的耶稣教徒藏身何处，任他们如何乔装都逃不过。

首先，载澜率领四百名士兵占据了宫苑，防止任何可疑的人逃脱；然后对可能藏匿在那里的基督徒展开了系统的搜查。



图60：北京外城。

这些特选出来的义和团中，有些人身手矫健，跃上屋顶、翻过院墙，一心要查出偏僻角落或深草丛中是否藏着人。但一个基督徒也没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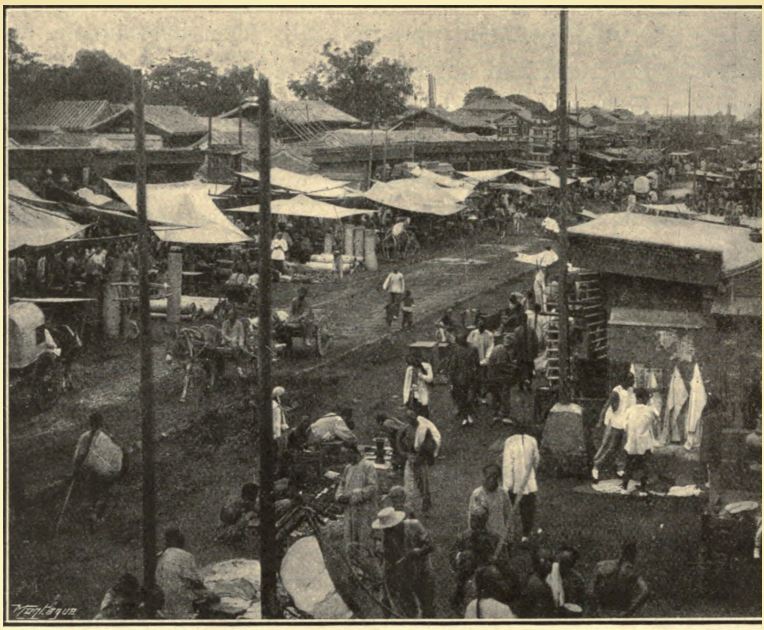
俞先生和其余守卫一起，也被义和团仔细检查了一番，但据说他们那双超乎常人的锐眼总能在每个基督徒额头上发现的十字架，在他身上却没有看到。

与此同时，载澜开始坐立不安了。他知道，大家指望他从士兵中揪出一个基督徒来，于是第二天，一个可怜的、吓得发抖的马夫被抓了起来。他哭喊着辩白，说自己不是基督徒，是个安分守己的异教徒。载澜立刻把他交给一个官员看管，等候送到拳坛按常规的办法审验。那个官员过于热心，当即把人提去审了。这种场合常用的一种验法是烧香：烟若飘向神像，那人就是真正拜神的人；烟若飘向囚犯，就断定他是神像的仇敌。这一次，马夫被断为无"信基督教"之罪，当场释放了。

载澜发现，那个本该用来平息太后怒火的预定牺牲品竟逃脱了，大怒，责备看管他的官员，威胁说若不能立刻把马

夫交出来，就要他以命抵罪。正当全军上下惊慌失措的时候，那可怜的马夫自己出现了，禀报说他已被宣判无罪开释。

但这完全不合载澜的心意。事已至此，他决心不让这个预定的牺牲品从他指缝间溜走。马夫立刻被重兵押送到另外几处拳坛，每到一处，都如载澜所愿，把他断为基督徒。于是他当即被斩首了。



A PEKING STREET.

图61：北京街景。

载澜心满意足地向他的主子慈禧太后禀报：那个藏在士兵中间作祟的基督徒已经抓到杀掉了，太后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

联军到了北京之后，俞先生设法离开了宫苑，逃到了伦敦传道会。如今他是我们东城教堂（East City church）一位

非常热心的会友。他的妻子也成了基督徒，她和孩子们都受了洗。

译者注

1. **俞先生（Mr. Yü）**：术语表作"Mr. Yii"，注"俞先生曾在皇宫宫苑当差"，本章拼作 Yü，系同一人，首次出现仍按体例标注英文。
2. **载澜（Duke Lan）**：即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之弟，1900年支持义和团的满洲亲贵（后被列为"首祸"之一）；原书称"Duke Lan"，正文用"载澜（Duke Lan）"。
3. **东城教堂（East City church）**：本章新出现的机构名，暂译；指伦敦传道会在北京东城的教会，上报总协调人裁定。
4. **"Native City"**：即"Chinese City"，指北京**外城**（汉人聚居区），与满人聚居的"鞑靼城"（Tartar City，即内城）相对。本章正文中未出现该词，仅见于第191页图说"IN THE NATIVE CITY, PEKING."，图说作"北京外城"。
5. **"the Empress"**：本章中与"Empress Dowager"混用，均指慈禧太后，统一译出。

6. **"his Imperial mistress"**：指慈禧太后。

7. **联军（the Allies）**：指 1900 年八国联军。

8. **御林军（Imperial Guard）**：指慈禧太后的宫廷卫队。

9. **"a good heathen"**：译"安分守己的异教徒"；"heathen"为当时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称呼。

10. **"耶稣教的人"（"Jesus religion men"）**：当时民间对基督徒的称呼，义同术语表"耶稣教"。

11. **宫苑（the park）**：第 190 页"took possession of the park"中的"the park"，指上文俞先生当差的皇宫宫苑。

12. **图说"THE EMPEROR OF CHINA."**：按术语表译"光绪皇帝"。

13. **本章实际篇幅**：正文止于印刷页 194；印刷页 195 为空白页并起下章标题，196 为空白页。

第十四章

风暴过后

联军进入北京（Peking）、和平大体恢复之后，英国的许多基督徒似乎觉得，在华的传教事业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永难复苏。他们忘记了，殉道者的血永远是教会的种子。过去的几个世纪一向如此；今天在中国也是如此。

北京解围之后，人们很快发现，传教士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乔治娜·史密斯小姐（Georgina Smith，现为毕金夫人，Mrs. Biggin）蒙恩做了一件大事：保护全城一个地区免受士兵的骚扰。她为基督徒谋得工作，又安排该地区的店铺凭有货币价值的票证向他们供应食物。军官和平民无不惊叹这位基督徒女士组织工作的智慧。为表钦佩与尊崇，八十四家店铺赠她一柄"万民伞"（这是有时赠予中国高级官员的礼

物），捐赠者的名字用金字书写，还有许多其他团体也送了类似的礼物。

在天津（Tientsin），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的两座漂亮的礼拜堂虽已荡然无存，临时政府却准许布赖森牧师（Mr. Bryson）接管龙王庙（Temple of the Dragon King），以便信徒们在自家礼拜堂重建期间有敬拜之所。清除一切偶像崇拜的痕迹后，聚会在这座庙里举行，邻里惊讶地听到锡安（Zion）的歌声从偶像的神龛中传出。



"PROTECTOR OF THE CHRISTIANS."
(Tablet presented to Mr. Edmund Cousins by the Tientsin Christians.)

图62："基督徒的保护者。"（天津基督徒赠予埃德蒙·考辛斯先生的匾额。）

中国人常被说成是忘恩负义的民族，但认识我们本地基督徒（native Christians）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在这间奇特的新礼拜堂里聚集之后，决定要向埃德蒙·考辛斯先生（Mr. Edmund Cousins）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给予的极大恩惠（见第八章）。他们的传教士知道有些难民非常贫困，本想稍加劝阻，建议把钱用来赒济穷人。王执事（天津）(Deacon Wang)说："牧师啊，穷人是常与我们同在的，可这一次不同。我们必须向这位患难中的朋友表达感激；这是我们的玉瓶香膏啊！"（王执事像巴拿巴（Barnabas）一样，一向以赒济穷人著称。）

他们选定的礼物，是一块精雕的匾额，挂在考辛斯先生家门上方，上面刻着中文"基督徒的保护者"；还有另一块匾和许多中堂，挂在屋内。基督徒的队伍走遍全城街道，用大轿载着礼物，欢欢喜喜唱着熟悉的赞美诗，如《前进是我们的口号》和《祂引领我》——这些歌，许多同伴在直面死亡时也曾唱过。

到了考辛斯家，他按中国礼节接待来客，院子里已搭起大帐篷招待他们。



GATE OF MISSION PREMISES AT TUNG-CHIA-CHUANG.

图63：董家庄差会地产大门。

接着，基督徒中的领袖们发表了讲话。善于辞令的刘凤冈先生（Liu Feng-kang）说，考辛斯先生在他们连骨肉至亲都闭门不纳的时候收留了他们；他为他们做的，超过父母所

能做的。他们永不会忘记他的恩情；他相信，即使将来站在天上的宝座前——即使在那时——这恩情也会被记念，使考辛斯先生得称赞，使救赎主得荣耀，因为这怜悯之举正是为祂而做的。

在离天津十英里的董家庄（Tung-chia-chuang）地区，头人（三十个村的首领）被乱刀残酷杀害，基督徒的许多财产也被仇敌毁坏。此后，他们自己建了一座礼拜堂（从前从没有过）、一间学堂、一所传道人的住宅和一间供传教士住宿的房间，差会没有花一分钱。那里正在开展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由本地传道人崔先生（Mr. Tsui）负责。他是一位热心正直的人，由曼彻斯特布劳顿公园（Broughton Park, Manchester）皮尔逊医生（Dr. Pearson）教会里的年轻人供养。一天，我陪着头人的遗孀走过他们家大片废墟，见修葺之事尚未动工，便说了句话。她回答："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既建礼拜堂，又重修这房子的厢房。"于是他们选择先为敬拜上帝建造房屋，让自己的房子等等再说。

1901年底，D.S.穆雷牧师（Rev. D. S. Murray）和亚瑟·皮尔医生（Dr. Arthur Peill）回到沧州（Ts'ang-chow）差会地产的废墟上，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尤其受到曾协助他们逃生的官员们的欢迎——梅将军（General Mei）和刘芝廷大人（His Excellency Liu Chih-ting）。

这些官员对传教士的奇迹般逃生表示极大的惊讶和欣慰。梅将军说："若不是你们的耶稣，你们决逃不出来。不要忧虑，你们必兴旺。你们的耶稣与你们同在！"

传教士们还发现，刘大人救他们是冒了生命危险的。在那可怕的一天他们动身之后——他把自己的五头骡子借给他们拉车——他被押到一个义和团首领面前，那首领像皇帝一样坐在临时搭起的宝座上。刘大人身为高官，被迫跪在这人面前，解释为何帮助"洋鬼子"逃走。刘大人请在场众人说一说，外国人可曾做过什么伤害他们的事。



HIS EXCELLENCY LIU CHIH-TING, WHO SAVED OUR TSANG-CHOW MISSIONARIES.

图64：刘芝廷大人，沧州传教士的救命恩人。

他说："全城人都知道他们做的好事，人人都敬重他们。"

过了很久，又交了重罚，刘大人才获释放。后来他不得不连夜逃走，若不是随从们英勇抵抗，他早已死在义和团手里。随从们拼死抵抗，他才得以逃往南方，一直待到梅将军

指挥的那场大战之后——那一战三千义和团被杀败逃，团匪大军被挡住，未能侵入山东（Shantung）。为表彰他助传教士逃生之功，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赠予梅将军一只精美的金表，上面刻有铭文。



REV. D. S. MURRAY ON TOUR AMONG THE VILLAGES IN THE TSANG-CHOW DISTRICT.

图65：D.S.穆雷牧师在沧州地区各村巡视途中。（A. D. 皮尔摄。）

如今，本城和全区的官员都与沧州差会（the Tsang Chow Mission）十分友好。1903年初新建的医院落成时，乡间的官员大批前来，数千友善的观众观看了典礼。

穆雷牧师谈到义和团之乱后基督徒的态度，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尽管义和团残酷至极，暴乱平定后的反弹中，基督徒本有能力向杀害亲人的凶手报复，我们却没有记录到他们中有任何一人施暴。梅将军为此作了有力的见证，说这种忍耐的果子，日后必在民众的普遍善意中由我们收割。"

皮尔医生告诉我，一位为信仰受了许多苦的老人，虽没有什么高深的头脑知识，却说："他对基督教知道得不如他想知道的那么多；但就他所理解的，这是一个在压迫和冤屈之下恒久忍耐的宗教。耶稣忍受的苦难比我们所能忍受的更重，祂教导门徒跟随祂的脚踪。"

1900年以来，殉道者教外人的亲属中有不少加入教会成为慕道者（inquirers）。新教会四处兴起，恳请派教师的信不断寄来，因为许多传道人和领袖，男女都有，在动乱中为信仰舍了性命。

数以百计的人等候受洗，却找不到教师教导他们。

冀州（Chi-Chou）地区也传来类似的消息，那里近三百个村庄有基督徒，一千多人等候受洗。

在许多令人心酸的回忆中，最触动我的，是最近与穆雷牧师和我儿子去杨家寨（Yang-chia-chai）村探访，与老族长王（Wang）见面。他是八口之家唯一剩下的人，其余都已赢得殉道者的冠冕。他们都是认真查经的人，无论男女，耶稣对他们都是"又真又活的现实"。从前，传教士去他们的传教站探访时，晚上几乎请不动他们去休息。他们会说："你们难得来一趟；我们攒了好多关于道理的问题要问。"

他们在试图逃往海边时被捕。他们作了美好的见证，被残酷杀害，其中有王老先生八十岁的老母亲。



图66：杨家寨的王执事。（A. G. 布赖森摄。）

最近，一个曾入义和团的人讥讽地对这位老基督徒说："你信基督有什么用处？有什么证据？你们的耶稣竟让你们全家被义和团杀了！"

"证据，你问证据？"这位可敬的老人平静地问，"证据就在这里：你们杀了我的骨肉至亲，我却没有向你们报复。你们还需要别的证据来证明这是天上的道理吗？"

一位村首领也这样对穆雷牧师说："我知道你们的道理必是从神来的。不然，1900年那场大祸之后，你们这些外国人怎么还在这里讲道？我想到的，不单是上帝保守中国教会的权能，更是你们经历这一切之后，仍愿意拯救世人的爱！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爱。"

——"在此我们忍受忧愁与痛苦，

在此我们相聚又别离，

在天堂我们永不再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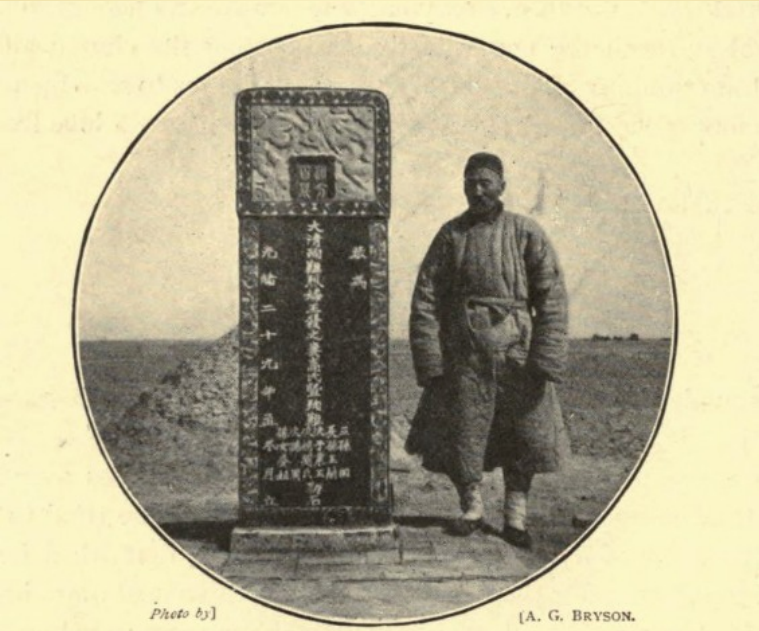
这几句的中文译词，在我们临别前，由深知其中滋味的嘴唇唱出，从未如此甘甜。

穆雷牧师对这些饱经试炼的羊群的温柔，以及他努力向他们显明为耶稣而死的荣耀，深深感动了我。他告诉我，动

乱之后他第一次去那里，老人心碎欲绝。他把头伏在桌上，放声大哭；那恐怖与羞辱仿佛就在眼前。想到受敬重的母亲和优秀的儿子们竟像最低贱的罪犯一样被对待，实在难以承受。如今，丧亲的人们渐渐明白了许多殉道者在受试炼时蒙恩看见的道理：没有什么尊荣大过为主而死。

盐山（Yen-shan）的孙太太（Mrs. Sun）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基督徒，她对那些年轻妇女说——她们在屋外点火之前哭哭啼啼（她们被囚在那屋里）："我们若有真信心，为耶稣而死，这是极大的尊荣。我们都是必死的人，如同田间的草。既然人人都有一死，为义而死当然最好。"

接着她又说："经过这次试炼，我不信百年之内还有这样为主而死的机会！"



DEACON WANG,
(Standing by tombstone of seven members of his family killed by Boxers.)

图67：王执事（立于其七位被义和团杀害的家人墓碑旁）。（A．G．布赖森摄。）

于是我们告别了杨家寨——这是我们此行探访的该地区的最后一个站，我称之为华北（North China）特别的"殉道之地"。

最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老王执事。他是来送我们一程的基督徒人群中的一位，正站在他为家中七位殉道者立的精美墓碑旁。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把最珍爱的东西都献给了基督教的事业，如今孑然一身留在世上。他们重建了村里的礼拜堂，工作向四面八方扩展。但恳请派教师的呼声不断："你们不能留下来吗？"他们一遍遍问，"没有更多教师要来我们这里吗？"

哦，愿读到这本书的人中，有人听见救主呼召他们预备自己投入这服事！愿不能前来的人，把丰厚的捐献和为中国基督教会不住的祷告，摆在宝座前——在那里，殉道者的棕榈枝正繁茂地聚拢。

全　书　完

附录：我们的船的故事（原书第208页附页）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创立于1795年。次年，第一批传教士乘达夫号（the Duff）驶往南海。失去这艘历史名船之后，南海各差会之间的联络靠各种小船维持，直到1838年购入卡姆登号（the Camden）。

1844年，主日学的男孩女孩们捐款购买了第一艘约翰·威廉斯号（the John Williams），以纪念1839年在埃罗曼加岛（Erromanga）殉道的伟大传教士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从那时起，"差会船队"就由主日学的学生们特别负责；自1859年起，他们每年用"新年奉献收集卡"募得船队保养所需的款项，总额超过二十四万英镑。去年（1904年1月）募得八千五百七十三英镑。

现今的约翰·威廉斯号是第四代，也是第一艘蒸汽船，于1894年3月下水。简介一下它的工作，或许有意思。

伦敦传道会在太平洋六个岛屿及群岛有传教士工作；其中一些群岛包含重要的大岛，每岛都有传教士居住。在这片工场上共有三十二位传教士，带领近九百位本地传道人和教师。传教士往返各站都要接送；每年要给他们运去食物、衣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还有建学校、礼拜堂、住宅的建材；圣经和其他书籍要运出去；本地教师要在岛屿之间调动；岛屿之间又没有定期航班，因此差会必须有自己的船做这项工作。

所以，约翰·威廉斯号的价值，以及年年保养维护它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南海见证了福音在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半个世纪前还沉溺于食人和偶像崇拜的岛屿，如今已是基督徒之地。整个民族被带进上帝的国。在这伟大的工作中，"儿童之船"六十年来尽了自己的一份。

译者注

1. **联军**：指1900年八国联军。

2. **万民伞**：旧时民众为颂扬官员德政而赠送的伞，伞面书写赠送者姓名；此处为八十四家店铺赠予史密斯小姐。

3. **临时政府**：指1900年联军占领天津后设立的天津临时政府（都统衙门），由各国军官组成，管理天津约两年。

4. **龙王庙（Temple of the Dragon King）**：暂译，具体所指待考，已上报总协调人。

5. **锡安（Zion）**：《圣经》中耶路撒冷的别称，基督教诗歌中常用以指天国或教会。

6. **布赖森牧师（Mr. Bryson）**：即作者之夫、伦敦传道会天津传教士布赖森牧师（Rev. T. Bryson），原文作"Mr. Bryson"。

7. **王执事（天津）**：即术语表中"王执事（天津）"，以区别于杨家寨的王执事。

8. **"穷人常与我们同在"**：化用《圣经·马太福音》26:11。

9. **巴拿巴（Barnabas）**：《圣经·使徒行传》人物，以乐善好施、劝慰人著称。

10. **"玉瓶香膏"**：化用《圣经·马太福音》26:7马利亚打破玉瓶、用香膏膏耶稣的故事，喻指珍贵的奉献。

11. **《前进是我们的口号》（"Forward be our watchword"）、《祂引领我》（"He leadeth me"）**：赞美诗名，直译。

12. **曼彻斯特布劳顿公园（Broughton Park, Manchester）**：暂译，已上报总协调人。

13. **"洋鬼子"**：原文"foreign devils"，当时义和团对外国人的蔑称。

14. **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1901–1910年在位），暂译，已上报总协调人。

15. **慕道者（inquirers）**：对基督教有兴趣、正在了解道理而尚未受洗者。

16. **教外人（heathen）**：原文"heathen"为当时传教士对非基督徒的称呼，此处指殉道者尚未信教的亲属；全书统一作"教外人"。

17. **老族长王（Wang）**：即杨家寨的王执事（Deacon Wang of Yang-chia-chai），见术语表；此处原文称"the old patriarch, Wang"。

18. **"作了美好的见证"**：原文"witnessed a good confession"，化用《圣经·提摩太前书》6:12。

19. **引文诗节**：作者此处引的是英文原词，意指会众所唱的中文译词；译文直译。

20. **"殉道之地"（"martyr-land"）**：作者对杨家寨所属地区的称呼。

21. **"殉道者的棕榈枝"（martyr-palms）**：化用《圣经·启示录》7:9殉道者手拿棕树枝的意象。

22. **附录"我们的船的故事"**：原书第208页所附伦敦传道会宣传页，非正文章节；其中达夫号（the Duff）、卡姆登号（the Camden）、约翰·威廉斯号（the John Williams）、埃罗曼加岛（Erromanga）、"新年奉献收集卡"（"New Year's Offering Collecting Cards"）、"差会船队"（"Mission fleet"）、"儿童之船"（"Children's Ship"）等均按惯例暂译，已上报总协调人。

人名索引

按英文原名字母排序。"首次出现"指该中文译名在本书译文正文（序言及各章）中首次出现的位置。标"（译名暂定）"者为音译暂定或存疑，正式出版前待考。

英文原名	中文译名	首次出现
Admiral Seymour	西摩尔将军	第七章
Arnold G. Bryson	阿诺德·G.·布赖森	第九章
Baron Ketteler	克林德男爵	第六章
Captain Hall	霍尔上尉	第七章
Chang (Boxer)	张（译名暂定）	第九章
Chang Chun	张春	第七章
Chang Jung Mao / Jung-mao	张荣茂（译名暂定）	

		第十二章
Chang Yung	张勇（译名暂定）	第六章
Chin Shao-chien	金绍谦	第十一章
Chou Feng-en	周风恩	第十一章
Christina Rossetti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第一章
Chwun ("Ma-li")	春（"玛丽"）	第三章
Colonel Shiba	柴五郎	第七章
Deacon Wang (of Tientsin)	王执事（天津）	第八章
Deacon Wang (of Yang-Chia-Chai)	王执事（杨家寨）	第八章
Deacon Wang of Yang-chia-chai	杨家寨的王执事	第十四章
		第五章

Dr. Arthur Peill / Dr. Arthur Davies Peill	亚瑟·皮尔医生（译名暂定）	
Dr. G. P. Smith / Dr. Smith	G.P.史密斯医生（译名暂定）	第三章
Dr. John Kenneth Mackenzie / Dr. Mackenzie	马根济医生	第三章
Dr. Lillie Saville	莉莉·萨维尔医生（译名暂定）	第六章
Dr. Morrison	莫理循医生	第七章
Dr. Pearson	皮尔逊医生（译名暂定）	第十四章
Dr. Roberts	罗伯茨医生（译名暂定）	第四章
Dr. Saville	萨维尔医生	第七章
Dr. Sewell McFarlane	苏厄尔·麦克法兰医生（译名暂定）	第十章

Duke Lan	载澜	第十三章
Edwin H. Conger	康格	第七章
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	第二章
Ensor	恩索（译名暂定）	第一章
Fan Hao-tsêh	范浩泽	第九章
Fan Nai-nai	范奶奶	第三章
Fred C. Roberts / Mr. Roberts	弗雷德·罗伯茨（译名暂定）	第三章
General Jen	任将军（译名暂定）	第十一章
General Mei	梅将军（译名暂定）	第五章
General Tung / Tung Fu-hsiang	董福祥	第二章
HAN YU-LAN	韩玉兰	第四章
HAO SHU-TEH	郝树德	第四章

His Excellency Liu Chih-Ting	刘芝廷大人（译名暂定）	第十四章
Hwang-tang	黄堂	第九章
J. Walford Hart	沃尔福德·赫立德	第三章
James (Jim) Watts	詹姆斯（吉姆）·瓦茨（译名暂定）	第八章
James Watts / Jim Watts	詹姆斯·瓦茨	第八章
Jen Kwei-san	任贵三	第九章
Jen-Kwei-fen	任贵芬	第九章
John (son of Pastor Shao)	约翰	第五章
John Williams (missionary)	约翰·威廉斯（译名暂定）	第十四章
Joseph Edkins / Dr. Edkins	艾约瑟	第九章
King Edward	爱德华七世	第十四章

Li Ku-tang	李库堂	第四章
Liu Chao-San	刘朝三	第九章
LIU LIEN-TENG	刘连腾	第四章
Miss Esam (now Mrs. G. P. Smith)	伊瑟姆小姐	第九章
Miss Georgina Smith	乔治娜·史密斯小姐	第七章
Miss Kerr	克尔小姐	第九章
Miss Roberts	罗伯茨小姐（译名暂定）	第四章
Miss Smith	史密斯小姐	第六章
Mr. Biggin	毕金先生	第七章
Mr. Bridge	布里奇先生	第十二章
Mr. Bryson	布赖森先生	第三章
Mr. Chang (of Tung-chow)	张先生（通州）	第六章

Mr. Chang (with his Wife and Child)	张先生（译名暂定）	第六章
Mr. Chao	赵先生	第十一章
Mr. Chiang	蒋先生	第七章
Mr. Chin	金先生	第七章
Mr. Chou	周先生	第十章
Mr. Chou	周先生	第十章
Mr. Edmund Cousins / Mr. Cousins	埃德蒙·考辛斯（译名暂定）	第八章
Mr. Grant	格兰特先生（译名暂定）	第十一章
Mr. Hwang	黄先生	第五章
Mr. Jen / Mrs. Jen	任先生 / 任太太（译名暂定）	第九章

Mr. Li (Deacon)	李执事	第十章
Mr. Li (husband of Wun-e)	李先生（文娥之夫）	第三章
Mr. Li / Mrs. Li	李先生 / 李太太	第三章
Mr. Liu	刘先生	第十一章
Mr. Liu Feng-kang / Liu Feng-Kang	刘凤冈（译名暂定）	第五章
Mr. McFarlane	麦克法兰先生（译名暂定）	第十二章
Mr. Nieh	聂先生	第七章
Mr. Sang	桑先生	第十章
Mr. Shao	邵先生	第九章
Mr. Tou	窦先生（译名暂定）	第四章
Mr. Tsui	崔先生	第十一章

Mr. Tung Tien-fu	董天福（译名暂定）	第七章
Mr. Wang / Mrs. Wang	王先生 / 王太太	第八章
Mr. Watts	瓦茨先生（译名暂定）	第八章
Mr. Wun (ch3)	温先生（文娥之父）（译名暂定）	第七章
Mr. Wun (ch7)	温先生（第七章）	第七章
Mr. Yang Feng-Hsiao	杨凤孝（译名暂定）	第四章
Mr. Yii / Mr. Yü	俞先生（译名暂定）	第十三章
Mr. Yü (ch9)	于先生（译名暂定）	第九章
Mrs. Biggin	毕金夫人	序言
Mrs. Bryson / Mary I. Bryson	布赖森夫人	第三章
Mrs. Chang	张太太	第六章
Mrs. Chang (of Chi-chou)	张太太（冀州）	第六章

Mrs. Chen (Mother of Wun-e)	陈太太	第三章
Mrs. Fan	范太太	第三章
Mrs. Lance	兰斯夫人（译名暂定）	第三章
Mrs. Li Liu-shih	李刘氏	第九章
Mrs. Rees	里斯夫人（译名暂定）	第三章
Mrs. Shao	邵太太	第五章
Mrs. Shao (mother)	邵老太太	第五章
Mrs. Sun	孙太太	第十四章
Mrs. Tai	戴太太（译名暂定）	第三章
Mrs. Teng	邓太太	第九章
Pao Feng-ko	包丰可	第十二章
Pastor Meech	梅奇牧师	第十二章

Pastor Shao / Mr. Shao	邵牧师	第五章
Prince Chuang	庄亲王	第七章
Prince Su	肃亲王	第七章
Prince Tuan	端郡王	第二章
Rev. A. King	A.金牧师	第八章
Rev. Arnold Thomas	阿诺德·托马斯牧师（译名暂定）	序言
Rev. D. S. Murray / Mr. Murray	D.S.穆雷牧师（译名暂定）	序言
Rev. Geo. Owen	乔治·欧文牧师（译名暂定）	第五章
Rev. Hill Murray	希尔·穆雷牧师（译名暂定）	第七章
Rev. Howard Smith / Mrs. Howard Smith	霍华德·史密斯牧师（译名暂定）	第七章

Rev. Huberty James	休伯蒂·詹姆斯牧师（译名暂定）	第七章
Rev. J. M. Allardyce	J.M.阿勒代斯牧师	第六章
Rev. J. S. Barradale	J.S.巴拉代尔牧师（译名暂定）	第十章
Rev. Jas. Williamson	詹姆斯·威廉姆森牧师（译名暂定）	第十章
Rev. Jonathan Lees	理一视牧师	第三章
Rev. T. Bryson	布赖森牧师（译名暂定）	第八章
Rev. V. A. Barradale	V.A.巴拉代尔牧师	第十章
Rev. W. Hopkyn Rees / Mr. Rees	霍普金·里斯牧师	第二章
Samuel Lavington Hart / Dr. Lavington Hart	赫立德	第三章
SHEN-CHIEH	沈洁	第四章

Shieh	谢太太	第三章
Teng Yii-chen	邓玉振	第九章
The Emperor of China / the young Emperor	光绪皇帝	第二章
Timothy Wang	提摩太·王	第四章
TOU LIEN-MING	窦连明	第四章
WANG CHIH-SHEN	王志深	第四章
Wun-e	文娥（译名暂定）	第三章
Wun-têh / Wen-têh	文德	第七章
Yuan Shih-kai	袁世凯	第五章

地名索引

按英文原名字母排序。"首次出现"指该中文译名在本书译文正文（序言及各章）中首次出现的位置。标"（译名暂定）"者为音译暂定或存疑，正式出版前待考。

英文原名	中文译名	首次出现
"The Great Moon"	大月村	第十二章
Barnabas	巴拿巴	第十四章
Birmingham	伯明翰	第三章
Broughton Park,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布劳顿公园	第十四章
Central China	华中	第一章
Chan Hwa	沾化	第九章
Chefoo	芝罘	第十二章

Chi Chou / Chi-chou	冀州	第二章
Chi-chou Mission	冀州差会	第十一章
Chi-nan-fu	济南府	第五章
Chihli / Chih-li	直隶	第一章
Ching-yuen	清苑	第四章
Erromanga	埃罗曼加岛（译名暂定）	第十四章
Grand Canal	大运河	第九章
Great Wall of China	长城	第六章
Hsiao-chang	肖张	第二章
Hêng-shui	衡水	第十一章
Imperial Guard	御林军	第十三章
Ku-cheng	故城	第十一章
Kung-ts'un	孔村	第十一章

Lao-ling	乐陵	第五章
Li-meng-yang	李孟阳	第四章
London Mission Church in Peking	伦敦传道会北京教会	第十三章
Ma-Chia-Kou	马家口	第三章
Manchuria	满洲	第四章
Mohammedans	回民	第五章
Native City (Peking)	外城	第七章
North China	华北	序言
Northern China	华北	第三章
Pei-ho	白河	第三章
Peking Mission	北京差会	第五章
Scotch and Irish Missions	苏格兰差会、爱尔兰差会	第四章
Shan-si		

	山西	第十二章
Shantung	山东	第二章
Sheffield	谢菲尔德	第四章
Shih-pa-li-tien	十八里店	第七章
T'sai-yü	蔡育	第七章
Tai-tsz-ying	台子营	第十一章
Taku	大沽	第八章
Temple of the Dragon King	龙王庙	第十四章
the Temple of the God of War	关帝庙	第五章
the Chinese city	外城	第七章
Theological School in Tientsin	天津神学院	第十一章
Theological Training School	（天津）神学院	第六章
the Tsang Chow Mission	沧州差会	第十四章
Tsang-chow / Ts'ang-chow	沧州	序言

Tu-liu	独流	第十一章
Tung-an district	东安区	第六章
Tung-Chia-Chuang	董家庄（译名暂定）	第十一章
Tung-chow	通州	第四章
Wen Chuang	温庄	第四章
West City Mission	北京西城差会	第三章
Yang Hsiao-ying	杨小营（译名暂定）	第九章
Yang-Chia-Chai / Yang Chia-Chai	杨家寨（译名暂定）	第九章
Yen-shan / Yen-Shan	盐山	第二章
the Yenshan Mission	盐山差会	第五章

内容简介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数以万计的中国基督徒与西方传教士为信仰殉道。伦敦传道会天津传教士玛丽·I.布赖森夫人遍访幸存者，核实每一则事迹，于一九〇四年将这些见证辑成此书。

书中十四章，自"殉道者的光荣队伍"起，遍及北京、天津、盐山、冀州、沧州等地：有天津围城中的坚守，有乡村传道人的舍命，有孩童与妇女的见证，亦有风暴过后教会的重建。六十七幅原版插图，均据一九〇四年原版扫描重制。

中译本据原版逐页对照翻译，人名地名首次出现附英文原名，并附译者注、人名索引与地名索引。原著已进入公有领域。